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94

翼菴禪師語錄

清 善鄰說　分為國清語錄二卷

序燈等記　真如語錄三卷

序璋等記　通玄語錄一卷

力端等錄

和寒山詩二卷（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國清語錄
    - 住天台國清禪寺語錄一
    - 住天台國清禪寺語錄二
  - 真如語錄
    - 住真如禪寺語錄一
    - 住真如禪寺語錄二
    - 住真如禪寺語錄三
  - 通玄語錄
  - 和寒山詩
    - 序
      - 善鄰序
      - 閭丘胤序
    - 卷上
    - 卷下
    - 附
      - 和豐干禪師詩
      - 和拾得大士詩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翼菴禪師語錄卷之一

小師序燈等記

住天台國清禪寺語

據室。「諸佛心量廣一尺，此方地面廣一尺。諸佛心量廣一丈，此方地面廣一丈。諸佛法身長一尺，箇條拄杖長一尺。諸佛法身長一丈，箇條拄杖長一丈。踏著此方地面，坐得這箇座子，提起箇條拄杖，開得此箇法門。鐘鐘鳴，鼓鼓響，文殊絕羅籠，普賢脫知解。舉措盡光明，咳唾皆元象。」卓拄杖曰：「出手釘得虛空橛，許汝叢林作榜樣。」

上堂。指法座云：「有一句子，廣越虛空，高踰華泰，從未有人說著。我既無心直上，分明舉似何妨？」遂陞座云：「是非心思意擬之所及。」拈香曰：「此一瓣香，凌岱岳而流輝，歷璇璣而運炤，莊嚴百世界、千世界、無量萬億世界，以為佛事。總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音，莫能讚此少分殊勛。爇向寶爐，耑申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恭願金輪統御，睿澤滂流，民康物阜，鼓腹以謳歌；海晏河清，梯山而入貢。」次拈香曰：「此一瓣香，不從別處得來，本自胸襟流出，至大至剛，浩然充塞。以蔭物也，為雲為蓋；以展化也，為瑞為祥。十百世、千百世，光明赫奕，無盡無窮。爇向爐中，供養飲光尊者，直下六十九世先祖大和尚，暨及當山歷代開法諸大知識。伏願憲臺柱石，閫郡宰官，增榮祿位，霖雨蒼生，齊展經綸之手，以助無為之治。」末上拈香曰：「此一瓣香，根源豎窮南岳，枝葉橫亙天台。雲霞莫能絢其璀璨，江河難以澤其光華。炳然透過三法，提盡古人之未到。奇變恢張，百方顯發。爇向爐中供養，開萬世宗眼，集千古大成，即此景德堂上，前住靈巖，後住南岳先師退翁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不必他求。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澦困魚，徒勞激浪。」僧問：「恢弘妙道，端在乘時。超越之作，不勝顒望。」師曰：「曠大劫來，有此一轉。」僧曰：「與麼則把住乾坤無跡，放行祖席輝煌也。」師曰：「不圖驗在今日。」僧曰：「活握玄機後，高提新令威。」師曰：「且要取足觀光。」僧禮拜，師曰：「更須向上轉去。」僧問：「國清祖席，諸聖法場，或隱或現，佛眼難窺。如何是和尚開鑿人天之用？」師曰：「一舉不載說。」僧曰：「遠別吳山，來赴赤城。如何是不涉程途句？」師曰：「致使我如此，著甚來繇。」僧曰：「昔年招手意，趺坐待師歸。」師曰：「你也沒量

罪過，我也沒量罪過。」僧一喝，師便打。僧問：「杖頭日月，挑入天台。未到松門，請通消息。」師曰：「夜雨山草滋。」僧曰：「與麼則隨身旋轉任逍遙。」師曰：「你還知爽籟生古木麼？」僧禮拜，師曰：「道人優曇花，迢迢遠峰綠。」僧問：「寒拾呵呵笑，優曇此日開。如何是不落古今同別句？」師曰：「千峰蒸寒碧，生我一片秋。」僧曰：「則山色無高下也。」師曰：「隨風落空谷，心與松俱休。」僧曰：「境耶？人耶？」師曰：「平生得失心，付之空悠悠。」僧問：「千峰齊拱立，如何是笑隱遠來句？」師拈拄杖，曰：「祇此一節霜翠。」僧曰：「數里入雲峰，如何是途路得力句？」師曰：「別無方物堪將。」僧曰：「滿目盡光輝，如何是國清利生句？」師曰：「放出鞋袋裏一捻煙雲，不妨與汝鬥彩。」乃云：「清風兩，潑向松門，早見赤城山霞標萬丈，金地嶺翠聳千尋。何須徘徊雙澗之濱，始信清音匝地；直上五峰之頂，方知碧影摩天。心外無法，包含鏡裏森羅；法外無心，函蓋空中萬象。所以，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隨以拂子向上一劃，曰：「諸仁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著清淨衣底教伊燒火掃地、著光明衣底教伊運水搬柴，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若祇契膽提心，圖長兔頭一角白，是諸仁之過，卻怪新國清不得。」下座。

晚參。「驀地草鞋底脫，不管鼻孔[山*藍]巉脫，向深山角落裡橫橫豎豎、豎豎橫橫，無不放光動地。腳尖頭踢出來底是什麼乾矢橛？」

先老和尚忌辰，小參。「大光明幢照耀一四天下，縱具千手神用，莫能障其少分。壬子秋九月二十七夜，一時平空傾倒腳下，孝子慈孫盡力扶樹不起，刻志于萬世師法者，非有四目八臂、十十與五五，肝腸空自苦，活計拙勞生，慚愧毫無補。」拈拄杖，曰：「幸有此個俵手，惟冀諸仁互相成褫。」

小參。「千聖下口不得，不是栗棘蓬，亦非鐵糝餡。性燥平生底，一嚼百雜碎。不愁伊不提掇，空明吞吐自在。其如齒牙生澀，未免一場特地。」

石梁回，小參。僧問：「風動幡動，仁者心動，和尚作麼生？」師靠拄杖，曰：「待我尋思記得無？」僧曰：「學人則不然。」師曰：「你作麼生？」僧展兩手，師曰：「原來只在者裡。」乃云：「溪山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五百應真倒跨長鯨，向諸仁眼裏進、耳裏出，耳裏進、眼裏出，廣作遊戲神通三昧，見汝不惺惺，縮入國清柱杖子裡去也。」驀拈柱杖，曰：「而今提到者裏，且作麼生安置？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

掛鐘板小參。以椎指鐘板曰：「法象方圖用不偏，對揚飛辨洞人天，真宗無礙全提得，迸出虛空句句玄。」隨各擊一下。
開鑪日，邑侯王護法設齋，兩序耆舊請上堂。僧問：「寒拾來也，請高著眼。」師便喝。進云：「龍耶？象耶？」師云：「乘風奮迅，正在此時。」進云：「甚麼處著得伊？」師云：「何得自甘泥伏？」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一眾笑你。」問：「達磨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工夫，因甚又道過去心不可得？」師：「空劫已前徒指注。」進云：「現在心漸？」師云：「今時展轉錯商量。」進云：「未來心又作麼生？」師云：「笑倒燈籠入露柱。」乃云：「不歷地位階級，貴於得入剎那際三昧。」隨喝一喝，云：「是迅雷貫頂之時、等破一切之時、虛空消殞之時、雲山各變之時、昇騰自在之時、廓徹無礙之時、馳驟天衢之時、發揚幽閟之時，時之義大矣哉！說法不以時，總是非時說；決了不以時，錯過好時節。乘風奮迅，正在此時。」復喝一喝，云：「泥伏自甘，更待何時？」
至日，上堂。僧問：「一陽初復，六管飛灰，的的本生，是何面目？」師云：「動也。」進云：「入門一棒，賞伊？罰伊？」師云：「爆出來底，可是當家種草？」進云：「仰觀從上風規，喜見于今不墜。」師云：「西天論勺論升，東土論石論擔。」問：「擊鼓鳴鐘，預通消息，白拂烏藤，和盤托出。現前一眾盡知音，何必豐干更饒舌？」師云：「為汝不知無住之本。」僧一喝，師云：「平地頓高三尺。」進云：「則拂開全體也。」師云：「不須雷奮青霄。」進云：「平添意氣，轉見風流。」師云：「何待雲垂大地？」問：「群陰剝盡也，如何是陽春消息？」師云：「一枝破臘，遍界流芳。」進云：「不涉榮枯句又作麼生？」師云：「碩果垂垂得也無？」進云：「四句百非外，黑白自分明。」師云：「盛以瑚璉簋簋，登之清廟明堂。」問：「出身一句，敢請師宣。」師云：「提得石鼓也未？」進云：「第一義諦又且如何？」師劈頭打下，云：「莫待虛空震動。」乃云：「盡乾坤大地是當人本體，向劈劃不開處透出一線生機。」驀豎拂子，云：「無住之本，平地頓高三尺。枝枝簇錦，不須雷奮九霄；葉葉生風，何待雲垂四野？目前遮不住，動用莫能收。」擊拂子，云：「於此得其事，則轉運在我；不得，則運轉由他。轉運在我，廓尒懸殊，而雲霞千變；運轉由他，渾焉周匝，而冰輪獨耀。」擲拂子，云：「唯善決擇，庶乎其不差矣。」
小參。師云：「突出難辨，罕逢快便，直下來也，劈箭劈箭。」遂旋風打散。

小參。「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以手彈竹篦，云：「山僧道了也，頭角作麼生？」代曰：「三十年後看。」乃云：「只恐蒼天叫不靈，白雲徒自布勞生，彌天罪犯無容雪，索向深深深處行。」示眾。舉：「無文和尚至日小參：『攬之不盈把，撲散復成團，滴水冰生。』」師云：「斗增岳瀆精神，未可歇去，趕到羅紋結角，崖崩石裂，已見虛空粉碎，正好進程。」師云：「還教大地平沉。直饒會得一線長，已經指注，莫漫商量；要且未會長一線，本無頭尾，討甚背面？直饒會得長一線，倒用橫拈，色色成現；要且未會一線長，已得隨時裁製，何妨在處更張？所以，鄉談相似，一音演唱，何彼何此？州縣不同，自南自北，自西自東。開先即不然，會得，年年歲歲；不會，歲歲年年。擾擾匆匆，遇緣即宗，晨雞暮鐘，匹是話東風。喚冬作夏，真人面前不說假；喚夏作冬，從教打脫空一線。短長誰管得？無文印子未到糢糊，因甚機先撲碎？雪霜盡處是春風，挨到紅稀綠暗侯，鷓鴣啼醒玉芙蓉。」
示眾。舉：「無文和尚至日小參：『花擘將來，堪作甚麼？滴水冰生。』」師云：「猶是轉句，未可歇去。」師云：「或者得到半提，崔崩石裂。」師云：「未是向上全提。正好進程。」師云：「衝開碧落層霄，一任橫提豎掇。直饒會得一線長。」師云：「雙收亦須雙放。要且未會長一線。」師云：「雙放還著雙收。直饒會得長一線。」師云：「抽爻何復撫象？要且未會一線長。」師云：「換象仍復抽爻。所以鄉談相似。」師云：「六般神用空不空。州縣不同。」師云：「一顆圓光色非色。開先郎不然。」師云：「另是一番境界。擾擾匆匆。」師云：「抹煞頂眼。晨雞暮鐘。」師云：「蕩盡玲瓏。喚冬作夏。」師云：「顛倒是非，出而似之。一似本色，喚夏作冬。」師云：「推倒露柱，笑煞燈籠。一線短長誰管得？」師云：「撲碎陶唐太乙盤。雪霜盡處是春風。」師云：「太陽不在箕三度。」
臘八日，上堂。僧問：「世尊成道也，未審說何等法？」師云：「或三或五，自西自東。」進云：「學人打退鼓，還有分也無？」師云：「一回落在眼裏，昧卻萬古晴空。」僧一喝，師云：「你不著便猶可，作麼生救取天下老宿？」僧禮拜，師便打，云：「抹煞頂門隻眼，從教地徹天通。」問：「明星刺破眼睛，敢請為伊折合。」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則度人已畢也。」師云：「會得攬真成立，何妨色相宛然？」進云：「罕聞如是舉揚。」師云：「可知逗到天明，依舊揭過一邊。」僧云：「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哂之，乃云：「必待炫耀己靈而後稱提向上，恐禁不住當來下生者漢笑脫下頷，歷歷雲衢經緯，離離天闕文章，你諸人自己父母所生清淨寶目可著得這些子零星，卻物固

為上，逐物亦不為下，拈燈籠向佛殿裡，將山門來燈籠上，神則神矣，若為體而明之？」驀豎拂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在這拂子頭上放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蓮座，有化如來而坐其上，一一光明皆遍示現十恒河沙，且道是智慧耶？德相耶？」擲下拂子，云：「一翳如在眼，空花繚亂飛。」

晚參。以手候火，拈瓣香插向爐中，隨曖視左右一匝，曰：「如是大陀羅尼神玅章句，舉集虛空之中，卍字千輪迴旋奮迅，而今在我襟袖以極萬類，蓋緣秖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棄絕？」乃朗吟曰：「體明無盡尋常事，奇特商量滿眼泥。」

小參。「今朝臘月二十五，白雪陽春同遍普，阿哆補萬象森羅齊起舞，雲門大師在[車*度]鑠鑽裏努出頭來道：『我當年一曲無過此也。』」遂左右顧視，曰：「你道當年是甚麼曲？菩薩巒腔音韻別，聽得分明和不齊。」

除夕，小參。舉：「僧問三峰師翁：『如何是臘月三十日到來底事？』師翁曰：『寒林無宿客。』進云：『來日又何如？』師翁曰：『四海聽龍吟。』先師南岳退翁和尚曰：『小子于諸昆中受恩至深，與眾獨異，故敢于老師分上往往大膽放肆。老漢處叢林無恙之時，專慣說太平禪，而今設有問南岳：「如何是臘月三十日到來底事？」南岳向道：「勵志扶宗，報佛恩德。」更問：「來日事如何？」向道：「正是時。」』良久，歎息曰：『二三百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禪子之望，秖為自完不暇，何能有所成立建明？果能時時有相持之憂，皇皇不安于寢食，何患楊岐正脈不大光耀于後五百世哉？』復嗟歎久之，下座。」師曰：「知時者是大沙門，此何時也？小子敢不以老師之言為玉律金科？」遂迴視一眾，曰：「伏望諸兄弟同心而供濟。」

已未元旦，兩序請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第一義諦，卯正三刻十二分，早已考鐘伐鼓，雲集寶王殿上，盡情花擘了也。而今何用更為宣說？」良久曰：「一眾都不躍然而退，我知之矣。纔落意地，便與此事懸隔，則不能迴脫有無、超越情量。苟向形名未兆之前著得隻眼，自爾不為數運推遷、時序轉換。且新新無住，元始一句又作麼生？」隨以拂子畫○此相曰：「威音自此開生面，不為群機有覆藏。」

因雪，小參。問：「如何是的的本生面目？」代曰：「一向經歷慣，何須更照磨？」一曰：「今日看來，灼然另是一番。」一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一曰：「表見叢林，愈增清絕。」一曰：「雖則紛紜，甚是洒落。」一曰：「非唯和光，抑且同塵。」一曰：「未即填溝塞壑，分明舉似何妨？」一曰：「且喜不落在別處。」一曰：「淨光無礙也。」一曰：「住在這裏，終成一色。」

一曰：「大地無寸土，住在甚麼處？」一曰：「不開心意路，踏著便成蹊。」一曰：「不躡前蹤，更下一轉。」一曰：「比擬將來，便不相似。」一曰：「不可更道澄潭絕影，夜月流輝。」一曰：「而今諱不得也。」一曰：「迥然難掩，遍地陽春。」乃曰：「的的本生面目，固是一向經歷，不著照磨。今日看來，灼然另是一番。歷歷表見叢林，自爾愈增清絕。更須知他十二時中，雖則紛紜，甚是洒落。非惟和光，抑且同塵。若道外是則非，處處淨光無礙。坐住這裏，終成一色。直饒光境俱亡，寸土不立。到底不開心意路，一經踏著便成蹊。且畢竟如何即得？比擬將來，便不相似。」

因雪，小參。「的的得到虛空粉碎，眼光爍破四天下，有甚目前自己、自己目前，而不一透一切透、一轉一切轉，轉種種色為一色、轉種種相為一相、轉差別為平等、轉晦昧為光明、轉艷麗為明淡、轉熱惱為清涼、轉枯為榮、轉黑為白、轉垢為淨、轉粗為精、轉雜染根塵為靈光獨耀、轉無邊剎境為淨妙一真、轉森羅萬象為月窟冰壺、轉草木叢林為瓊樓玉殿。道是玲瓏峻峭，卻又荒寒平遠；道是荒寒平遠，卻又峻峭玲瓏。如上境界，一一轉得、透得，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何故？不見雲門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諸仁！要知向上全提時節麼？」良久，云：「紅爐一點曾收得，散作乾坤浩蕩春。」

解制，上堂。「著甚來由？攢攢簇簇，致使我將一把沙東拋西撒，全不顧你眼裡本來清淨光明。此段過患實是難為，而今索性聽你到處露布。你且作麼生露布來？從解脫門來，未曾有一法障得你去；從解脫門去，未曾有一法繫得你。若道無端又添一把，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真個著甚來由？」

四月八日，早參。豎起拂子，曰：「此萬德之身，本自纖塵不立，何消向九龍口邊使蠻手腳，潑浪潑賴，以致紛紛藉藉，這箇那箇。這箇不是那箇，蘇盧蘇盧；那箇不是這箇，嗍咧嗍咧；這箇即是那箇、那箇便是這箇，蘇盧嗍咧娑訶。於此委得，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如其不然，莫怪國清向汝諸人頂門上各與一杓。」隨聲便喝而起。

小參。舉：「雪竇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打。』」師曰：「寶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雪竇眼裏無筋，認著個葫蘆以常平生，累他缺齒老胡樁樁地拶破冷壁。國清看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達磨老子教他坐地搆去。若是雪竇，打破壁來與汝相見。」

小參。舉：「雲門曰：『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也休。若不放過，不消一喝。』雪竇舉了便喝，復曰：『大眾！好喝落在甚麼處？若要鼻孔撩天，辨取者一喝。』」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拭瘡疣故紙，棄之十萬里外，肯屑把眼相著，有甚放他不過？氣宇如王底阿師，心粗膽大，一時裂破舌頭，到底不能損益。雪竇費盡老力，依然莫可如何。若要端的，還你落處。」隨喝一喝曰：「直得五峰七塔向太虛空裡一齊點首道，三十年後吾道大行，何妨借汝諸人鼻孔出氣。」復喝一喝曰：「不可于此剎那流入意地。」

結夏日，開秧，小參。「昨有僧問：『如何得一夏不空過？』山僧向道：『隨墮類墮。』隨墮類墮，一夏不空過，步行騎水牛。入泥、入水、入淨、入歲、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入大圓覺海、入玅莊嚴路，阿必律帝普天上去挑土，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驀顧左右，曰：「是甚麼道？早底八十日，遲底九十五。」隨喝一喝，曰：「此又是一氣呼成底，勿以異常而群心大疑，彼此自不相孤負。」

中夏，小參。「國清事事不足，富有五月松風，擬將賣與人間，秖恐難為喝價，以其滯閣不行，莫若及時俵散。」隨連揮拂子，曰：「寬袍大袖底與他平裝，單襟狹量底與他蒲裝，赤體無依底作麼生裝？」復連揮拂子，曰：「好怪山僧不盡情。」

天中節，小參。以拂子作此相〇曰：「正與麼時，赫赫地爍破四天，何消艾旂蔽日、蒲劍揮空？蘭湯沐芳華以登上藥，而後諸邪匿影、雜毒消形，那更容他著布皮棍、捉吉撩棒，向山門前肆小伎倆？此段光明，人人之所固有，如或看時不見暗昏昏，山僧信手書道符子以為助發。」復作此相〇曰：「將去用得靈妙，自然天道永昌。」

示眾。「入夏十日也，寒山子作麼生？」代曰：「隨地摘楊花。」又曰：「有順不撒沙。」又曰：「眉毛三尺二。」又曰：「經歷懸殊。」又曰：「難為描邈。」又曰：「有甚提掇不起？」又曰：「事事問他推不知。」又曰：「眼眨眨地看話隨。」又曰：「挈挈波波混是非。」又曰：「門戶苦支當。」隨成頌十首：「眼光透空劫，隨地摘楊花，不管生攢簇，千差與萬差。有願不撒沙，灰土滿頭面，是處賣風流，但不令人見。眉毛三尺二，合有驚人句，信口道出來，依然無本處。經歷懸殊，喚冬作夏，可知禮也，不當一笑。難為描邈，將錯就錯，不礙痴憨，何妨落拓？朝朝執帚松門，有甚提掇不起？問著劈面三拳，至竟是何道理？事事問他推不知，頽然尊貴合如斯，台山十萬八千丈，聊協囊中一句詩。無佛之處急走過，眼眨眨地看話墮，拾得相將攜手歸，伸出拳頭一樣大。挈挈波波混是非，失便宜是得便宜，劃時拍手呵呵笑，拈得分明說與

誰？門戶苦支當，隨流能得妙，放去又收來，燈籠齊[跳-兆+孛]跳。」
示眾。「入夏十日也，水牯牛作麼生？」代曰：「早晚防出入。」又曰：「未必皮下無血。」又曰：「風風雨雨好知音。」又曰：「逢人便舉。」又曰：「全不欠少。」又曰：「臥看荊棘自參天。」又曰：「空裏漫尋蹤。」又曰：「步步通途絕嶮巇。」又曰：「賺他岐路久徘徊。」又曰：「西水流急。」隨成頌十首。
「雙角無欄棬，早晚防出入，笑他鬥雞人，這箇也不識。未必皮下無血，一錐答著便知，安得臨濟瞎驢，盡情破滅家私。及節應時一句子，風風雨雨好知音，劫初田地齊翻轉，萬壑千岩自在身。誰謂無知，逢人便舉，道得分明，未便相許。本色草料，全不欠少，林下水邊，東壘西倒。心境如如老放閒，臥看荊棘自參天，風流越樣堪圖畫，鼻孔纍垂不著穿。無心印泥水，空裏漫尋蹤，直下超隨類，還來芳草中。步步通途絕嶮巇，溪東歷盡又溪西，須知雲外無雲處，別有風光一段奇。逐隊隨群同得入，賺他岐路久徘徊，莫貪是處風華好，度畢應須及早回。西水流急，也須好看，逗到而今，齒疏眼暗。」
小參。舉：「何如是十智同真？拈針箇作鼻孔使用。一同一質，不妨捏聚；二同大事，試放開看；三總同參，直得乾坤震動；四同真智，演出波羅密，卻似天邊月；五同遍普，盡十方世界一時周匝；六同具足，目前旨略，不怕取則；七同得失，更有一格，莫作等閑；八同生殺，咬人火急；九同音吼，許汝商量；十同得入，恐覓箇出頭處不得。與甚麼人同得入？拙郎君與誰同音吼？七箇、八箇作麼生同生殺？手也不惜，口也不惜，何物同得失？一任貶剝，那箇同具足？敗闕尤甚，何物同遍普？且看支離，何人同真智？流布諸方，難為收拾，孰能摠同參？秖宜柱杖子，那箇同大事？舉似天下人，何物同一質？更要我飯飽弄著那？」頌曰：「要狀狀不成，欲名名不得，解一以貫之，何妨打幾橛？作息日紛然，眉毛恣狼藉，所以拙郎君，巧妙無人識。」
小參。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曰：「覓他纖毫過患了不可得，有甚麼說？但不應于無分劑中強立分劑，致使堂堂古佛被數量管帶，一切時中迥絕情見滲漏，其可得乎？而今設有問：『如何是佛？』向道：『拶著便骨出。』且國清為人在什麼處？少問恐不免也。」(是日普請做麻。)
伽藍殿上樑，邑侯王護法、進士潘護法到寺，陞座。僧問：「瓊臺夜月，光分萬八峰巒；玉闕清簫，聲遍三千洞壑。是報身邊量？是化身邊量？」師云：「蕩蕩乎民無能名。」僧云：「誰其能則之？」師云：「別有一人為汝顯說。」僧云：「若然者，則丹鳳迴

翔于此日，聯翩五彩耀人寰也。」師云：「一任瞻之仰之。」僧問：「西來的意即不問，現前一句事如何？」師云：「金風吹玉管。」僧云：「不易有此。」師云：「舉世少知音。」僧問：「萬古一時事，輝煌在目前，敢請和尚重為舉楊。」師云：「今日一會，盡是作家宰官。」僧云：「直得人天讚仰，佛祖　忻歡。」師云：「何用豐干更饒舌？」僧云：「一眾得沾恩否？」師云：「禮拜了退。」僧問：「上仙來也，請以大乘而安立之。」師云：「且待須臾，自當證知。」僧云：「更須高著眼。」師云：「是誠天然獨尊之概。」乃云：「佛國上仙，本自隨機應現，匪得聖朝柱石發揚表彰，爭能耀古輝今？圓覺伽藍，從昔莊嚴無相，一經當代偉人鼎新奠麗，爭看煥日摩雲？中樞奉重，神明肅穆以難思；功位雙彰，賓主雍容而契合。以轉正法輪之手，向上全提于第一義而不動；以天然獨尊之概，是處照臨于毫端量而偏普。殊勳不宰，示無外之威嚴；至化無為，運洪機于閟密。于以屏翰名藍，昭垂萬祀；于以金湯法苑，崇煥千秋。人天讚仰，佛祖忻歡。山以高而曠遠，水以蓄而泓深。」隨迴視左右云：「且道以何因緣而乃有此？氣吐煙霞當灝渤，松門涼月好吹簫。」

謝雨，上堂。「萬里無雲，向青天背上痛與三十棒，直得虛空神陡時翻轉面孔，在汝諸人頂門上震大法雷、顯大法眼、說大法要、雨大法雨，柱杖子踴躍慶快，連忙暗裡抽枝，枝上結一個大葫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量無數。且道無量無數底甚麼？」良久，云：「信知吾道遍乾坤。」

小參。「汝刺腳與麼來，法華塘為汝說大事因緣，木魚山為汝說無聲三昧，解脫門為汝說智智清淨，七寶幢為汝說淨光無礙，更來者裡討什麼碗？」擲拂子便起。

至日，小參。「可憐生！這個時節，惺惺底固是惺惺，夢夢底依然夢夢，若不為汝提回便，則不侔合于從上。」驀豎拂子，云：「于此剎那際入得轉字法門，轉到盡頭極底處透出一線，頓使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生機活潑、錦簇花攢。且結底什麼果？」擲下拂子，云：「看郎有分。」

臘八日，圓菩薩戒，邑侯王護法、儒學鄒護法設齋，請上堂。僧問：「拈出千華，佛土亦如其數；榮敷一葉，法身光遍虛空否？」師云：「過去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現在如是如是。」僧云：「恁麼則毛頭心地通攝河沙也。」師云：「當當常有因故。」僧迴視左右一匝，云：「誰不忍者說？」師云：「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問：「望月瞻星，如何是性？」師云：「目前了了不爭多。」僧云：「作麼生脫？」師云：「秖在目前千萬里。」僧云：「則洒洒落落，隨處安身立命也。」師打一棒，云：「不得向者裏

耽著。」僧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又打，云：「贈爾珊瑚一百鞭。」乃震聲一喝，云：「如天下狀，如雷遍震，如雲騰蓋，如雨懸澍。攬之不盈掬，圓滿無餘；撲散復成團，混茫絕跡。謂是體性虛空華光三昧，一切智智清淨；謂是如來智慧德相，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受持，一心而行，是為孝順至道之法。千華上佛、千百億禪迦，於赫赫師子座趁放不可思議光，光中舒千輻輪手，三摩諸新學菩薩頂。當當常有因故，當當常住法身。」驀拈柱杖，云：「丈六紫磨金，也不屈著你。」

持缽回，小參。舉：「雪峰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雪峰古佛小當人家，國清甚是不甘，世界大底千粒萬粒拈向缽盂裏，不假纖力平空托住，如是神用各具有之，有甚不會？何消打鼓看？他這裏道得一轉，也見國清有人。」一眾屏息，隨起身曰：「漆桶，漆桶。」

小參。「紅爐燄裡拈來片雪，散作普天春色，直得森羅萬象、草木叢林一時簇綻，於以壯煙雲之色、子以添渤澥之瀾。西來大意，不須煖室商量；少室真宗，何用望空啟告？曩謨佛陀、曩謨達磨、曩謨僧伽，總然將得虛空來。」驀擊竹篦，云：「還教博取虛空去。」

除夕，小參。「逗到這個時節，處處水盡山窮。」驀喝一喝，云：「于此通得氣、轉得身，元自天高地厚，日月煌煌，水遠山長，風光冉冉。衍無住之真機，韶華溢目；固常存之正脈，景物依然。如其忽略拖延，動經累劫，國清也只莫可如何。」復喝一喝：「急須發越，莫漫躊躇。」

庚申元旦，兩序請土堂。僧問：「是日擬頭起，願開無住機。」師云：「甚麼處不光明燦爛？」僧云：「與麼則一提同遍普也。」師云：「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僧一喝，云：「其干礙也何有？」師云：「伏惟一眾慶幸。」僧問：「天上下稱獨尊底，如何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師云：「一由二有，一亦莫守。」僧云：「則全身獨露也。」師云：「除此之外，更須別轉。」僧一喝，師云：「仍是舊伽陀。」僧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云：「天高地厚，日月煌煌。」僧云：「不涉新舊，更請宣揚。」師默然，僧云：「人人無不覆。」師云：「且過者邊來。」乃起身拈香，云：「秖此一瓣，瀰綸萬有，化育群機，伏願聖作物睹，雲起龍驤，天下太平，法輪常轉。」隨就座，豎起柱杖，云：「看，看！釋迦老子在國清柱杖頭上放無量萬億種種光明，于此光中化無量億諸佛，一時同聲轉元始一字法輪，所謂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貞、物得之以榮、日月得之以炤臨、山水得之以高深。且道柱杖

子得之又作麼生？」隨卓一卓，云：「不知多少妙，盡在一枝藤。」

元霄，晚參。喝一喝，云：「此是般若鋒，亦名金剛燄。終日揮天截地，被山僧一吹，化成一道清光，逼塞廣寒宮殿，直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如寶絲網重重映徹，百萬億燈明如來一時乘境舉集虛空之中，涌現無礙真智寶光，如珠貫下、如雲擁聚，處處聯輝鬥彩。何以都盧攝在這裏？」隨揮拂子，云：「何以瞻仰少分之一？」

佛誕日，赤城招隱居朗月禪宿設齋，上堂。僧問：「釋迦未降皇宮，遼天鼻孔在甚麼處？」師云：「實是難為遮掩。」進云：「則天上下，唯我獨尊也。」師云：「特地驚張，遭人怪笑。」僧一喝，師云：「何不慎當初？」僧問：「和尚今日為世尊降生陞座，是否？」師云：「總之，播弄目前。」進云：「雲門打殺伊，未審有何過？」師云：「不解炤管自己。」進云：「忽有箇透得，荊棘林底如何相接？」師打，云：「好怪我不近人情。」進云：「果爾當陽獨露。」師又打，乃云：「曠大劫來，希圖一日應清淨境、應清淨玅境、應無垢光明上智境、應最勝光明智智境，境上施為，錯卻自己屋裏真佛。若秖孤峰獨拔、古澗寒澄，檢點將來有甚氣息？稍具一分衲僧手腳，口上出來口上打、眼上出來眼上打、明頭出來明頭打、暗頭出來暗頭打，庶不致彼肆驕于內而烜赫于外，增益韶陽意氣、無忝臨濟門牆，方好喫我國清漏沙鍋裡飯。」

普請種稻，小參。「山前一片閒田，自從曠劫以至于今，出生無上上、無等等、不可稱、不可量、至圓至淨之審，盡大地人日日奉持，須臾不可離者，道也。今日種底稻豈是這個道？今日種底稻不是這個道，是甚麼道？」隨呵呵大笑，云：「一生分別取捨，則非所謂道也。」

六月望日，保稻，小參。「道不遠人，人不遠道，道之于人，如展握然。人如展手，道以握拳，但于展握之際有絲毫道理情見往來，則去道遠矣。今者油然如雲，生生正未有已，將來圓實如珠，處處鋪天撒地。若更有所說，是增益，非道也；如無所說，是減損，非道也。且畢竟如何即是？」隨擲拂子，曰：「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我說是人，宗門上將。」

中秋小參。舉：「寒山子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曰：「吾之常住真心，本自虛靈絕跡，而強擬之曰秋月碧潭。如斯比倫，抑亦極矣，如何卻言無物大小。寒山不自知言之悖而謬也。國清不是抑人揚己，貴圖如實而說。吾心不是月，無圓亦無缺。雖無缺與圓，卻解知時節。」隨擲拂子曰：「覿面甚分明，何須更饒舌。」

（弟子王萬載，法名序勝，同男生員之瑩、之惺、之璣，捐資刻此國清語錄首卷。所祈福基永固，慧命綿長，世為皇家拄石，法苑金湯云。）

翼菴禪師國清語錄卷二

侍者力端等錄

大殿成，謝憲臺盧大護法，上堂。僧問：「力之所不可涯量、願之所不可窮極者，是何人斯？」師云：「已有樣子。」進云：「庶幾不虛此日。」師云：「安排則未易，成現卻相當。」僧左右顧視，云：「仰冀觀瞻，同資欣慰。」師云：「古今一致，誰其不然？」僧問：「萬法當前即不問，重光古剎事如何？」師云：「如來宮殿無有邊。」進云：「五峰環翠人皆見，雙澗迴瀾誰共看？」師云：「自然覺者處其中。」進云：「人中境，境中人。」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問：「向上玄關即且置，鐘鳴鼓響請師宣。」師云：「你得入門也未？」進云：「一擊亡所知底，還肯相為否？」師云：「禮拜頭須著地。」進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師云：「今日一會不是偶然。」乃拈柱杖，卓一卓，云：「此一毛端量處涌現大寶王剎，廣博崇麗，清淨光明，無量諸佛安住其中，現成正覺，轉妙法輪。此一毛端量處遍法界、虛空界，一一毛端量處悉亦如是。其一一毛端量處所現大寶王剎，以等法界無量無邊清淨妙寶莊嚴之具而為嚴飾，所謂寶峰莊嚴、寶壑莊嚴、寶樹莊嚴、寶華莊嚴、寶雲莊嚴、寶座莊嚴、寶帳莊嚴、寶蓋莊嚴、寶幢莊嚴、寶幡莊嚴、寶燈莊嚴、寶香莊嚴、寶牆垣莊嚴、寶階陛莊嚴、寶門闥莊嚴、寶欄楯莊嚴、寶窗牖莊嚴、寶琉璃莊嚴、寶鈴鐸莊嚴、寶繒綵莊嚴、寶敷具莊嚴，如是不可思議清淨妙寶莊嚴，盡從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一念善根所起，具足無量寶藏莊嚴。如是莊嚴，不著莊嚴，是真莊嚴。不著則無相，無相則解脫，無著、無相、解脫，則能轉此無量莊嚴，回施一切廣大清淨，同歸真際無上菩提。」復拈柱杖云：「秖此不著纖力，能轉無量莊嚴。」隨卓一卓云：「轉寶峰為功德山，巍巍無過其上；轉寶壑為甚深義，淵淵莫盡其底；轉寶樹為莊嚴林，頭頭戛玉鏘金；轉寶華為微妙果，在在流香發燄；轉寶雲為摩尼聚，普雨無量珍奇；轉寶座為須彌峰，超越一切智頂；轉寶帳為月明簾，就裏頹然尊貴；轉寶蓋為光明雲，示現無邊佛剎；轉寶幢為妙色身，顯拔無礙真智；轉寶幡為法藏帶，通貫一切義句；轉寶燈為淨光幢，爍破一四天下；轉寶香為戒、定、慧，莊嚴五分法身；轉寶牆垣為法城塹，衛持佛正法藏；轉寶階陛為無等級，高蹈毘盧頂[寧*頁]；轉寶門闥為法閫域，聚集無量義趣；轉欄楯為玲瓏性，是處淨光無礙；轉寶窗牖為法光門，出生無量真智；轉寶琉璃為真金像，一任瞻仰取足；轉寶瓔珞為妙莊嚴，布垂萬德身雲；轉寶鈴鐸為妙圓通，洞徹十方虛空；轉

寶繒綵為妙光網，重重交互爭輝；轉寶敷具為千輻輪，淨妙不可思議。」復卓柱杖云：「柱杖子轉如是無量莊嚴已，涌身虛空，高七多羅樹，稽首讚歎而說偈曰：『一毛度空可得邊，眾剎為塵可知數，如是莊嚴無上士，所住行願無能量。』」

師誕日，兩序請上堂。問：「百草頭上打失鼻孔，直得天雨四花，大統綱宗中事不敢造次相及，秖有一句高廣莫逾，雖不足以當大望，幸勿竟孤來意。」師云：「收名定價已非一日。」進云：「曠劫以前不易如是。」師云：「稽之弗謬，質之無擬。」進云：「果爾不屈，則遭逢有據。」師云：「汝既知時，我不再三。」進云：「悅於耳目者從之。」師云：「其然豈然？」僧隨作禮，云：「雞足山高萬里青。」師云：「何見之遠也？」問：「秖是這個與五峰並聳、雙澗同長，將作微分供養，和尚其肯慈納否？」師云：「惟其所得而自貴珍。」進云：「己見躍然，出中更異，布於四表。」師云：「古道在日用，交手相付。」進云：「永領其極致，無過於是也。」師云：「見不及此，則轉入杳渺。」進云：「但不遺乎從上，自然無負于方來。」師隨卓柱杖，云：「安得不勤勤慼慼而歷落申明？」問：「山門踢倒琉璃，佛殿扶起燈籠，是甚境界？」師云：「我愛韶陽新定機。」進云：「銀蟬初出海，何處不分明？」師云：「識得自己也未？」進云：「其奈目前何？」師便打。進云：「耳聽終難會。」師又打，云：「但不負於己，自不孤於人。」迺迴視一眾，云：「恒作思惟，共營此事，如日月之麗天，則曷勝慶幸？」隨拈起拄杖，云：「是汝一出頭來，非不嘗于此切，而猶然無點氣息，得不負于生成？苟能別製一轉，省徑省心，就地下個橛子，皆足以超越聖凡生滅之表，不假視聽思行而聰明得主。」隨卓一卓，云：「天命本源無住著，一花五葉自年年。」

笑隱彬西堂同邵聖遇居士設齋，請上堂。問：「胸字杳分無量義，不勉而中；頂珠嘗照百旬，不思而得。今也覿露乘時，敢請憑空著彩。」師云：「有甚麼處蓋覆伊？」進云：「老胡既隔絕，納子多違背，其奈之何？」師云：「吾將揭露以告。」進云：「則諸暗相汞不能昏也。」師云：「已過關者尚須料揀。」僧一喝，云：「今日轉處果與尋常不同。」師隨聲打趁。問：「登山涉水不假他力，因甚主人公推三托四？」師云：「吾嘗於此切。」進云：「千里尋知己，因甚一言不相挈？」師云：「往往如斯。」進云：「威音王已前成佛久矣，即今更為何事？」師便打，云：「所以爾也。」進云：「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師哂之，乃云：「多諸高流以法而住，簇簇逼將來，何以厭飽而各信取？」隨卓拄杖，云：「此是入道之初章，於今三十年也，都無名字執著，何從摹擬而彷彿之，於方便中而為之辭？闍黎有分、山僧有分，設問用此奚

為？二時禪悅焉。續彼彼出家行腳，於坐立地搆得去三斤麻、一疋布，何用別人簡較？我不似沒罅子截斷他舌頭。」復卓柱杖，云：「盡古今天下無道理者，直取其切要、通其變而已。」

華嚴道場開啟，儒學徐護法設齋，請上堂。僧問：「轉如是汪洋沖融、廣大悉備之根本法輪，十方雲集，普現于前。若為發辭，以相讚頌？」師曰：「表示將來，便不相似。」僧曰：「今日一會，盡是作家宰官。」師曰：「親受宣聞，端在于此。」進曰：「信位已彰，果則未也。」師曰：「證入法界，不離一剎那際。」僧曰：「則樓閣門前，參請已畢。」師曰：「善財即今在甚麼處？」僧一喝，師曰：「得也。」乃豎起拂子曰：「看！看！光相現也。盡十方華藏莊嚴世界微塵數諸佛菩薩、五十三人善知識，種種無量甚深廣大三昧海法門，都盧攝入此一光中。光中涌出一四天下微塵數不可說不可說雲臺寶網，瞻仰少分之一者，應時獲得清淨光明陀羅尼、無著無縛陀羅尼、躍然出中陀羅尼、明照一切陀羅尼、廣博崇隆陀羅尼、辭辨注射陀羅尼、雅思淵才陀羅尼、文身句身陀羅尼、波騰雲涌陀羅尼、珠聯花貫陀羅尼、超越無上陀羅尼、吉祥如意陀羅尼。如是陀羅尼，于理理圓，于事事備，于國國治，于家家齊，于身身修，于心心正，于意意誠，于知知致，于物物格。」隨擊拂子曰：「得非近而有徵，遠而可按者乎？」

進士玉京潘護法祈嗣、華嚴道場圓滿，設齋請上堂。僧問：「拄杖子穿過般若波羅密門，不用敲開金鎖；腳尖頭踏翻華藏毘盧性海，寧須提變玉符？」師曰：「是渠面門，眾齒之間作麼生？」僧曰：「非心思意擬之所能料。」師曰：「安知其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僧曰：「善財之福慧本無能過者。」師曰：「你道是誰家之子？」僧曰：「現在可驗。」師曰：「一眾許汝有個見處。」僧曰：「即今已後不敢更饒舌也。」師曰：「知即得。」僧問：「靈光獨耀，覿面相呈，照用無私，如何超向？」師拈拄杖曰：「雖是易見，而且難識。」僧曰：「無量法門，善財從何門而入？」師卓柱杖曰：「直須向這裏得路。」僧曰：「則千古意分明也。」師曰：「秖恐知之者寡。」僧問：「七處九會，一句全收，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偏界森羅難遁質。」僧曰：「則明明無蓋覆，歷歷絕囊藏也。」師曰：「十五日來，你向甚處留心？」僧曰：「千器同圓，孤輝特耀。」師曰：「不信道。」僧曰：「和尚有個瞥地，某甲亦不敢諱。」師曰：「向後逢人不得錯舉。」僧問：「甚深般若獲最殊勝，既已積集堅固，若為安住圓滿？」師曰：「以玉尺取之不得。僧曰：君臣道合，五位齊彰時如何？師曰：以連環解之無窮。」乃曰：「小善財挈挈波波，歷盡百城煙水，路途長短、山海高深，一點瞞你不得，其奈曠日拋家，不解轉身就父。而今既到大

樓閣前，彈指門開即便得入，一切寶藏珍奇是汝之所固有。」隨喝一喝曰：「要用直須用，眼目莫定動。」

戒子明華設齋，請上堂。僧問：「百千三昧，無量法門。一一交光，願通線道。」師指香曰：「此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僧曰：「既然人人本具，因甚被諸塵所蔽？」師曰：「嗅著些子，自不尋常。」僧曰：「則清淨比丘不入涅槃也。」師曰：「鼻孔遼天，豈是國清之過。」乃卓拄杖曰：「如是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若由他悟，則國清得大過患。而今浩浩然、歷歷然，于身無所取、于修無所著、于法無所住，當下智入三世，而悉平等。有何八萬四千甚深般若波羅密門，而不排身直入，領攬其全？」隨喝一喝曰：「不磨智勇超前烈，恐負空明自在提。」

佛成道日，圓戒弟子完素設齋，請上堂。僧問：「戒香芬馥，遍界悉聞。寶網光舒，洞徹心地。如何是心地法？」師曰：「舉似分明，即屬限量。」僧曰：「則體備一切含靈也。」師曰：「剎那流入，圓布交加。」僧曰：「瑪瑙階前同一色，是何境界？」師曰：「此眾盡是簇新菩薩。」僧問：「五峰山內，弘演毘尼。梵網交羅，願通一線。」師曰：「直饒上下漫漫，終是昧他不得。」僧曰：「若然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師曰：「證入一真境界，直須翻轉虛空。」僧曰：「一眾領取。」師曰：「但能覿露無私，定然爍破一切。」僧問：「雷音響振，直提向上全機。法雨均霑，普潤大千沙界。向上宗乘即不問，弘開寶戒事如何？」師曰：「好生擺動精神。」僧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秖如未登壇時一句，又且如何指示？」師曰：「到處洪機歷掌。」僧曰：「法筵平等，四眾歸宗。未審阿誰沾恩？」師曰：「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僧曰：「然則若天若人，皆承此恩力也。」師曰：「于我何有哉？」僧禮拜曰：「五峰蒼翠驚時眼，雙澗泉聲足可聽也。」師曰：「直須親到者裏始得。」僧問：「如何是代佛宣揚一句？」師曰：「別人道不得。」僧曰：「如何接物利生句？」師曰：「你即今居何品位？」僧曰：「如何是傳佛心印句？」師曰：「重重綿縫開。」僧曰：「三句蒙師指，末後事如何？」師曰：「再問復何為？」乃曰：「生佛未形已前段事，本自條然絜素。擬於無相光中，起纖毫修學之心。希望備美完具，以序其原則。不思議清淨本身，欲其處處透脫，自在無礙，安可得哉？畢竟如何？發揚蹈厲，以拓其真智。」隨豎起拂子曰：「入此門來無住著，何妨隨地便彰名。名既已彰，而紀綱宗要一著，至竟莫能決擇。事非小小，今將振鐸而開啟之。先激發其志氣，後乃交手相付，以變其節數。如見不及此，轉入杳渺，得不勤勤慼慼，而歷落申明。」隨連擊拂子

曰：「直饒不作道理會，而亦不能盡道個惟其所用。應物隨時，是誠夢夢。何以告其通變，更新更提，內轉外轉，宜乎茫然其不知畔岸。如斯輸誠苦口，抑亦極矣。奮然發赫赫之略，以續照昭之統。國清不惜手腳，與伊抹煞頂眼，以洞燭其從上之閫奧。」揮拂子大喝，下座。

臘月十四日，晚參。「比來天氣寒冽，無位真人面門鼻孔凍缺半邊，幸賴通天手腳撥轉陽和，居以莊嚴報土。琪樹風前瞳瞳紅日，玉壺影裡靄靄蒼煙，囌嚕嗯唎嗯唎囌嚕，隱顯全該，自是不關章句。密怛悝孤、密怛悝智，精秘互嚴，試請君為甄別。若也知得今日說底即是明朝消息、明朝消息即是今日說底，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其或未然，剛是諸仁諱卻。」

立春日，小參。「寒梅幾點，昨夜先開，諸仁者還知也無？知，則天上人間渾焉周匝；不知，則人間天上廓爾全該。佛種、道種、菩提種，人華、覺華、悲願華，等行發動，漸次生萌，山以之而崇高、水以之而深遠、人以之而精彩、物以之而生生，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吾固知其莫之為而為、莫之至而至。秖如不涉生緣，壁立萬仞，個條衲僧柱杖又且如何任運？卓立乾坤無異色，光華觸處自披靡。」

小參。「昨有人問：『如何是肉眼？』向他道：『普。』『如何是天眼？』『曉。』『如何是慧眼？』『得。』『如何是法眼？』『鑑。』『如何是佛眼？』『深。』」迺曰：「渾圇拋出，未免知希；花擘將來，無妨口過。一一為汝頌出：普，普，普，昭示無方所，透過威音更那邊，拾得寒山齊起舞。曉，曉，曉，萬里冰霜皎，過患纖毫不可尋，十方洞達無邊表。得，得，得，頓達本鄉國，恢廓無涯勝妙門，全機要領渠能扼。鑑，鑑，鑑，瞻聽如雷電，曾經滅向瞎驢邊，故得煥然而等現。深，深，深，枯木聽龍吟，五中且喜銷鎔盡，真際平提亙古今。」

晚參。舉：「《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而有差別。』」拈起柱杖曰：「這個是無為法，差別在甚麼處？」卓一卓曰：「一種是聲無限意，那堪聽與不堪聽。」

佛誕日，彌勒大士開光，奕是西堂鍵關，眾信設齋，請上堂。僧問：「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是相好光明也？是梵音清雅也？」師曰：「雲蔚霞蒸，與昔日無異。」僧曰：「則時時普示于人也。」師曰：「渠無面目，何處逢渠？」僧點胸曰：「我有肝腸，方知是我。」師曰：「拽脫手中叉袋口，始知無物不包羅。」僧曰：「即今拽脫又如何？」師曰：「打鼓普請看。」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寒拾豐干聿耳語。」「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抽牽全藉裏頭人。」「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謂言洒落卻紛紜。」「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天上人間無等與。」僧不禮而退，師哂然。僧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未審度底是甚麼人？」師曰：「入得國清門，好喫國清棒。」僧曰：「已出母胎，因甚杳無蹤跡？」師曰：「你即今在那裡？」僧擬議，師便喝。僧曰：「五眼之中，開點底是那一隻眼？」師劈頭打下，乃曰：「爛爛然於漏盡時，一回落在眼裏，昧卻萬古晴空。不以一重去一重，而以一重添一重。無怪乎笑口扯開十丈，指天上下金盆。沐浴小兒，從此過二百四十日，亦罹是患。不可將為小小。國清忝承七邑，自來膽大心粗。敢道本有光中，不妨更著一點。何也？攬真成立，色相宛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皆妙明真性之所顯現。何過患之有？」隨拈拄杖曰：「木上座聞與麼說，欣慶無量。湧身虛空，高七多羅樹，而作是言：『此固不錯，彼亦不惡。了了根源，見之如昨。一時參畢了無言，彈指門開寶樓閣。有一人焉，於此彈指，應念得入，入已還閉。經行坐臥，常在其中，堂奧宏深，渾無向背。或時高唱摩訶衍，迥出于百非之表。安之以第二位，阿誰敢說不是。』」(彌勒于四月八日睹明星悟道，出《彌勒成佛經》。)

辛酉元旦，兩序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攬之於毫釐，充之於山岳，供養盡浮幢王剎諸正遍知、甚深妙典、弘法聖師，懇禱之誠在漏盡五更初，仰承維那早已顯發盡情，而今踏上個層臺面，不妨更宣一過。一願金輪統御，聖壽難量；二願海甸清寧，歲時豐稔；三願人人悟涅槃心，個個開正法眼。」迺攬衣就座，云：「有一人焉在此元會，將舉吾道之大以告。」隨震威一喝，云：「向所覆藏秘密，一時揭露無遺，十方洞達，捷化風行，何剎不披拂韶華？何物不仰承發肓？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主賓肅穆而照用同時，功位雙彰而君臣道合。一之日如是，二之日亦然，三之日以至無量百千萬億日，無日不與眉間白毫交相映徹。」復喝一喝，云：「神之靈，聖之化，試請測其涯涘。」

小參。「入得猛字法門，近之如火聚；入得利字法門，觸之如太阿；入得迅字法門，聞之如雷霆；入得疾字法門，飲之如蠱毒。此人若到者裏，未有喫棒分在。何也？洗骨換腸徒自爾，通身手眼謾為參。」

為蚌空彌勒闍維。「此寶炬三昧，其得之者如須彌山流出金光，遍滿法界化成琉璃，於琉璃中放百寶光，一一光明示現成住壞空，望之如日、瞻之如雲，盡道已歸兜率，影跡不留，詎知別展風規，分身無量？秖如虛空背面，作麼生定離位之新機？」良久，云：「邈然獨立，慨然我懷，本無位次，寧用安排？」遂燒卻。

立首座、西堂，陞座。「大統綱宗中，先須識句。國清有三句：電光影裡扯得住紅旌一角，是不墮平實句；霹靂聲中捉敗白拈老賊，是不滯孤危句；銷鎔三尺霜華、坐致太平寰宇，是超越雙關句。有不依住此三句，亦無不依住知解，則能挈千聖之符、振群綱之領。」隨喝一喝，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小參。「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豎起拂子曰：「此是非相，作麼生見如來？」迺放下曰：「及盡今時看處誠，如如向上絕安排，天然一種真尊貴，豈在華臺與寶臺。」

祈晴，小參。「拄杖子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卓一卓，云：「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圓妙開敷，從真玅圓重發真玅盡得盡，浮幢王剎洋溢汪注而無際無涯，其奈明眼衲僧處處逐浪隨波，不解眾流截斷，冀其體淨用明、函蓋無遺，如麗天之杲日不可得也。山僧不惜神用，一時翻轉虛空。」隨震聲一喝，云：「不愁個個頂門上不燁燁生光。」

師誕日，弟子力端、力進、力蘊、力本設齋，請上堂。問：「迦文放眉間白毫，照東方萬八千土，此是有限量底，如何是無限量底？」師云：「非識情之所能測。」進云：「南北東西又何足道？」師云：「汝之所知無越于此。」進云：「豈終不得其際耶？」師云：「殆智眼之未開耳。」問：「元始初開即不問，山河並永事如何？」師云：「秖在目前。」進云：「因甚自相懸隔？」師云：「要且難睹。」進云：「說同道別則不得也。」師云：「固合如是。」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月明簾外轉身難。」

問：「金風初振，玉露翻涼，于此時中請師一語。」師云：「若將耳聽終難會。」進云：「恁麼則五峰聳出雲端外，雙澗波含塔影深。」師云：「眼處聞聲始得知。」進云：「果見揭開新日月，眼前別是一乾坤。」師云：「門戶潑天從爾入，上頭關捩更須通。」僧便歸位，師云：「更待何時？」問：「無俟于言而心悅者，其進東池之桃乎？其吹緱嶺之笙乎？」師云：「我有知乎哉？」進云：「若然者，則天機不張而五官悉備。」師云：「無知也。」進云：「動乾坤、該萬象底又是甚麼？」師云：「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進云：「不知其然，何以及此？」師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乃云：「過去正法明如來入無生如幻三昧，張咸池古樂于五峰之間，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彩動光流，居谷滿谷、在坑滿坑，三世諸佛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剎那際聞所聞、盡盡聞，不住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寂滅，現前國清拄杖子雖則領攬無心，而得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威音以前其始無首，婁至以後其卒無尾，汝等各具雙雙捲葉，一似清風瞥屆，視之而無跡、聽之而無聲、慮之而不知、趁之而不及，既竭

其才，則如有所立卓爾，更欲進而究其端倪、測其底蘊、極其本聞，昏昏默默不知其然，苟至於愚，可載而與俱。」良久，以手向空撲，云：「一曲兩曲，山高水深，年年此日，誰是知音？」

佛成道日，邑侯胡護法、防守張護法、儒學楊護法、徐護法、進士潘護法、鄉紳范護法，同闔邑文學居士等請上堂。僧問：「歷歷雲衢經緯，離離天闕文章。印空則寒芒玉壘，印水則霞彩珠聯。人在境中，己見轉歸自己；境在人中，如何融會目前？」師曰：「不礙攬真，無妨成立。」僧曰：「而今蓋覆伊不得也。」師曰：「秘密藏中善為汝置。」僧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僧曰：「一會靈山與昔日無異。」師曰：「汝小子識之。」乃云：「白雲不繫青山頂，剛有去來；明月長懸古澗心，幸無偏照。苟光境以俱亡，的的一真不肆驕于內，則廓爾虛涵；如寂滅以現前，森森列象不烜赫于外，則冷然獨耀。冷然獨耀，故能廓爾虛涵；廓爾虛涵，自得冷然獨耀。」隨以拂子作此〇相，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老天、釋迦如何妄認些少零星以為一切眾生之智慧德相？」便下座。

除夕，晚參。「因汝顛倒知見，方有往來，往者已到極處，來者看他轉頭。眾中見與麼說，以為實情苦屈，只知的的歷歷是本地風光，安知變變奇奇是日旋三昧？[言*曩]謨佛陀、[言*曩]謨達磨、[言*曩]謨僧伽，話到歲寒心已見，青青松柏雪中看。」

辛酉小春，大國賓庭熙王太翁法名序勝六十壽，同令嗣貢生汝琇、郡司馬汝瑜、文學汝珣等啟建大悲懺道場，四七日圓滿，設齋請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此言廣大無盡、悠久無疆之壽命也。同根則悠久，一體則廣大，且作麼生說個同根一體底道理？」隨豎起拂子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三際縱周，通達無礙。天以無住為本而普蓋，地以無住為本而普載，四時以無住為本而普行，萬物以無住為本而普生。生生無住則廣大，廣大則無盡，無盡則悠久，悠久則無疆。廣大無盡、悠久無疆之壽命，總之不出吾人之心。吾人之心，圓裹太虛，無欠無餘，彌綸萬有，無倚無偏，亙古今而不變，歷浩劫以常新。所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心地明徹。心同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心同月，空界碧潭清皎潔；心同星，象緯雲衢歷歷呈；心同風，錦繡山川披拂中；心同雨，普滋物物真堪取；心同雷，潑天生意一時回；心同雲，妙德清涼蓋覆人；心同花，無限風光度歲華；心同香，繚繞氤氳為舉揚。心之所稟，發而為用，如是光明，如是清淨，如是廣大，如是圓滿，如是無礙，如是無盡；轉而為慈悲，為柔和，為忍辱，為謙恭，為偏攝，為出生，為摧折，為安

慰，為永離，為遊歷，為照燭，為度越，為發揮，為擁護，為救療，為利濟，為不壞，為常住。菩薩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體一而用別，根同而機異，顯著于事業，昭宣乎文章，人人可得而見，誰謂菩薩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弟子序勝，從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流出種種佛事，一切殊勝，所謂道場莊嚴殊勝、香花殊勝、餚饌殊勝、因緣殊勝、果報殊勝、福慧殊勝、功德殊勝。以此殊勝，仰報親恩，無恩不報；普利群生，無生不利。紫閣丹臺，註綿長之壽算；鳳毛麟趾，起奕葉之家聲。總之，願力殊勝隨心所。」僧出，師云：「滴水冰生，未可放過。」僧一喝，師云：「崖崩石裂，正好進程。」僧禮拜，師打一棒，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也。」

僧出，師問：「如何祖師西來意？」僧云：「踏著秤鎚硬似鐵。」師云：「甚處得來者消息？」僧云：「和尚處得。」師云：「莫謗山僧好。」

師落堂，見禪眾無人處，不覺為之大哭。有僧出，師問：「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甚麼？」僧云：「路逢死蛇莫打殺。」師云：「無底籃子盛將歸時如何？」僧云：「疑殺天下人。」師休去。少選，師問：「死蛇打殺也，還活也無？」僧一喝，師云：「未見崢嶸頭角。」僧擬進，師打云：「直須向者裏化去。」僧便禮拜，師呵呵大笑。僧問：「適來哭，而今因甚卻笑？」師云：「你道哭底是？笑底是？」僧云：「不是，不是。」師云：「畢竟作麼生？」僧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師呵呵大笑。

僧出佇立，師問：「闍黎不是不將來，山僧不是不祗對。」僧展兩手，師云：「你道有如是道理，無如是道理？」僧無語，師云：「你不問我，我不答你。」

僧問：「如何諸佛出身處？」師云：「清波無透路。」僧云：「意旨如何？」師云：「再問復何來？」

師喚有斐，斐禮拜，拂袖歸位。師云：「是甚麼道理？」斐云：「不向和尚道。」師云：「為甚不道？」僧云：「知音不必頻頻舉。」師休去。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寒山灶門一片石，有力者夜半負之而去。」

問：「不觸不背是如何？」師云：「恰。」僧再問，師云：「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

問：「如何諸佛出身處？」師云：「松風埋古殿。」僧擬議，師云：「覓之不可見。」

僧出，師問：「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云：「敗也。」

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巍巍獨坐大雄峰。」
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師云：「一字兩頭垂。」僧禮拜，師云：「本之不著畫。」
僧問：「如何祖師西來意？」師云：「進一步迷其理，退一步失其事。」僧云：「謝師指示。」師云：「逢人切莫錯舉。」
師豎竹篦云：「直釣釣金鱗，曲釣釣跛鱉，山僧攔釣也，還有衝浪金鱗麼？」僧便喝，師云：「將謂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輾泥沙。」僧禮拜起，師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僧問：「喚竹篦則觸，不喚竹篦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維那云：「則截斷兩頭，光烯烯地去也。」師云：「老老大大，作這般見解。」那問師，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師問：「不是心，不是佛，是什麼？」僧云：「露。」又云：「突出難辨。」師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僧出，禮拜起，師劈頭一棒，曰：「不用低頭，思量難得。」僧曰：「不思量時如何？」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
問僧：「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什麼？」僧曰：「築著磕著。」師云：「築著磕著個什麼？」曰：「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時如何？」曰：「家裡人說家裡話。」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僧無語。師曰：「可知禮也。」
問：「如何是真佛？」師曰：「只應元亮是仙才。」「如何是真法？」師曰：「水窮山盡石門開。」「如何是真道？」師曰：「親入桃源又轉來。」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金毛獅子何處討？」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七珍八寶連塵掃。」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扶起不妨又推倒。」
又僧問：「如何是真佛？」師曰：「乘境何常不出來。」曰：「如何是真法？」師曰：「豈肯隈刀避箭。」曰：「如何是真道？」師曰：「庶幾不相孤負。」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遼空鏃發貴機先。」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箭落群空血濺天。」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萬象森羅一串穿。」
問：「如何是第一句？」曰：「本之不兆。」「如何是第二句？」曰：「傳之奚取。」「如何是第三句？」曰：「寥寥雄機，落落虛宇。」
問：「如何是第一句？」曰：「不辭向道，只恐鈍置。」「如何是第二句？」曰：「還怪得鈍置麼？」曰：「如何是第三句？」曰：

「罪過！罪過！」
問：「如何是第一句？」曰：「悔不慎當初。」「如何是第二句？」曰：「他後作麼生？」「如何是第三句？」曰：「好事不如無。」
師一日垂問：「菩提本無樹，山門前底從甚處得來？」一曰：「某甲從來疑著。」一曰：「他秖管拄地撐天。」一曰：「特出難辨。」一曰：「國清門下。」一曰：「萬古當空立，何勞更舉揚？」一曰：「露。」一曰：「總教大地承蔭去。」僧請師代，師代曰：「和尚有個瞥地，某甲即道。」又曰：「打鼓普請看。」
「就雨風、放蕩自在，趁雲霞、舒卷隨心。從今撒手縱橫去，莫問通玄奇特情。」
通玄末後偈(作偈後，端坐而化。)

翼菴禪師真如語錄卷一

小師序璋等記

己酉春中，朱郡侯葵石同闔郡縉紳、孝廉、文學、居士，暨令弟子葆、子蓉，令嗣範臣、迪臣，令孫辰始、子上等請住真如禪寺。上堂，指法座，云：「是甚所在？爭受容易，道不得齊肩句子。幸自可憐生，應須高著眼。」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推出虛空，光騰萬象，端為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恭願一人高拱，四海晏清。此一瓣香，超越事理，函蓋正偏，具有十方通貫之量，該攝一切差別之門，普同供養飲光尊者直下六十八世先祖大和尚。伏願闔郡尊官、紳衿、護法，憑將補袞調羹用，助顯馳雷掣電機。此一瓣香，廣大分曉，雲廓天布，不爭尺寸於形名之間，唯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奉為開山遠祖黃檗運禪師、中興師翁三峰藏和尚，伏願鶴洲郡伯續佛壽於靡涯，長水耆英播道聲於無盡。更冀孫枝赫奕，振今古之洪謨；正令軒騰，闢人天之深域。」丈上，拈香，云：「此一瓣香，大智必然點首，小根未免驚疑。處處無礙淨光，是甚麼爛木橛？單為供養心雄手辣，直搏取三千大千之人，不拘限量，登時超然於祖佛之上，薄祖佛而不為本師。南嶽退翁老和尚，聊以表示淵源，敢云酬恩報德。」寶林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驀地一椎，玄路杳絕。有向鳥道上展手底，出來放樣。」問：「握新符，入祖室，已見風規上古；摩九霄，撫四海，願觀樞要今時。」師云：「那轉不曾爛卻？」進云：「逸格之資，自不惜其唇吻。」師云：「幸留而今秖對。」進云：「直是罕遇。」師云：「實無一字相欺。」問：「擔佛著肩上行底，出語固無碑記；祖佛為師者，提到宗乘的旨，爭好一字不對？」師云：「事難忉怛。」進云：「面赤何如語直？」師云：「著甚來由？」進云：「豈止人天為師？」師云：「莫怪撒沙。」進云：「恐拂諸方所欲。」師豎拂子云：「這箇喚作甚麼？」僧顧第二位云：「為汝得徹困。」師云：「匪遇上根，宜慎辭哉。」問：「法布真如，紀代者三矣。同時不識祖，已自全彰。父父子子箇段話，願為拈出。」師云：「何用繁辭」？進云：「今日莫是獨彰子道麼？」師云：「廓達門戶，一覽洞然。」進云：「此事知非勉強。」師云：「故作崤函，真如罪過。」問：「從上法要如何闡揚？」師云：「真如從不曾呵口氣到你面上。」進云：「特地上來便好徒然。」師云：「又肯將捻土塞你眼裏。」乃曰：「清淨心光中流出三句，深遠莫倫、悠長無際，是不從前一地至最後地得入，實是超越一切法地、得見屋裏佛真法身，故於一切處而無所礙、一切處而無所

拘，弗取裁於匠手，照用齊彰；弗稽度於哲人，理事兼到。匪同一格，鼓激臍輪氣海、敲磕牙關，排疊勝玅，成其義句。設問：如何是第一句？有扣弗應，遺斯機候。如何是第二句？赫定厥初，萬口相慶。如何是第三句？迴環言外旨，奕葉劫前香。於三句外更請一句。直饒量取河沙，算他過去、未來、現在亦無有窮盡。」乃舉：「三峰藏師翁上堂，曰：『第一句薦得，大地江湖盡放光；第二句薦得，逢著觀音問彌勒；第三句薦得，舌拄上齶。』」師曰：「盡乾坤人口到這裏百雜碎，何消腳下孫子更用敲骨取髓、痛下針錐底手腳，穿過髑髏、拶破鼻孔？既爾忝居祖室，敢不稱述憲章？第一句薦得，等是借路經過，就中卻甚奇特；第二句薦得，但有來者，不虧欠伊，總識伊來處；第三句薦得，如何有出人底路？」喝一喝，云：「你且識取者箇。」隨拽拄杖，下座。

當晚小參。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隨聲喝曰：「臨濟來也。」「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訛言亂眾。」「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整理不得也。」隨左右顧視曰：「直下不受整理，掇轉過量境界。一元和，二佛陀，三達磨，到處輥輥地，管他甚名身句身。」喝一喝曰：「者裏一時透去，便見天地懸殊；這裏透不去，不好不說他周匝有餘。如何是第一句？周匝有餘。如何是第二句？鴛鴦繡了，不度金鍼。如何是第三句？萬古悠悠，有誰著眼？」

上堂。「有一兩句，上大人口不能言，拄杖子謹代與語。」乃拈拄杖，東向一點曰：「是諸人生長句。」西向一點曰：「是諸人安立句。」向上一點曰：「是諸人升入一切智乘句，是流出一切法奧句。通身是一句，遍身是一句，山河大地是一句，草木叢林是一句，四七二三祖是一句，天下老和尚是一句，心到手到是一句，布之文字是一句。更有一句甚麼處去？」隨卓拄杖曰：「沒底籃兒滿著裝，黃金索子鎖不住。去去！果爾不屈，則遭逢有據。」時有僧躍出曰：「某甲是句不是句？」師劈頭打下曰：「我屈著你甚麼處？」

晚參。「鐵蛇橫古路，全不照管自己底目前；彩鳳舞丹霄，秖是播弄目前底自己。目前自己不立纖毫，自己目前了無過患，開眼直看腳下，徹見宗師，血脈灼然，誰是其人？」隨拈拄杖，云：「吹毛不動，遍地刀鎗。」卓一卓，曰：「作麼生荊棘林中太平得路？」

小參。「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任你攀枝摘葉。一朝樹倒藤枯，看你無所措手足。」拈起拄杖曰：「向虛空裏釘得這橛，便可以為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其或未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

姚江孫太夫人請上堂。「生佛未具以前段事，秖在當人腳跟下，有甚些須難會底道理？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主賓玄要，左右逢源，意句事理，心手相應，何待拳倒浮幢王、躩翻香水海，然後凡聖心平等，高低路坦夷，腳腳但秖與麼去，迢迢空劫即今時。其如情存向背，意度玄微，四相宛然，諸塵立對，則目前一切差殊形色音聲，尚不能於自分境不相踰越，如何得不起滅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行諸勝行？而今要得速疾相應，與你放出面門箇無位人看。」喝一喝，曰：「果爾三頭六臂，努目一嗔，劈破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拽取占 波與新羅門額。」復喝一喝。

請職事，上堂。維那纔白椎，師喝住，曰：「不待第二椎，便性燥平生，光揚宗眼，馳驅龍象，雲起霞蒸，叱吒群靈，烏飛兔走，罔弗聲和氣順，那敢失候違時？何必森羅敲磕，才知動盪無私；萬象鏗鏘，始見對揚有準。踏著聖凡命脈，抉開祖佛心髓底，出來證驗。」隨拈拄杖，卓一卓，曰：「者裏著眼，令不虛行。」

中夏小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前是山門，後是佛殿，不須息見。鐘作鐘鳴，鼓作鼓響，何用求心。坐時但坐，行時但行。日上月下，水寒山深。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中及節應時，了無向背。」拈拄杖卓一卓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復卓一卓曰：「狼藉不少。」

小參。「今日看定諸兄弟了也。諸兄弟！千里萬里，盤山涉嶺，來到這裏，挨他赤日冷月，不無所圖。我這裏清寥寥、乾曝曝，沒星子元字腳到。諸兄弟苦苦來我這裏圖箇甚麼？諸兄弟！死不肯放過真如，真如又肯便恁放過諸兄弟，真如與諸兄弟同一處住、同一見聞、同一起倒、同一出入，明明地開提、明明地展拓，不肯欺諸兄弟、又肯昧諸兄弟，自是諸兄弟於一切時、一切處和合佛、和合祖、和合一切法句，以是之故，塞自悟門。不見古人道：不假記隻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紹卻西天段事，猶是望上心不息，直須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於此門中始有少分相應。雖然，秖如未到玄源，如何究理？」乃拈起拄杖，曰：「借者上座作箇指南。」隨卓一卓，曰：「入得門來事事奇，見聞聲色不思議，山青水綠元無事，盡是諸人力使之。」

錢學憲珥信請為高太夫人對靈陞座。驀拈拄杖曰：「放出無礙淨光。」卓一卓曰：「迸開心地靈源。滔滔灝灝，鬱鬱隆隆。河圖不能象，章亥不能步。固是錢母之本事，何藉真如為舉揚。雖然，苟非格外垂慈，爭得俯開後葉。」復拈拄杖卓一卓曰：「山河大地本無依，成化含生功用奇。識得無依真佛母，天風木葉總全提。」

知事化菜柴，小參。「也奇！莖草之上現不可稱、不可說、無數無量玉殿瓊樓，有不可稱、不可說、無數無量恒沙化身諸佛、諸大菩薩于中安住，出大音聲而唱是言：諸法從本來，還從本地入，得是三昧者能使入於掌輪，彼亦不礙、此亦不覺，可以縱、可以橫，可以離、可以合，可以貴、可以賤，可以近、可以遠，山僧坐地觀光好，不起而稱頌。」隨卓拄杖，曰：「驀地出隻手，一舉四十九，不消彈指頃，箇箇盡知有。」

普請搬柴，小參。「一舉四十九，便該盡竺乾震旦問、十方塵剎問、過現未來問、山河大地問，應知箇段義，慶喜結集不到、童壽翻譯不來，智莫能知之而識豈能識？苦苦勞他，森羅萬象、日月星辰、風雨晦明、雷霆霹靂盡令提綱，全生全不主、全用全不用，更問東堆西堆、法身長短，三轉內、三轉外，人搬柴、柴搬人，雲門道底。」

小參。「法身不解喫飯，欠一粒也不得、剩一粒也不得。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總是與麼野狐精見解，咸通年已前、咸通年後，作不得箇影響。更向枯椿非枯椿上明他，盡把格則，何由出竅？饒是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古佛與露柱相交，道將一句來。蘇嚕唎哩莎訶。」

師四十誕辰，葵石居士暨闔寺耆宿設齋，請上堂。問：「無上法王有大羅尼門，流出一切智智清淨，是大神咒耶？是大明咒耶？」師曰：「從朝至暮，念千念萬，不是念不到。」進曰：「實謂罕聞。」師曰：「得共林泉相與嚙嚼，此事也須慶幸。」進曰：「若然，則謹當奉行。」師曰：「可一掌置而熟視。」進曰：「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師曰：「展事投機今日驗。」乃曰：「若欲全舉，除非直與。」隨震聲喝一喝，曰：「遍乾坤、動天地底，是什麼驢漢？與麼承領得下，不假莊嚴，天然尊貴。超超然於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過去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現在如是如是。如是之法，妙絕言詮，明明了了，無悶不宣。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密而無內。但得一切無心，自能在處周匝。」復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是者，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小參。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如何般若用？』門曰：『兔子懷胎。』雪竇曰：『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邦。若善參詳，便請丹霄獨步。』靈巖儲和尚曰：『言前定奪，鐵壁無門；格外稱提，劍鋒有路。』不是破盡和合識相、滅盡相續心相，不能凌憑北斗、截斷眾流，蹴踏東山、隨波逐浪，而況頭頭事存函蓋、著著理應箭鋒？珠鎖九曲，智門不費神功；玉解連環，雪竇大傷心力。秖如著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安燈籠上，是般若體？是般若用？」良久，曰：「不得于親，不可

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其明覺之謂歟？」師拈竹篦畫一畫，曰：「般若體用一時畫破了也，茫茫匝地普天，甚處討他光境？饒你如今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無閡、亦無不依住知解，要見智門、雪竇，豈止如隔須彌？若是我靈巖老師……」隨喝一喝，曰：「待你這箇舌頭得到口裏，或者摸著邊皮也不定。」
小參。拈起拄杖，曰：「生掘路土，造佛何嘗？內意先立，文彩繞後。秖是臨時捏合，應手從心，奇奇離離、高高低低，無不是他成就慧身底時節。如待古殿重開、華赫莊整，才始想見威靈不同冥杳。」隨放下，卓一卓，曰：「將知你秖是漆桶。」
法華經期，為辰始居士保福求名，上堂。喝一喝，曰：「雅思淵才文中王，乘是寶乘，直至道場，將次說法，饒益無盡，正是昇騰之時、正是顯發之時、正是得自在之時、正是施無畏之時，金聲玉振，匝地風光，虎驟龍驤，平添意氣，不獨鵬程搏萬里，更看良驥快先聲，所謂名花萬種，唯采優曇，大寶千般，先求如意，自然到處稱尊，隨方受用，此正屬外轉事。且內轉一句畢竟作麼生道？門庭盡是兒孫事，祖父閒閒不自知。」
雲間弟子香忍六十誕辰，請上堂。喝一喝曰：「達得一切名身句身，說事固不妨，說理亦不礙。目前歷歷孤明，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處處不滯，通貫十方，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所謂的的本生面目，原具萬德千輪，不用黃金裹貼，自能吞日月光。看他元和、佛陀、達磨是甚麼乾矢橛。箇段意旨，真如從威音王已前第一會說法時，秘之金櫃，曾未顯露。今日有椿緊要人事，不辭盡情揭示當陽。」隨聲喝一喝曰：「豈不靈音落落，殊應章章。」又喝一喝曰：「縱橫無不是，何用更商量。」
侍者湘曉為圓修順二七請小參。舉：「雲門示眾曰：『天堂地獄，鑊湯鑪炭，蓋卻你頭，三世諸佛在你腳跟下，三十年後鼻孔撩天。』」師曰：「埋沒人家男女，說甚三十年後？若輕易放他三世諸佛出頭，則不能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刀山劍樹上遊戲神通，以慈心三昧安住忍地。尋常得此便固不在言，還知鼻孔在我手裏麼？」隨以拂子擊禪床，曰：「快生脫取去。」
鶴洲太守葵石居士營壽域，上堂。「金剛般若波羅蜜，受命仁人群善集，守正持源古道存，心事光明曜千佛。祖燈繼燭法路開，者也之乎展巴鼻，攝受方來不等閑，情深一往何洋溢？惟篤所信而貴珍，百世之上成特立，百世之下符契同，所以單言壽金石。金石浩劫永不磨，幽隱何能掩其蹟？精瑩直射古皇前，從茲及盡未來際，炳炳琅琅不可誣，紫芝朱草結靈氣。以之為己則心安，以之為人則用備，以之昭垂則無窮，以之立向則永利。」隨拈拂子畫〇相，復書封字曰：「以此正眼密弘之，垂休光照千百祀。」

文節法師三週忌設供，上堂。豎起拂子，曰：「知向裏許承當，不見有承當者。莫坐住一色麼？不是蕩盡來時，風高月冷，他亦不居底，爭得透過十方？以空劫轉自己，受想悉寂滅；以自己轉空劫，心量亦無有。到者裏，便能撒手毘盧頂上，轉身威音那邊。不住無相，剎剎分身；不住有相，塵塵絕跡。秖者是淨光無礙之真過，外是無縱橫展拓之本事。無二無分，蘇嚕嗏唎；無斷無別，嗏唎蘇嚕。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無不從之流出，一切智智清淨。今日即將此箇法門莊嚴文師報土，究竟空無所得，惟願一肩領荷。既是空無所得，且道又領荷箇甚麼？」隨以拂子向上點，曰：「頂門一道光明透，始信山僧見不差。」

赤肩沈邑宰請為尊翁襲予奉政大夫對靈小參。攬衣就座，隨旋視左右一匝，曰：「今此諸大眾如本未曾有，還知古往過去劫中正法明如來所說神咒名曰總持一字真言，明明密密，密密明明，卷舒無際，隱顯同源麼？真如於彼如來會中親聞是咒，秘之金櫃，曾未顯示，今日特為襲翁大夫分明朗誦一遍。」隨以拂向空劃，曰：「還聞麼？切恐襲翁視之不靜，其聽未遠，不妨更舉一遍。」復以拂子向空劃，曰：「還聞麼？若也聞得，便是徑直往西方底隨身公驗，是以我此法門若非證入，難曉宗猷。赤肩邑宰以尊翁所得所證將欲饒益無盡，特請真如重為闡揚，前來既以再三，而今不可更有所說，勉意勿獲而已，秖得奉為解釋，務使盡大地一切眾生知得箇道總持一字真言，彼彼不雜，重重無礙，如寶絲網交光相羅，能以一字攝百千萬億，以百千萬億該通一字。若論總，綱舉目張原不動。若論持，此事何曾待所思。若論一，橫亙十方無等匹。若論字，河洛交呈不相似。若論真，聖聖相傳古到今。若論言，聲輪無礙透三千。若論明，無不從之稟曜靈。若論密，佛眼從教覷不及。若論卷，國土山河隨我轉。若論舒，時中體用自如如。若論無，虛空背看未生圖。若論際，是中境界難思議。若論隱，六門廓達常虛靜。若論顯，麗天日映琉璃眼。若論同，如布陽春大地中。若論源，願普悲長塞大千。所以道：是他能與一切法安名，一切法與他安名不得。其受持之者，持到無所得時，并這無所得亦不可得。忽然信口念著，則無始塵垢一時銷落，金剛體上發大智光，方知蘇嚕嗏唎嗏唎蘇嚕，盡從當人大悲心中流出。說到這裏，眾中有箇曉事禪客出來，扼腕向前曰『從上諸說本，但以假言說。是際無所有，不得名字相。和尚與麼刻劃，得不乖於佛意乎？』山僧隨以拂子劈口撼曰：『這話墮阿師。』」便下座。

報薦，請小參。以拂子擊案一下，曰：「如是我聞，十方國土，廓周沙界。此三句中，一句如天普蓋、一句如地普擎、一句如日普照。第一句中涌出八千寶樹，瓊枝玉葉芳馥分布，一一樹下設黃金

座，眾寶為足，飾無量，高四丈九尺。大眾！你道坐此座當說什麼法？他道向下文長，且看第二句作麼生？第二句便是經題上底字，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不可教我更下註腳也。與麼，則秖有第三句在。若說第三句，沈母陳夫人有靈，便應作禮而去。雖然三段不同，且畢竟如何是收歸上科一句？」隨擲下拂子，曰：「釐奴光放三千丈，白牯欣欣笑不休。」

啟建法華長期，葵石居士設齋，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如上之所說，巍巍乎眼見，蕩蕩乎耳聞，以知過去法，知現在亦然，不分別未來，無有三種相，何有於所知？以無所知故，赴群機而不竭，燭萬象以無私。」復卓一卓，曰：「六萬餘言七軸章，盡情卷疊在當場，其有不蒙斯利者，真如誓不成正覺。」復連卓兩卓，曰：「佛佛相宣稱善吉，敷陳妙旨絕囊藏。」

小參。「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拈起拄杖曰：「者箇是根，何處得一一法？」隨卓兩卓曰：「者箇是一一法，那裏得根來？」乃放下。問僧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復示頌曰：「親言消一句，妙語不須多。趙州東壁上，歷落挂葫蘆。」

小參。「雨歇農方作，天空蟬盡鳴，始見望朝又已念日，真如堂中坐臥固亦不惡，或若當此一問，將如之何？直下信得臨濟、德山不足標榜，弗作奇特商量，一任寒暑裏經冬過夏。」

祈晴，小參。「大用現前，不存規則，拄杖子智通無礙，東海鯉魚打一棒，鴛鴦湖裏浪滔天。正恁麼時，長耳古佛遙從金地放一道寶光，照耀諸人頂門，復於光中唱言：『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大眾！因甚說到者裏？不見道：一二三四五，大地無寸土，復其見天心，日輪正當午。」

上堂。拈起拄杖曰：「千仞壁立所在，而者上座一踏到頂，不見高峻難上者。」卓一卓曰：「蓋為他迥絕扳攬，了無依倚。」又卓一卓曰：「都道便恁住了，卻也進進無已，涅槃門，解脫門，般若門，八萬四千深法門，處處排身直入，頭頭領攬其全，而於我此法門望之尚遠。其如智勇不磨，視超前烈，真如與汝放通線道。」復卓一卓曰：「一擊響玲瓏，轟喧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

小參。「今朝日麗風和，藹然佳氣，山僧與拄杖子結伴遊於無量甚深行處，明明無際、了了無邊，瞥爾打箇眼花，見長水坡前、彩雲堆上涌出七寶蓮花，白銀為莖、黃金為葉，甄叔迦寶以為其臺，真珠羅網次第莊嚴。有化如來坐寶華中，從其面門放五色光，即於光中現五趣身，一一趣身有萬八千種形類、一一形類現百千種身、一

一身中復有無量恒河沙等身、於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復現四天下大地微塵等身、於一微塵身中現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身、於一塵身中復現於十方、一一方面各百千億諸佛世界微塵等數身乃至虛空法界不思議眾生等身，一一身光喻如大龍蟠蘭椿輪、蒨練粲爛。山僧睹斯光相如是淨妙、如是殊勝，心生戀慕，目不暫捨。爾時，如來即攝光明繞身七匝，還從頂入。」驀拈拄杖，問曰：「是你正當與麼時，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擲下，曰：「參同不二心，歸堂喫茶去。」

小參。驀指堂前露柱，曰：「者漢於荊棘林中出身可易，月明簾外脫體應難，泯然聞見不到，秖緣定等虛空，兀爾緣慮俱忘，自是心同槁木。實頭句子，刀斧斫難開；真佛法身，黃金裹不就。迥出六塵之境，堂堂無蓋覆；直造一相之門，了了沒遮欄。目前無纖毫過患，一任挨拶將來，自己不見有一色，轉難放他過去，當體擊碎般若解脫，便能到處成立道場，猶未稱全提時節。好笑雲門大師道：『你作麼生不說禪？致使埋沒人家男女，箇箇擔枷過狀。』雖然，渠能與古佛相交，且畢竟是第幾機？明明理極忘情謂，箇裏如何喻得齊？」

小參。「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爾使不著，硬剝剝鍼不箚，露裸裸風不入，是這般底有什用處？秖合向人家簷下，今日明日、前秋後秋，樁樁地立到驢年。咄！山僧與汝著方便，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爾當成佛在威音王已前。」

小參。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德山原和尚曰：『若見諸相非相，劈脊打下。』良久，曰：『何故？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師曰：「前頭卻實，後底打不著。若見諸相非相……」驀卓拄杖，曰：「山河大地有什麼過？」

晚參。舉：「雪竇顯和尚示眾曰：『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倒退八百里，何以臨危不悚人？』」師曰：「真如不像雪竇，憑空捏合，欺誑平人。大施門開無壅塞，東邊來底與他三斤麻，西邊來底與他一疋布，忽有箇打中間來底，又與他箇甚麼？便拈棒劈頭打，云：『我欠少你箇甚麼？』何故？但不孤於己，自不負於人。」

小參。「超毘盧之談，越釋迦之句。」喝一喝曰，「迥然不在者裏，直是十萬八千。果爾大用現前，那復更存軌則。」又喝一喝曰：「看看，千歲寶掌變作燈籠，走入露柱裏去，口口道：『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直饒與麼，猶在半途，未是透脫一路。」復喝一喝。

中秋，小參。「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未曾有一人用著。真如於無數量中略露目前些子。」隨拈竹篦，曰：「看，看！彩雲堆上彩雲飛，長水坡前長水遶。有眼目兄弟，熟不知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天上、人間流光不斷，箇段意旨了了明明，誰家疊得在摺袋裏？直下真際平提、神通各露，不妨與你箇助顯法門。」遂起身，曰：「歸堂喫茶。」

小參。「空手把鋤頭，揭諦揭諦；步行騎水牛，波羅揭諦；人從橋上過，波羅僧揭諦；橋流水不流，菩提薩婆訶。」驀起身炷香曰：「其不與現前諸兄弟同證是三昧者有如此。善鄴謹白。」

洪州法昌石葉和尚訃至，上堂。「天下莫不嚮風，朗然知所宗式，足徵我石兄和尚令不虛行也。夫宗師血脈，或聖或凡，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俱入此宗。」喝一喝，曰：「九天之雲下垂。」復喝一喝，曰：「四海之水皆立，儼然勝概不尋常，令人千古空相憶。」

投遠語上座三七，越明日，設供，上堂。「真如可煞健忘，不省三七廿一。剛才洗腳上床，無端記起時日。一夜轉側躊躇，尋段話作頭供養，直是覓起處不得。忽聞風撼塔鈴，則知盡大地是一轉語。隨拍繩床角，曰：『這裏拶去，東家作驢。』復右拍，曰：『那邊轉得，西家作馬。』七出八沒，風流儒雅。」驀喝一喝，曰：「調高何患知音寡？」

小參。舉：「三峰藏和尚摭周不取一物，微笑而已。靈巖儲曰：『自為即得。』又曰：『他後將何為人？』堯封潛曰：『何不與拄杖子？』隨聲便喝。」師曰：「三代禮樂止于是哉！取此為祖門令嗣，豈不賺殺人？」

臘八日，小參。「雪竇明覺和尚曰：『見一則瞎卻眼，知一則翳卻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卻則三頭六臂。迦文老子秖為這點星光落向父母所生清淨寶目中，一生坐定在者裏，道是一切法不遷，攬真成立，色相宛然，不知帶累殺天下莽蕩禪和，不解照管自己，一味播弄目前。』」隨拈拄杖卓一卓，曰：「真如事不獲已，向灸瘡瘢上更著一爝。汝等諸仁作麼生與箇老子雪屈？」良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因雪，上堂。「世界一真，依何成立？大觀平等，作麼建明？遍乾坤沒罅子空缺，體明無盡；盡大地作一句商量，神用自通。更說甚十方虛空一時粉碎，森羅萬象杳絕蹤由？爭禁得無位真人寒毛卓豎，空中大象意氣平添？又何必玉階鎖斷始契劫前，銀碗盛來方明一色？到者裏，十方佛是眼中花，十方花是眼中佛，畢竟是甚麼人境界？」驀擲拂子，曰：「面目現在。」

小參。「晝見日，夜見星，三家村裏納稅漢，請過一邊。南作北，東作西，蝎尾蛇頭一試之底，與他饅頭蒸餅喫。」隨出拳，云：「也不屈著你。」

除夕，小參。左右顧視，曰：「也須自著忖量。漿水錢固是討頭腦不著，粥飯錢將甚麼抵償？可憐生椿椿地坐看北斗、立覷黃河，有三言兩語難為出口，無情面漢子可是放得你過？」驀卓拄杖，曰：「果爾一下下交到所在，登時端由確乎不拔，便是得大無畏之時、得大自在之時，動揚古路，何用商量？或若未然……」又卓一卓，曰：「你但領下，明朝看消息。」

(嘉興秀水信童朱上麟頂資，刻此真
如語錄首卷，所祈功名達，重光
祖父門庭；麟躍繁昌，永佑
皇家柱石。)

翼菴禪師真如語錄卷二

小師序璋等記

元旦，上堂。「於一切諸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昨朝舊歲，今日新年，威儀相酢，人事周圓。同堂俎豆，陳列燦然，發揚章表，無閟不宣。更待伐鼓敲鐘，說無論有，山僧實是未曾問人借得口。」

葵石郡侯暨諸紳衿、長者、居士舉放生社，設齋，上堂。問：「何事盡天下人躍然而起？」師曰：「今日一會不是小緣。」進曰：「若然者，則千花繡錦憑仗春風，萬類飛潛全承渠力也。」師曰：「且道承渠箇甚麼力？」進云：「引領雲天，無任懷想。」師云：「作不世出之佛事，須還沒量大人。」進曰：「珍護順時，法門永賴。」師曰：「誠如所言，吾計得之矣。」乃曰：「此廣大平等慈濟之心，即諸佛列祖之心，在天而天不能籠蓋、在地而地不能阻礙，雲霞千變、江河長流，從上相傳謂之心地藏、謂之清涼幢、亦云善淨、亦云寶印、亦云不退輪、亦云法界總持，建功建德、布陰布陽，秖在當人善得本有無涯之量、不礙之常，彌綸沙界而無物不周、化被群機而跡無偏寄。中庸不云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非明德至善之人，其何能崇隆荷擔。近來叢林，例皆浮摹軌跡，擘劃聲文，以致吾道轉入杳渺。據實而論，苟非沒量大人，難與激揚提唱。」隨以拂子指生物曰：「且道是有生耶？是無生耶？若道有生，是著有相；若道無生，是著無相。有無生滅斷常，作其取舍，希望得佛、得菩提、得涅槃，抑亦未矣。從來真如實際，迥絕名模，那有如是道理。欲明西來遠旨，看取目前萬化。」喝一喝曰：「一處起，千處百處雲興；一處沒，千處百處不識。雲興則天上人間，翱翔自在；不識則三江七澤，游泳無方。所以云：『無量劫來原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知得是箇甚麼，不知又是箇甚麼。然必走上箇路，始見地闊天空。曩謨佛陀，曩謨達磨，曩謨僧伽，曩謨觀自在菩薩。具大悲心者，那裏不是你出身之處。昇騰之時，尚涉遲疑，迴旋涸轍。」復喝一喝曰：「路透清波平徹底，生機鱍鱍看隨流。」

小參。「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生鐵。」

上堂。「八萬四千非鳳毛，多虛不如少實；三十三人入虎穴，說到何如行到？」喝一喝，曰：「真如今日為眾竭力，不顧危亡，赤身直入去也。還有見義勇為者麼？」又喝一喝，曰：「者箇所在，豈

同兒戲？開得這張口，自能霧起雲騰；用得者副手，何難風行草偃？虛空中勒馬，七縱八橫；電影裏操旗，東涌西沒。縱擒在我，殺活臨時。非但踞虎頭，亦能收虎尾。復連喝兩喝：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

二月八日，燒香。「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底者箇時節，少不得爇一炷香。殊不知此香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拈起一瓣，曰：「昔日迦葉親聞此旨，眼是淨光無礙正法眼，心是光明清淨涅槃心。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直下第五葉臨濟慧照大師，於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中，建立真佛、真法、真道三句，而不依住此三句，亦無不依住知解，始終同此香光，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無別無斷即且置，香光在什麼處？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是甚蛇毒、蝎毒、蠱毒、生金銀毒？管教天下老和尚覷著則眼瞎，嗅著則腦裂。若拈不出，而我試放一道。」遂插向爐中，乃喝，曰：「於此光不透脫，目前有物為礙，一切事、一切理如何得翫弄神變、展拓開提？而今眾中還有一句透過三句，一切照用，任聽縱橫，咳唾掉臂，轉動施為，盡是佛慧，盡是法光，盡為道用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莫怪欺汝諸人、謾汝諸人。不見我靈邕本師退翁老和尚，昔於軫翼分野南嶽福嚴般若臺最輪前，盡情說此香光，如杲日麗天，僻壤遐陬無不蒙照。今腳下兒真如善鄶於東震旦國秀州管內，二月八日高天厚地之中，又顯示箇什麼？」隨大喝兩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虞在欽、薛楚玉兩護法放生設齋，上堂。問：「何法得解脫一切？」師曰：「我不畫地以限。」進曰：「是則大智絕羅籠也。」師曰：「無人孟浪過你。」進曰：「其然豈然。」師曰：「或者磕著未定。」進曰：「還得全體超越也無？」師曰：「豈徒見山高而水清。」問：「無底籃盛將來底，如何得箇不違物性？」師曰：「其至是者，心孰不動。」進曰：「審爾則同業異報。」師曰：「子將微芒感應之機乎？」進曰：「也顯南嶽門下。」師曰：「有恁麼一件事。」乃曰：「江河無心礙，你頭頭自在涵泳於父母未生以前。你無心礙，江河著著截斷眾流於奔騰浩渺之鄉。所謂自己法性海中，去來絕跡，逆順同源。苟忘情於逆順，自無滯於去來，諸相不生，逆順何咎？此則於心無心，於跡絕跡，又何有於去來逆順之分？是以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到者裏，江河與你將來合作得箇甚麼？」喝一喝曰：「參同不二心，普教成佛去。」

出隊回，上堂。「東山演和尚曰：『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真如不唧溜，撞著惡辣手。把住要說

禪，無計脫身走。秖得隨氈[毯-炎+叟]，打開布袋口。」隨喝一喝，曰：「慎勿實諸所無，但願空諸所有。」

早參。「瞳神築氣毬，夢裏打三更，未央雞亂叫，茫茫踏白行，塔影黑入水，玎璫殿角鈴，聞中既透脫，見處定精明，我亦從中入，非惟觀世音。」喝一喝，曰：「背後底是甚麼人？」

小參。「夜來好一寤睡，霜鐘打作兩橛。還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底麼？」良久，曰：「歸堂喫茶。」

晚參。「自古先德皆有出人之路，真如不甘心，坐他第二把椅子。」驀豎竹篦，曰：「然亦莫越於此。有馳驟天衢底神足，請從者裏放步。」一眾卻立，師曰：「莫謂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晚參。問僧：「一句當天，八萬生死門永絕。如何是當天一句？」一曰：「要頭斫取去。」一曰：「痛領一問。」一曰：「欲舉恐驚眾。」一曰：「有耳咸知。」一曰：「口似鼻孔。」末上一僧曰：「佛殿挂在燈籠上。」師曰：「甚處見得？」僧擬進，師劈頭打，曰：「依舊縮入露柱裏去也。」僧卻問：「如何是當天一句？」師隨聲便喝，曰：「打脫明月前。」又曰：「左斷了也。」

元臣居士病中感夢飯僧，小參。「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為樂，是為真樂。雲門大師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可不是法喜禪悅之樂。然事不孤起，雲門當初肯無端說夢，真如今日肯無端說夢。」驀喝一喝曰：「劃時打開兩片，勢不能自已。天中來底菩薩，人中來底菩薩，羊中來底菩薩，一杓兩杓劈面擲，三杓四杓如何當。座中脫有箇不懼法塵底，直下善得吾心，自能顯諸神用。天地此一夢也，萬物此一夢也，咳唾遍驗宗風此一夢也，彈指永提法命此一夢也。」又喝一喝曰：「起沉痾，消宿障，何嘗不是此夢。」良久曰：「此夢此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八橫七縱。」復喝一喝曰：「我此一眾如何受用？」

曹侍御秋岳放生設齋，上堂。僧纔出，師曰：「作麼生體盡萬類之情？」僧曰：「天施地攝，其益無方。」師曰：「不可漠然無所報效。」僧曰：「豈盡蠢蠢之流？」師喝之，僧亦喝，師曰：「因此知是非常，或者有爾語話分。」又僧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此固是去底，如何是住底？」師曰：「曩謨三漫哆沒陀喃。」進曰：「秖者便是保任麼？」師曰：「無人知此意。」僧一喝，師曰：「你擬問五千天子那？」僧以目顧兩行，曰：「一眾記取。」師曰：「好道去時亦似來時。」乃舉：「東山演祖上堂曰：『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作黃金，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東山不入者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師曰：「物之有待於我，謂我至德神化廣洽潛通而未有能測者也。演祖具如是深悲、如

是摯願、如是神力、如是奇變、如是成就、如是度脫、如是利樂、如是饒益，行深般若之觀自在無過於斯，但不應於空際中立分限，其欲使盡天下深造夫大同無我之域，不綦難哉？爭似真如今日將使卵胎濕化、一切含生……」鶩喝一喝，曰：「盡向者裏橫裂，直用騰天潛泉，淵淵浩浩，各遂其情，而真如初不曾出者保社、亦不曾入者保社，豈不一道平懷、浩然大均？」復喝一喝，曰：「將謂別有長處。」

小參。問：「還有不識祖師底人麼？」師鶩豎竹篦曰：「尋常得此便。」僧曰：「也是仁義道中。」師曰：「劃斷即不可。」僧曰：「何患知之者寡？」師曰：「三十年後。」乃曰：「通明底人，什麼物與麼來？與他五箇餬餅三箇餽，咬著也由他，咬不著也由他。忽若問他：『缽盂匙箸與露柱相去多少？』他道：『尋常得此便，不消與麼分開。』被山僧一時劃斷。仁義道中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良久，云：「西天令嚴，此土還較。」

小參。舉：「睦州上堂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信受奉行。』問僧曰：『我適來念甚麼？』僧曰：『和尚念經。』州曰：『此老古錐，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曰：「咄！這喫飯老得與麼滾滾，沒碑記念，到驢年也念不著正句。真如有道補缺真言一時布施大眾。」鶩豎竹篦曰：「諦聽，諦聽！」

上堂。「打鼓打鐘上來，肯教兄弟負屈。」拈起拄杖曰：「不獲已，共兄弟葛藤，然終不敢撒尿著兄弟頭上。有底見與麼說，扼腕向前，劈面一嘘。茫茫宇宙，幾箇男兒？仔細揀點，有甚氣息。或若不甘，休更作箇伎倆，難怪唐突。直向道，鋒鋩迅速，總是癡頑。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希罕甚，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會與不會，都盧是錯。」鶩拽拄杖，下座。

晚參。「的的祖師命脈，秖在當人舌尖頭上，不是挨拶得來，豈同石裏迸出？」喝一喝，曰：「血滴滴地和心髓傾盡也。自己固無慚色，傍觀寧免驚疑？有不重己靈、蔑視諸聖底，總不屑把眼相看，好算他不是一員放常沒意智了事漢，脫更依違顧瞻。」復喝一喝，曰：「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過。」

小參。「真如不敢欺罔賢聖，埋沒兄弟。」僧出曰：「如何是真佛？」曰：「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如何是真法？」曰：「兩箇蒸餅，一斗好麵。」「如何是真道？」曰：「你不問我，我自著便。」又問：「如何是第一句？」「更無上上。」「第二句是何模樣？」「若是第三句，真如實誠，不敢欺罔賢聖，埋沒兄弟。」隨從容輪指曰：「拶到者裏把不住，收來放去閑指注。一百五十我自領，七十二棒肯君恕。」

張侍郎蘧林、王方伯邁人、項邑宰崦雪、錢別駕留史放生設齋，上堂。僧問：「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將宣無上神咒而呵護之，還得超然獨脫也無？」師曰：「汝豈不知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脫門耶？」僧曰：「有與麼事那？」師曰：「何更疑謬？」僧曰：「是則杭翼婺印，霞起雲蒸，與昔日無異。」師曰：「誠非懷握之所玩。」僧曰：「昭然歷然，無過於是。」師長吁曰：「五濁波濤海，何人識此心？」僧問：「如何是大地眾生住處？」師曰：「蕩盡無量劫來隔岫之雲。」僧曰：「於真如分中還有些子相違處麼？」師曰：「更須豁開未生以前當空之日。」僧曰：「則無相光中常得顯現也。」師曰：「當為空王如來作禮。」乃曰：「觀世音菩薩以悲願力，於一切眾生中現一切身而說法曰：『汝等沉溺以來，今日昧昧，明日蒙蒙，妄緣前塵，分別影事，從劫至劫，解脫無期。今幸值遇其時，好不與你方便。』」隨喝一喝曰：「於剎那際得是無上頂王三昧，廓然蕩豁，洞徹十虛，光明寂照，充塞河沙。出沒三界，如日處空；流轉六趣，如雲投壑。於來於去絕蹤由，在天在人善時節。」復喝一喝曰：「各宜展布，以報恩德。」

小參。「極明白底事，你等因什反不明白？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得之於心，不由外紛；失之於旨，前塵來使。者箇是極明白底，你等因什反不明白？」喝一喝，曰：「參！」

小參。舉：「鼓山示眾，僧出曰：『某甲咨和尚。』山曰：『吔。』僧曰：『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山曰：『珍重。』」拈曰：「一句超然。」又曰：「出古今之獨斷。」

早參。「東方發紅照，跨下床來大開眼了，色色是兄弟自家屋裏事，不解把得便用，秖管來替真如討，真如甚生不耐煩。」驀喝一喝，曰：「莫怪粗糙。」

小參。「禪子所重者，我知其必不是缽飯盂水、隻字片言，則禪子所重者何？禪子所重者，曰戒、曰定、曰慧、曰因果、曰品行、曰節義、曰廉恥，庶幾近之矣。然則，禪子真正所重何？禪子真正所重者，真佛、真法、真道、真正宗師、真正綱要，是名真正學道人。敢問兄弟：何為真佛？何為真法？何為真道？阿那箇是真正宗師？喚什麼作真正綱要？具何眼目是真正學道人？記得我南嶽老和尚，僧問：『如何是真佛？』曰：『相見何曾不注腳？』『如何是真法？』曰：『豈是閒開兩片皮？』『如何是真道？』曰：『勸君不用栽荊棘。』前三轉已為兄弟一口喝定也，而今有問：『阿那箇是真正宗師？』向他道：『從你腳下過，卻歸擲缽去也。』再問：『喚什作真正綱要？』『莫聽他老禿奴顛言倒語。』至於真正學道

人，不道無，只是少。」時有僧躍出，曰：「聱。」便劈頭打下，曰：「不見道：才有所重，便成窠臼？」良久，曰：「來，來。我適纔道：『才有所重，便成窠臼。』不是真如膽小替兄弟擔憂，自是兄弟陷下麤心，不明那竅。且如何是那竅？」隨咳嗽一聲，曰：「料掉，料掉。」

小參。「一向傍地為諸人著力，今日勞倦之甚，口嬾得開、手嬾得動，正擬放身睡去，不曉事禪客揭簾直入，『咨上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道：『去！去！我今日勞倦甚，你總不將為事，便恁放過，又豈干真如事？』」

小參。「離卻上來說處別行得一轉，是名過量人，直入尊貴路，非僅僅從般若門、解脫門、涅槃門而來，故能到處把扼要領，恢廓無涯。」喝一喝。

小參。「離卻上來說處，你便近前三步，叉手當胸，將謂是也，我不是你；將謂不是，我卻是你。秖者是不是處，別尋諦實路，三十年後猛然踏著，豈止十萬迢迢？」

小參。「離卻上來說處，齒牙縫邊落出一段兩段，不立孤危，天然峭絕，指擬他不得，刻畫他不得，逼仄他不得，是他別無伎倆，只是省徑省心。」喝一喝。

師誕日，眾請小參。「白日青天下，難為蓋覆伊，三尺一丈六，巍巍何巍巍？是豈以報化之緣所可添飾？法身邊量得而分疏，據實商量，父母所生之眼徹見盡大地是箇自己，不謬纖毫，渾焉周匝。若也坐著白雲，爭倒懸殊廓爾？」大喝一喝，曰：「奮然提起，燄燄莫邪，太平寰宇，更斬癡頑。佛不干理，道不涉事，意句全銷，人境俱奪，上下、前後、左右那一處奈何得？所以山僧有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時十字街頭合水和泥，向合水和泥處卻也千仞壁立，向千仞壁立處卻也合水和泥。到者裏，遇明則暗、遇賤則貴即不問，秖如著高一著、步闊一步，畢竟是甚麼人？」隨擲下拂子，曰：「且待須臾，自當證知。」

知事化柴回，小參。「真如院裏第一句，直是沒些子罅縫，莫說在今踞曲彔水，天下知識目瞪口呿，便是馬祖、百丈、臨濟、德山，到者裏管取結舌有分，秖為道不斷語言路、不絕心智故。」驀拈拄杖，曰：「者漢雖是生來條直，卻也十分莽鹵，不著思量，無容擬議。」隨卓一卓，曰：「一時滿口道盡，直得開眼也是、合眼也是、橫拈也是、豎拈也，但可惜你諸仁一向麤心築著、磕著，處處打作兩橛，又爭怪得？」

小參。「凡有言說，盡屬葛籐蕩盡，目前依舊熱發。」喝一喝，曰：「但秖不避來鋒，直下提綱有路。」

同參至，上堂。「徵滹沱曆數，起法運艱危，非向那邊承當得，卻來者裏橫三豎四、坐一去七，其何能金玉其聲、雷霆其作？上下二千年，通貫七十代。」隨卓拄杖，喝一喝，曰：「秖此全機耀古今，不須格外論奇特。」

小參。「佛法大意，地久天長。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天下衲僧漫脫空，釋迦老子失卻口。」

小參。問僧：「他未彰名，余不能取。如何是空劫底自己？」僧曰：「須彌頂上擊金鐘。」師曰：「揭卻腦蓋。」又問：「風高月冷，蕩盡來時。如何是空劫底目前？」僧曰：「綠水光中古木清。」師曰：「錯認定盤星。」又問：「十字縱橫，一真不立。如何是目前底自己？」僧曰：「海門山，長安道。」師曰：「誰是能舉？」又問：「倒翻森象，罔辨蹤由。如何是自己底目前？」僧：「茫茫煙水連芳草。」師曰：「照顧腳下。」僧卻問：「如何是空劫底自己？」師曰：「渾焉周匝。」「如何是空劫底目前？」師曰：「廓爾懸殊。」「如何是目前底自己？」師曰：「庭前柏樹子噩。」「如何是自己底目前？」師曰：「兩重公案。」

小參。舉：「惕予方問曰：『山河大地，一擊百雜碎。舌覆三千底，甚處插腳？』」師曰：「直得寒毛卓豎。」彬遠曰：「真如門下。」師曰：「更待何時。」問：「颺一微塵，普攝十方界。眼似針鋒者，如何履踐？」師曰：「今日明日。」彬遠曰：「風寒雨又寒。」師曰：「仔細好生看。」問：「是非不立，凡聖絕蹤。十字縱橫底，何處蹲坐？」師曰：「無論晉魏。」彬遠曰：「相隨來也。」師曰：「更不再勘。」問：「歌躍青山雲水即闍黎，不處人天者合居何國？」師曰：「以自展而無窒。」彬遠曰：「高高下下。」師曰：「實式臨之。」問：「建無生法，因甚拄杖頭瞎卻衲僧眼。」師曰：「不可將為小小。」彬遠曰：「此話已行遍天下。」師曰：「遂以為常。」問：「震塗毒鼓，因甚者隊漢主今命根不斷？」師曰：「不意問到者裏。」彬遠曰：「退後退後。」師曰：「付與驢年。」問：「越過佛祖底，到者裏為甚不著便？」師曰：「官不容針。」彬遠曰：「某甲秖管看。」師曰：「留與後人貶剝。」問：「己者便請一轉。」師曰：「莫教屈著。」彬遠曰：「勾下屬何人？」師曰：「三千里，三千里。」

小參。「日來天氣寒冽，滴水便是滴凍，法報化身不可秖收攝在一處，不因一事，不長一智。」隨拈起拂子，曰：「穿卻你鼻孔，卻向腳跟下走出，東西南北，土曠人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復以拂子劃一劃，曰：「十方世界百雜碎，何處更有釋迦老子？阿呵呵！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小參。「喫了飯，沒些子意智。口懸東壁，眼挂西山。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一華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北鬱單越打鼓，南贍部州上堂。」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靈山一會，與今日何異？」

祈雨，小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飛底飛上三十三天，走底走入金剛輪，水際穿過大雲輪，寶樓閣中觸發輪蓋，龍王恣意展無邊之用，統彼持大雲雨疾行之者、乘雲行者、著雲衣者、生雲中者、能作雲者、雲雷響者、住雲中者、雲天冠者、雲莊嚴者、乘大雲者、雲中隱者、雲中藏者、披雲髮者、耀雲光者、雲圍遶者、處大雲者、雲瓔珞者，向閻浮提界卷電奔雷、擊山蕩壑，直得陸地波濤從空涌沸。山僧見伊作如是大神變事，甚生歡喜踊躍，虛空裏助伊箇霹靂。」驀震聲，喝曰：「一舉直透無邊，誰箇自甘泥伏？」

小參。「萬里不挂片雲，青天皎皎，雖則目空宇宙，過患全無，真如秖是沒棒到伊喫。何也？翻不得箇副太虛面孔轉，有甚麼用處？」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日月星辰一時黑也，頂門上霹靂固是不妨驚眾，腳跟下龍過還曾收得也未？」驀提袈裟角，下座。

小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事有赫赫於耳目之前，不得從而掩之，直心方杜其外求，守己難稱乎大用，動而能變，變則不可測識。」隨喝一喝曰：「看看，南山雲起也。」眾擬舉首，復喝一喝曰：「看看，北山雨下也。」眾又擬舉首，乃倚拄杖笑曰：「汝能從事乎此，無循乎跡以求其旨，則山僧不得而欺之矣。久晴瓦裂，快些散去，各各照管單頭自家的漏洞。」

小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鏘然泠然，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斯遠。觀世音菩薩急忙將籃裏底活潑鯉魚提起一吹，乘風直飛上天去也。」良久，曰：「要得雲行雨施，且看日下三刻。」

(以上三則俱祈雨語。)

小參。「響露鳴風，載陳難辯，蘇嚕嗏唎，嗏唎蘇嚕，深中淺，淺中深，妙絕無門。」擊禪床，曰：「作者須知暗裏驚。」

小參。喝一喝，曰：「令下急急，日馳五百。流沙浪闊，熊耳山高。雲從龍，風從虎，南北東西太莽鹵。假使心通無量時，總是者裏喫棒數。」

小參。豎起竹篦，曰：「見之不采，強作主宰；見之卻采，磕破腦蓋。采而不采、不采而采，好箇三家村裏納稅漢。你若夢得見三家村裏納稅漢，朝旃檀、暮沉水，供養你、咒願你。且如何得夢見去？彌勒覿不著、釋迦說不得，表見叢林非等閑，千古萬古為規則。」驀擊一擊。

小參。舉：「明覺見僧來，拈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覺曰：『為甚棒上不成龍？』僧曰：『三十

年後恐孤負和尚。』覺放下拄杖曰：『咄！咄！』」師曰：「求其臨深履薄、戰兢自持者，蓋亦鮮矣。者僧雖能慎始厥終，可惜志有餘而氣不足。雪竇擬釣金鱗，爭奈清波不犯？而今莫有乘風激浪者麼？」良久，曰：「險。」

小參。舉：「僧問古德：『進一步時如何？』『撞牆撞壁。』『退一步時如何？』『墮坑落塹。』『不進不退時如何？』『立地死漢。』」師曰：「一隊一隊，多見如此，甚生苦屈。今日設問真如：『進一步時如何？』『天垂寶蓋。』『退一步時如何？』『地湧金蓮。』『不進不退時如何？』『曩謨觀世音菩薩，曩謨大慈悲菩薩。』」

小參。「見應合眼，聞莫舉頭。固是禍不入慎家之門，藥山何以弄獅子？若道一切不是句，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小參。僧出，曰：「有甚麼了期？」師曰：「贏得泥人眼赤。」曰：「抬上抬下。」師曰：「不越於此。」乃豎起拂子，曰：「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元來總在者裏。秖贏得泥人眼赤，將來有甚麼了期？」

因事小參。拈起拄杖曰：「看看作麼生，門風如何圖度。」驀卓一卓曰：「思議不及處，轉過者邊來。十地滿心，尚爾覓蹤跡不著。那來名身句身，與羊鹿之人平空描邈。所以云：活物不定，傍來不紹。但得此清淨光透過十方，便能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鼓盪靈源，神通遊戲。到者裏，畢竟作麼生是隨隨收放，如事如理底句？」復卓拄杖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閑。」

舉遂首座立僧，上堂。「稱提從上來事，秖要攬得大綱在手，縱橫展拓，太虛不痕。以空劫轉目前，闍黎即是老僧；以自己轉空劫，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執滯名，與他玄隔。」驀卓拄杖，曰：「盡乾坤口人，到者裏百雜碎；諸人或若不知，問取堂中第一座。」

小參。「缽裏飯，桶裏水，一言半句，古人葛藤，你兩無交涉。」僧出曰：「埋沒兩字未易道。」師曰：「坐是濫食那？」曰：「真箇不可思議。」師厲聲曰：「難道你便算得箇無慚愧人。」

小參。「缽裏飯，桶裏水，塵沙諸佛，千箇作團，萬箇作塊，牙如劍樹，鋒稜稜底，到口便百雜碎。你道他還害痛麼？」眾屏息，隨起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小參。「直出他家尊貴路，何緣合水更和泥。」僧出曰：「某甲粉骨碎身去也。」師曰：「還知三十三天那段事麼？」曰：「他亦不受。」師曰：「你看者驢漢。」良久乃曰：「擬有補于宗門，不是一劫兩劫得休。」

小參。喝一喝曰：「風急急，雨急急，上下四維挨不入。」又喝一喝曰：「者裏挨得入，四維上下無等匹。」復喝一喝曰：「試看祖宗標格。」
小參。「立地決發黃河，奔放一四天下，饒你有逆浪上千里萬里底手腳，不消一下子便退墮中流，如何向者裏得箇入作？」喝一喝。
小參。「且不得麤心，一例橫該抹將去。道是坐斷天下人舌頭，須知更有那竅在。走道禪流，秋風箭急，既到我者裏，切實向你說。」喝一喝曰：「且不得麤心。」
小參。「雪，雪，盡大地作一句說，冷似冰霜，細如米末。臨濟點著便知，轉身走過新羅國。德山你向伶俐，何事愁眉不悅？咄！更要我說一句，舌頭直是生鐵。」
小參。「擬捏些與兄弟，只恐兄弟走作。」一僧出曰：「諦實一路，如何下腳？」師曰：「又肯東道西道。」曰：「則古今迢然也。」師曰：「好生去。」又僧出曰：「不辨大機，若為建立？」師大聲曰：「我與上座有什冤仇？」僧罔然。師曰：「者裏下得一轉，盡乾坤無敵。」
小參：「如何是真佛？」師曰：「鬧市一箇兩箇。」僧近前三步。師曰：「見即不可。」僧拜下。師曰：「長安雖樂。」
小參。「九夏寒巖雪，戛地清風；三冬枯木花，亙天霜燄。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不見道：談玄舉唱，埋沒宗乘；無說無言，屈辱從上。髑髏峰後即不問你，馬鐙裏藏身道一句來。」無對。乃拈拄杖，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隨卓一卓。
小參。「雪，雪，大地山河無空缺，沒得些子到我說。大家團聚喫茶湯，固是衲僧好時節。」
小參。「看看春到也，有甚饆饠饒子，快下將來。若憚真如格致，錯鍔旋生退縮，有雙手伸不出、有張口開不得，可不錯過了好時好節。沒奈何，替你說，秪為尋常茫茫地循一切境，把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總屬別人屋裏物。」喝一喝，曰：「直下來，嘆奇哉！捲盡五千四十八，春風到處掌中開。」
小參。「看看又是春風也。野火燒不盡底，槎槎枒枒。包裹不來齊脫綻，縱橫向背莫端倪。正與麼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有句？是無句？」良久曰：「不可教山僧更下注腳也。」
小參。「青天敷翠色，朝日含丹輝。蕩盡目前，紛綸不錯。靠著自己，過患寧無。但不依他作解，何妨顛倒如風。眼孔沒遮攔，腳頭忙蹴踏。八萬四千應手開，滿把珠璣亂拋撒。」拍案一下曰：「箚。」
穀日，小參。「一時從地涌出，盡十方世界沒罅子空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不問顆裏幾米、米裏幾顆，一任上載下載、下載上

載，肯像他小家子說升合擔石話，忽慢人、限量人。你禪和家聞三下普請鼓，扁擔橫斫不開，箇箇如王氣宇，無論千斛萬斛，一下傾在乂口裏，擔得來始得，擔不來餓殺你。」喝一喝，曰：「我肯小當人。」

佛日晦山和尚訃聞，設供，小參。「大統綱宗中事，在風雲不測之中。」喝一喝，曰：「晦山和尚來也，直得乾坤震裂、山岳動搖，見汝諸人不猛著精彩，卻歸佛日寺去也。大眾！一切馳求心歇，無過斯時，佛位、祖位、聖位、賢位、寶几、珍御全不放在眼裏，更說甚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所以直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且如何是句？」復喝一喝，曰：「縱橫展拓氣如王，慧業文章轉法光，提盡古人之未到，始知神化本無方。」

小參。「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拄杖子涌身虛空，穿過南閻浮提、北鬱單越，腳跟下歷過無數坑坎堆阜、土石諸山，還依本位而住。眼前綠水，匹練橫拖；背靠浮圖，一錐迴卓。衲僧道：『我會也。』忽若騎驢入爾缽囊裏、牽牛入爾鞋袋中，身背上知得些子輕重，自不以真如無伎倆，敗闕當風流。」

小參。拈起拄杖曰：「熱喫一頓出身白汗了，指望一莖艸上現玉殿瓊樓，那知遭人拶著，卻又擔不出。將山門來燈籠上底手腳，蓋為尋常住在周匝有餘，不解一轉一切轉，如何得著著天地縣殊？即今要與雲門相見，但不遂物意移，自爾雲興雷起。」

赴笑隱，臨行，小參。「我意不欲與麼，實是勉勿獲已。」隨拈拄杖，連卓兩卓，曰：「秖在一段一段擔得到人前，不遍於理而適于事，天上人間，乾坤函蓋，萬化千變，逐浪隨波，體淨用明，無流不截。」復卓一卓，曰：「後五日有人領得箇段節要，始知真如不是閒和尚。」

小師序璋等記

小參。「露柱證明，如是我聞。」僧出曰：「收取蝦蟆口不得。」師曰：「一杓臭屎攔面潑。」僧曰：「終不相孤負。」師曰：「露柱證明。」問：「事有形段，短長闊狹隨人看。理無相狀，虛空合喫多少棒？」師曰：「教有明文。」僧曰：「某甲如是。」師曰：「露柱證明。」問：「總上來也是甚麼人？」師曰：「已有名字。」僧曰：「誰是當者？」師曰：「露柱證明。」問：「千聖位不踐，渠在甚麼處？」師曰：「青色光明雲，黃色光明雲。」僧曰：「如是我聞。」師曰：「露柱證明。」

小參：「有恁一段事，不可諱去也。」喝一喝，曰：「離此章句，別有商量，奇人罕遇。」

小參。「腳尖頭踢出來底，築著磕著；火燄裏熾然說底，處處了卻。築著磕著，處處了卻，三千剎海夜沉沉，十方世界空索索。」驀顧侍者，曰：「急著鎖卻僧堂門。」

小參。「簷頭雨，滴滴地，蘇盧蘇盧，嗍唎嗍唎。謂是秘，盡底呈似你；謂是密，不從疏處起。與麼造次說了，道箇深領，擔枷過狀，屈辱先宗。是你不與麼，山僧沒可把，鼻孔在者裏，拈來驀頭打。」隨拈拄杖卓兩卓。

小參。問：「正與麼時，不是佛祖經歷處。等破一切，趨進幾程？」師曰：「不欲得商量。」僧曰：「洎合箇中會。」師曰：「撩著便休去。」問：「如何是親切為人底句？」師曰：「今日風頭硬。」僧曰：「太盡情也。」師曰：「那容你迴避。」

小參。良久曰：「非究竟不與闍黎通。」拍左膝曰：「這裏即易。」拍右膝曰：「這裏即難。」

小參：「墮落三途人，深達罪福相。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小參。舉「僧問靈巖：『儲和尚今夜起居安否？』巖曰：『石虎咽松風。』」師曰：「四山孤月朗，石虎咽松風。不放投機處，難教話路通。」

結籬，小參。「旱地釘樁，目前無法，拔脫不去，橫七豎八。」僧擬進，師曰：「決定透不過，秖是重添繩索。」

小參。「千聖不能到，是何之道？萬法用無虧，是何之機？」左卓拄杖，曰：「虎嘯風生。」右卓拄杖，曰：「霞飛電走。」乃橫按，曰：「三十年後，莫道山僧和泥合水。」

小參。「清風白月透幽關，畢竟以何為妙訣？橫撒豎撒不是妙訣，明打暗打不是妙訣，草鞋底下常[跳-兆+孛]跳底道不消說，也還要

鈍置你。疾焰過鋒，眼中電掣，髑髏常吟，是決不決？」
晚參。僧出，拈起袈裟角，曰：「不落綣繢，請師便道。」師曰：「上座莫性躁。」僧曰：「某甲識好惡。」師呵呵大笑。僧問：「一眾鬧浩浩，幾人有孔竅？」師拈拄杖，曰：「要把瞿曇驀面欺。」僧曰：「識甚好惡？」師亦呵呵大笑。僧出，曰：「是何心？」師曰：「你與我道。」僧曰：「某甲識好惡。」師乃呵呵大笑，曰：我「鈍置猶可，你鈍置我忒煞。」
小參。問僧：「糞堆頭上突起萬法該通一句，道將來。」一僧曰：「總屬和尚。」一云：「紫璘奉供山堂刊定。」一云：「蘇盧訶薩。」師云：「賺殺須彌鼻孔長。」
小參。僧問：「無言宣祖意時如何？」師云：「清風浩浩。」僧云：「不消斟酌也。」師云：「肩橫一枝錫，何處問蹤由？」僧問：「赫日光中誰不了？」師曰：「拈得鼻孔未？」僧曰：「舉起須彌也。」師便打。
小參。「片雲收岳面，浪自靜瀟湘，斷頭船子下揚州也。」代云：「一時著便。」又云：「一時著便，洗腳上去，十字縱橫，作麼提綱？」良久，曰：「放去收來總不傷，此箇蹤由堪繼紹。」
舉：「僧投子：『雪覆蘆花時如何？』子云：『明白無邊際。』」師曰：「山河不是你眼睛。」
舉：「龍門上堂，良久曰：『山僧今日與諸人同參一員真善知識。』便下座。」師拈拄杖曰：「真善知識來也，合有一句子。」眾不散，師以拄杖打趁。
小參。「甕裏大悲身，是他苦有誓願。那怕坐久成勞，出之一語，未敢顒望。絕滲漏處道一句來。」無對，師自代曰：「伏惟伏惟。」又云：「古今榜樣。」
祈晴，小參。卓拄杖，曰：「久雨不晴答，金烏飛上鐘樓角。」復卓一卓，云：「脫卻殼，千里萬里阿喇喇。」
小參。「若實情理論，衲衣下那容你分條折縷？益州布，揚州絹，縱橫舒卷，用絕商量。冬月是冬寒，夏月是夏熱，吾今已再三，汝合知時節。」
小參。問僧：「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事？」一曰：「有人問著，某甲不諱。」一曰：「心不負人。」一曰：「不可不秖對和尚。」一曰：「抑逼人作麼？」一曰：「黃連未是苦。」末上一僧禮拜，便退。師曰：「一總討頭不見，留待三日後看。」
小參。「一句淨盡，摘卻你眉毛，換卻你眼睫。忽有箇衲僧出來，高聲云：『吽，吽！』但向道：『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小參。「一切仍舊，便是無事人也。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僧堂佛殿常相對，翠柏蒼松浥露寒。鐘作鐘鳴，鼓作鼓響，耳孔裏寬寬急

急，面門上苦苦樂樂，曾不差誤一絲許。」良久，復曰：「此是什麼樓臺殿閣？道得諸佛接手句，許汝十字縱橫。」
小參。「歷劫來事，秖在如今一句。當堂頭頂天、腳踏地，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拈拄杖，卓一卓，曰：「諸人不得向者裏住著、不得向者裏坐著，直須猛虎口邊作活、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復卓一卓。
小參。「欲得現前，莫存順逆。」拈起拄杖曰：「拄杖子，騎山門，入佛殿。磕著釋迦，撞倒彌勒。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卓一下曰：「千年蒼玉精，化為秋水骨。海神護不得，鰲頭忽擎出。」復連卓兩卓。
一日曰：「虛空無口憑何說，木屐嘴長三尺二。」一僧出曰：「豈無和尚在？」師曰：「你說誰聽？」僧曰：「不是別人。」師便打之。
小參。「動容揚古路，不欲得商量。汝等各各下去。」一眾癡立。師曰：「曩謨觀世音菩薩，曩謨大慈悲菩薩。」
秋夜小參。「我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此倫，教我如何說。」師喝一喝曰：「森羅萬象，一時失卻蹤由也。果向者裏開得隻眼，逢人抖擻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也怪你不得。」復喝一喝曰：「賊賊。」
小參。「碧潭撈摝，透脫何時？空界指標，秖得其體。頂門上光燄甚生烜赫，耐耐無人用著。正恁麼時，覓得箇也，依舊扶籬摸壁，要得不離當處眼目人天。」乃以拂子打圓相，曰：「當隨山僧手看。倘涉遲疑，不待孤猿叫，敢保一場懨懶。」
小參。「久雨忽晴，露出眼睛。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小參。問：「真如一句，穿破天下人髑髏，幾箇得知痛癢？」師曰：「卻是山僧罪過。」僧曰：「則勞而無功也。」師曰：「舉似天下。」問：「萬人叢裏，千人眾中，不向一人，不背一人。此人如何？」師曰：「敬禮常住三寶。」僧曰：「某甲出家三十年也。」師曰：「事非草草。」乃曰：「有物先天地，不是寶公曲尺，亦非誌公剪刀。領過得底，閻黎無分，山僧無分。」一僧出，師便起。
小參。「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與麼說話，過慣了清平日子。忽朝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還開得恁般口麼？要得嶮夷一致、動靜雙忘……」拈起拄杖曰：「須向者裏討箇入路。」連卓兩卓曰：「我不汝欺。」
小參。「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認定一路不名活路，直下得路便行亦未是性爆，更向草鞋邊耽耽閣閣，轉腦回頭，烏飛兔走。」

小參。「從上法印，不從人得。便與麼去，天地懸隔。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唧唧，禿卻我舌也。」又曰：「禿卻我舌，啞卻你口。昨夜洞埋千尺雪，石門凍折數株松。」
行化街坊，小參。拈起拄杖，曰：「法無橫徑，道絕孤危。遇著通人，一錐一答。」卓一卓，曰：「多虛如何少實？千語終歸一當。肉案頭邊，塊塊皆精；喪車幕裏，聲聲是血。暮暮朝朝，朝朝暮暮，總不可為汝諸人註腳。別欲語君安樂法，正忙卻未有閑時。」
小參。「參須離心意識參，學須出凡聖路學。朝來問訊，客至燒香。上一畫短，下一畫長。」驀擲拄杖曰：「丹鳳自騰霄漢去，寒鴉猶是噪斜陽。」
小參。「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拈起拄杖曰：「看看，三世諸佛走入狸奴白牯隊裏去也。何故？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小參。左右顧視曰：「好大哥，將謂如來惠汝三昧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漏子，和月落誰家？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
小參。「行不得底如何說？口在腳下。說不得底如何行？踏著舌頭。從中一句，試請定當。」
小參。舉：「洞山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聞曰：『出門便是草。』太陽延曰：『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好笑好笑，者一隊漢通身在草裏打輥，有什麼碑記？殊不知，人人腳跟下當地無私，超今邁古。若也據令而行，秖合一坑埋卻。」
小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南泉手刃花貓，趙州指出庭柏。隔山人唱鷓鴣辭，錯聽胡笳十八拍。」連喝兩喝。
小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百草頭，老僧橫拈也是、豎拈也是；鬧市裏，天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忽若蚯蚓穿過耳竅、蝦蟆跳入眼睛，或高或下、忽喜忽嗔，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小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頭上天，腳下地。行便行，坐便坐。髮長僧貌醜，閉戶怕天寒。庭臺一夜雪，烏盆變白盆。文殊拍手笑，普賢努目嗔。眼裏無筋者，茫茫一世貧。」靠拄杖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小參。拈拄杖卓一卓，曰：「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蒼天！蒼天！便恁麼去已是不堪，更擬踏步向前，添你三斤麻、一疋布，有甚用處？雖然如是，爭肯辜負？」復以拄杖卓一卓。

小參。「終日把缽盂噇飯，不知嚥下多少祖師，攪得肚裏七上八落。若解臨時，一屙便了。我也不惜手腳，汝一籌。」便擲下拄杖。
小參。「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豎拂子，曰：「者箇是無為法，差別在甚麼處？」擊禪床，曰：「一種是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小參。「盡大地是拄杖子，那箇是自己？蘇嚧蘇嚧。盡大地是自己，那箇是拄杖子？嗍唎嗍唎。拄杖子與自己是同是別？蘇嚧蘇嚧嗍唎嗍唎。於此明得，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別故。於此不明，山河礙你眼睛，拄杖子穿你鼻孔，莫道無事好。」
小參。「大道之源，天寬地窄，草鞋底穿，傾湫倒岳。」
小參。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照顧自己。」「出水後如何？」師曰：「播弄目前。」又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煙草茫茫。」「出水後如何？」師曰：「湖光落落。」乃曰：「蓮花未出水，照徹威音到婁至；蓮華出水後，霞光端不籍東風。」
小參。拈拄杖曰：「甚生次第事，特地作難艱。」乃卓一卓，旋顧大眾，下座。
小參。問：「大坐著紹卻西天段事，還假記隻字，用一功，眨箇眼，呵口氣麼？」師曰：「洞山和尚若在，必然大笑。」進曰：「何假少方便？」師曰：「豈能測其涯涘。」僧一喝。師曰：「淺。」乃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卓拄杖曰：「孟八郎漢，和根截斷，也免得天下老和尚東扳西援。若待樹倒藤枯，方才休去歇去，有甚麼幹。」復卓拄杖曰：「孟八郎漢。」
因事，小參。「諸佛說不到底，倒腹傾腸，有甚麼碑記？祖師行不到底，築著磕著，幾時是住頭？口上兩片皮，腳下一方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誰敢穫易他一毫髮許？秖如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者一隊漢又擬著向甚處？」良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小參。「清淨法眼，鑑地輝天；不雕心印，花攢錦簇。若是箇絕無依倚、盡卻今時底當陽撲破，直得大地冰銷、聖凡乞命、頂門獨瞎，管教日月沉輝、乾坤失色，猶未是衲僧能事，而況向赤日裏東覷西捕、白地上胡鐫亂鏤？其欲紹隆祖位、標榜古今，何異刻糞作旃檀、煮沙成嘉饌？此人若到者裏，且教後架裏坐。何也？待伊鼻孔端正，款款為渠證據。」
小參。舉：「陸亙大夫問南泉曰：『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擬鐫作佛得否？』泉曰：『得。』亙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師曰：「盡道老大南泉隨大夫腳跟轉，還曾夢見

麼？真如口門無鎖，與你箇方便。」拈拂子曰：「得與不得，一串穿卻。獨坐虛窗，花開葉落。」
小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連得便行底，眼裏何曾見。」喝一喝。
小參。舉：「永嘉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師曰：「大小永嘉將常住物歸衣缽下。既曰收得，誰是不識？真如不敢囊藏，索性和栲栳傾出。」以手作此〇相曰：「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
小參。「青山青，白雲白，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巢知風，穴知雨，現成公案，不得錯舉。伶俐衲僧，正好喫棒。」
小參。「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與麼時，也好箇時節。叵耐後來隊漢，莽莽鹵鹵，競向虛空裏釘上一橛。不是脫節翻空，便見枝生丫外。」卓拄杖曰：「真如今日若不和根斫倒，難免葛藤遍界。」
小參。喝一喝，曰：「森羅萬象、日月星辰都盧在裏許，逼逼塞塞了也，著上些無煙火種，鼓起沒底橐籥，直得烈燄彌空、流光遍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塵剎眾生皆承此光一時成等正覺，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向者裏現行。此事且道於諸人分上又作麼生？」復喝一喝，曰：「全火秖侯著。」
小參。「一字不著畫，碧眼胡僧笑點頭，滿口拈提，滿口樂揀，灼然諦當，商量不下。」代云：「旋風不左轉。」
小參。拈起拄杖，曰：「這漢二十年前破家散宅，直得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杖頭白月、腳底青山，不知歷過多少長亭、短亭。今日既到這裏，腳跟還得點地也未？」乃靠拄杖，曰：「空亭獨立向誰說？鵲噪鴉鳴柏樹間。」
小參。「者裏更不穿汝諸人鼻孔，果有，勿貪香餌錦鱗，當燒餅香而供養之，不圖矯矯物外，庶幾龜鑑方來。若總是今日，豈不笑脫彌勒下頷？」
小參。問：「如何是一語三昧？」師曰：「今朝臘月二十五。」「如何是愛語三昧？」師曰：「看看冬盡也。」「如何是正語三昧？」師曰：「即便春風至。」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我不欲驚眾。」「如何是如來禪？」師曰：「山僧落地也。」乃舉：「古德頌曰：『我作佛事，淵乎玅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師曰：「正好買艸鞋行腳。」
小參。「若據實論量，盡十方世界覓一人伴侶不可得，那來天上人間、者箇那箇？既不解慎初，逗漏遺蹤，實無走路。」喝一喝，曰：「爾諸禪德果能進步竿頭，從教分身遍界。」復喝一喝。

小參。「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拈拂子曰：「喚作什麼？直饒道得，更有一處礙著。」擊禪床便起。
小參。曰：「不管你眼裏無筋。」僧出曰：「請師引驗。」師曰：「皮下沒點血。」僧噓噓，師曰：「列下。」
小參。「午夜燈光連曉照，茶煙香篆十分清，山僧抖擻尿腸說，窗外黃鸝又一聲。」
小參。拈拄杖卓一卓，曰：「相及不相及，試道看。」無對。師曰：「謾說而今。」
小參。問：「言宣非旨，孰曰有是？」師曰：「展開兩手。」進曰：「觸處逢渠，豈喻真虛？」師曰：「拈卻了也。」進曰：「不假功成，將何法爾？」師曰：「又何妨？」進曰：「法爾不爾，俱為唇齒。」師曰：「也不惡。」問：「以心中眼觀身外相時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進曰：「是真善知識。」師曰：「乘言者喪。」乃曰：「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入彌勒樓閣、入淨玅國土、入無差別國土、入解脫國土，且任諸人點頭。」拈起拄杖，曰：「把定乾坤，又奚為入作？」隨畫一畫，曰：「跨得這步，十方世界一時周匝。」
小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聞普請鼓聲麼。」進曰：「這箇豈是自己？」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問：「如何是佛？」師曰：「刀斫不入。」「如何是法？」師曰：「火燒不著。」「如何是僧？」師曰：「水灑不濕。」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二時粥飯向甚處屙？」師曰：「莫怪山僧少方便。」進曰：「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六道輪迴從甚處得？」師曰：「你看這驢漢。」乃舉：「古德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但知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小參。「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出來口裏打。」一僧出曰：「淨裸裸赤灑灑時如何？」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復打曰：「者咬糞團漢。」
小參。橫按拄杖曰：「恁麼會得，妄自囚執。不恁麼會，避火投溺。」擲下拄杖曰：「果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淆訛。」
小參。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時如何？」師曰：「穿窗透牖，動地搖天。」僧拜起，師曰：「站者邊著。」師良久，乃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穿窗透牖，動地搖天。會得年年歲歲，不會歲歲年年。」
小參。曰：「是甚所在，爭受容易。」代曰：「將來不相似。」又曰：「取性道一句。」又曰：「渾崙底取性亂動，舌頭相續也大難。」代曰：「善來文殊。」復曰：「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善來

文殊。皮下還有血麼？」代曰：「展轉淆訛。」又曰：「十二時中如方木逗於圓孔，還淆訛麼？」代曰：「須到如此。」又曰：「東西南北有甚麼過？」

小參。「四眾圍繞時，三點前，三點後，道是無相，涅槃天魔。泥乾唱，快跌宕，金鎚勒咽索，白棒擁將行。」良久，喝一喝。

小參。問：「遍乾坤動天地底，是真如體，是真如用？」師曰：「好箇問頭。」問：「一花開敷，千葉周匝。古佛不著便，更是不可說也。請和尚救取天下尊宿。」師曰：「勞而無功。」僧曰：「未是把定乾坤句。」師曰：「留與後人貶剝。」

小參。問：「學人不見有自己時如何？」師曰：「死水不藏龍。」進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不見有自己。」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曰：「當下不留人。」進曰：「東邊立了西邊立，還相見也無？」師曰：「劃時送千里。」乃曰：「實論此事，順邊將來便不相似。」

小參。問：「如何是印空底句？」師曰：「青霄無異路。」「如何是印水底句？」師曰：「日往月來。」「如何是印泥底句？」師曰：「春盡落花飛。」問：「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時如何？」師曰：「攔下。」問：「七縱八橫時如何？」師曰：「鳥道無前。」乃曰：「你刺腳與麼來，早是沒交涉也。豈況繁辭，率爾亂說。」驀拈拄杖曰：「是者一隊隊，合喫多少？」

小參。曰：「不可無風起浪。」僧曰：「髑髏乾盡也。」師曰：「作底影響。」僧引退。師曰：「玲瓏八面言思斷，平地翻為荊棘林。」

小參。師方舉一切智通無障礙，一僧背後躍出，師拈拂子曰：「穿卻你鼻孔，卻向腳跟下過去也。」僧曰：「阿剌剌。」師曰：「接取。」

小參。問：「一字根極時如何？」師曰：「依依對看。」進曰：「是何之說？」師曰：「遼絕殊特不可至。」僧曰：「及盡後時如何？」師曰：「口似鼻孔。」

小參。舉：「雪竇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打。』」師曰：「推倒牆壁，走卻達磨，寶在什麼處？若是雪竇，棒教自喫。」

小參。曰：「威音王已前且無正句。」代曰：「東南西北。」或曰：「向去底如貓捕鼠，卻來底似驢覷井。」代曰：「切忌五更初。」復曰：「鑿石得玉，破塵出經。喻如掌中觀物，決定了了。品題高價，須有一句。」代曰：「瑕生也。」又曰：「不可別安箇

題目。」復曰：「若也函蓋相應，箭鋒相拄，須知方木逗圓孔中，臨機始得無過。」代曰：「于此門中說箇話。」

小參。「風動、幡動、心動，為你拈了也，向甚處見祖師？」代曰：「叮嚀損君德。」又曰：「不得春風花不開。」或曰：「煦日燦開天際雪，祖師心印作何顏色？」代曰：「露。」復曰：「春風吹綻嶺頭梅，衲僧巴鼻長之多少？」代曰：「深。」

小參。僧出，師曰：「有一轉正要秖對你。」僧曰：「只看今日。」師曰：「餘人爭得聞？」僧曰：「不著便也。」師曰：「成辦箇事只看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無對，師曰：「腦後更添一椎。」

小參。拈拄杖曰：「若是以強凌弱，有甚麼難。我不敢將汝諸人作新到。」畫一畫曰：「一味只管喫。咄咄。」

小參。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坐殺天下人，若不揀擇，爭得明白？走殺天下人，一等是祖師門下，且聽那箇好？」師曰：「將謂是咬人獅子。」僧曰：「捩轉鼻孔也。」師曰：「風馳電激漸。」僧曰：「直偏地無行路。」師曰：「看取眉毛有幾許？」

小參。「眼裏有筋底，認定秖這便是，但見眉毛廝結，刀斧斫不開。那知鼻孔同風，冷煖不相到？不是向大火聚裏打得箇背翻筋斗來，爭得箇副鋼硬齒牙、生鐵脊骨？紀綱箇著，如日處空，雲蒸霞蔚，渠本心日照月臨，誰能留礙？天之高、地之厚、水之遠、山之長，上下曲糸床底，幾曾得似者漢？」良久，曰：「不可更分皮肉骨髓也。」

小參。「也大奇，一從火燄裏打得箇筋斗來，眉依舊橫、鼻依舊直，身若虛空、心如牆壁，伎倆全無、氣息沒些，惺惺直是惺惺、歷歷直是歷歷，帶累兜率陀天箇漢下頷都笑脫。咦！別處著你不得。」

小參。曰：「今日且不說破，留與後人貶剝。」下座。

小參。僧出曰：「一舉不再說。」師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復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小參。舉：「僧問乾峰和尚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畫曰：『在者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誠哉是言矣。者僧向涅槃門裏直往直來，猶自討略頭不著，乾峰雖則一期徑捷，爭奈這僧岐路橫生，更勞他韶陽老子入水入泥，把拽不入。如今要識路頭麼？」高聲曰：「看腳下。」

小參。舉：「香巖和尚示眾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御樹枝，腳不踏樹，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曰：『樹上即不問，未上樹待請和尚道。』巖乃呵呵大笑。雪竇顯曰：『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妙喜曰：『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了這般說話，也是泗洲人見大聖。』」師曰：「嘗行粥飯僧，向來問一荅十、問十荅百，及乎鼓兩片皮，卻向虛空中絢彩、枯木上糝花，直是令人好笑。苟非虎頭上座根下一刀，爭得應時瓦解？雪竇雖解弄箇花手心，未免踏著相似影子。徑山、妙善取譬，爭奈不顧傍觀。真如匪敢裁抑古人，秖貴鏟除途轍。還會麼？切忌向語脈裏轉卻。」

小參。舉：「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米深肯之。」師曰：「米胡抱璞投琛，仰山一鑑收下，雖則來風深辨，然檢點將來，豈止落在第二頭？當時若問真如：『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但呵呵冷笑，直教米胡箇漢更疑三生六十劫。」

小參。舉：「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峰曰：『又爭解恁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峰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峰曰：『者漆桶。』僧無語。峰顧謂鏡清曰：『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曰：『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峰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曰：『成何道理？』峰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曰：『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師曰：「青山疊疊，萬壑潺潺，腳頭腳底，步步行寬，不忝為天使來。及乎被他拈出一箇黑漆桶子，直得目瞪口呿，撞壁撞牆，雪峰雖則費盡手腳，其奈猶未勦絕。若是真如，待他亦曰：『是什麼？』劈脊便打。果是箇漢，管取鼻孔撩天。」

小參。舉：「明覺問僧：『你見雪竇後錄未？』僧曰：『見。』覺曰：『向什處見我？』僧曰：『也知和尚是川中人。』覺拈拄杖打一下，曰：『夢見。』」拈曰：「慚愧大小乳峰，自己口裏掉下底涎唾不能掩取，猶自倩人收拭。苟非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底，未免當面錯過。如今要識雪竇麼？」喝一喝。

小參。舉：「僧問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安曰：『與老僧過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安曰：『卻安舊處著。』僧送至本

處，復來詰問，安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大小國師浪得其名，纔被箇驢前馬後漢輕輕一拶，直得尾拖千尺，至今收又收不得、縮又縮不迭。當時若是真如，待他將淨缾至便與撲破，果是箇漢，踏取毘盧頂上行。」頌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茶筵垂代

以兩手托果盤，曰：「和盤托出也。袍袖寬大底，還傾得盡麼？」代曰：「不可總作沙彌行者見解。」又曰：「胡餅裏討汁。」又曰：「冰梨雪藕，一片兩片，自可清涼肺腑，因什向胡餅裏討汁？」代曰：「也是。」又曰：「絕倒傍觀。」又曰：「也是不喫。」「他人家三箇胡桃兩塊糖，當燒餅香而供養之。即今羅列滿前，喫即是？不喫即是？」代曰：「苦死難為人。」又曰：「不是上座惜。」又曰：「我總不惜，合有一分到你。」代曰：「深懷恐懼。」又曰：「更煩人事。」又曰：「只這人事，箇箇不知來處。向後有人問，作麼生舉？」代曰：「不敢謗上座。」又曰：「總在裏許。」

或拈起胡餅，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具慧眼衲僧辨得盡麼？」代曰：「抬起手看。」又曰：「穩便將取去。」復曰：「假饒十分抬起手，也只得一半，你試道箇完樂句子看。」代與驀口[祝/土]。又曰：「噇卻多少？」又曰：「一塵一佛國，眼底物物是塵，你噇卻多少釋迦老子？」代曰：「一箇蒸餅三盞茶。」又曰：「口門沒底。」復曰：「盡大地團作枚蒸餅，[祝/土]得住麼？」代曰：「與一眾作笑具。」又曰：「得恁輥輥地。」復曰：「古人道：不解轉身吐氣者，不得子喫。你恁樣輥輥地，得上口也未？」代曰：「幸好一碗茶。」又曰：「上座眼光不放闊。」又曰：「嫌甚麼？」

或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這箇是定州盆，那箇是饒州碗，是揀擇不是揀擇？」代曰：「到者裏有口無開處。」又曰：「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菱角尖尖尖似錐，如何下口？」代曰：「茶又喫卻也。」又曰：「你若喫盡，又在解脫深坑。喫不盡，又不唧溜。作麼生？」代曰：「若不是某甲。」又曰：「相席打令。」復曰：「相席打令，逐物意移。掇退果桌，置一問來。」代曰：「洎共上座作道理。」又曰：「不可口挂壁上也。」復曰：「一向挂壁張口，還喫茶麼？」代曰：「有人說到裏者。」又曰：「更道一句看。」

或曰：「拈起糖餅，一劈兩片，是三句中那一句？」代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又曰：「收。」復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睦州可煞狼籍，有好使令底，另換一人來。」代曰：

「額上不貼牓。」又曰：「菜刀子使得甚快。」復曰：「菜刀子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因甚要用金剛王寶劍？」代曰：「須到如此。」又曰：「肯惜眉毛。」復曰：「不惜眉毛者，能有幾箇？」代曰：「信手拈，信口道。」又曰：「鄭州梨，青州棗。」復曰：「鄭州梨，青州棗，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代曰：「上座大煞教令。」又曰：「齒不得合。」又曰：「齒不得合，著甚來由？」代曰：「撫掌三下。」又曰：「豈止今日？」

或曰：「今日將名品荔枝和皮肉去了，送向你口裏，也不得道吞卻即禍事。」代曰：「須是裂破舌頭。」又曰：「莫要茶喫麼？」復曰：「曾到也喫茶，不曾到也喫茶，且道趙州前頭為人，後頭為人？」代曰：「有誰道不得？」又曰：「舌頭不出口。」復曰：「茶正香，餅正熟，舌頭不出口底作甚滋味？」代曰：「不用別人。」又曰：「某甲不是新到。」復曰：「拈卻趙州喫茶去，新到來參，將何款顧？」代曰：「饅頭蒸餅噇？」又曰：「少停。」又曰：「饅頭蒸餅不妨儘你飽食，我要問你三心中點那一心？」代曰：「今日供養較細。」又曰：「是伊不肯住也。」

或曰：「胡餅[祝/土]不住底超談禪客，向後作麼生？」代曰：「有甚碑記？」又曰：「令我攢眉。」復曰：「寶雲泉煮峒山芥，也不甚惡，何用攢眉？」代曰：「也是。」又曰：「金果早朝猿摘去。」隨拈起金柑曰：「金果早朝猿摘去，這箇噇？」代曰：「是你與麼問那？」又曰：「不可不識。」復曰：「親從金剛窟裏來底，因甚玻璃盞子也不識？」代曰：「舌拄上齶。」又曰：「塞斷人口。」復曰：「言無味，說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拈卻胡餅，道一句來。」代曰：「伏惟。」又曰：「以空噇空。」復曰：「物物不可以空噇空。」代曰：「上座佛法身心何在？」又曰：「還將得完欒餅角子來麼？」

或曰：「氣宇如王箇阿師，完欒餅角子不要，為什反用半截底？」代曰：「謝和尚降尊就卑。」又曰：「牙如利劍斫。」復曰：「牙如利劍斫，囫圇梅子不妨一咬百雜碎。」驀伸手曰：「還我核子來。」代曰：「有人問了也。」又曰：「七箇八箇。」又曰：「吞卻三箇四箇即不無，你還吐得七箇八箇？」代曰：「可惜許。」又曰：「忒費湯火。」復曰：「費湯火底不要，現成底快便將來。」代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復隨指橄欖曰：「者箇是橄欖，者箇是盆子，能以一義為無量義，能以無量義為一義，你道盆裏有幾顆，顆裏有幾盆？」代曰：「有一人道得。」又曰：「鞏縣茶鋌，饒州磁碗。」

或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因甚拈起鞏縣茶鋌，卻是饒州磁碗？」代曰：「不得向者裏問。」又曰：「東壁打西壁。」復

曰：「推倒牆壁，走卻達磨。還見燈籠麼？」代曰：「更須仔細。」又曰：「入水見長人。」復曰：「入水見長人，茶碗裏上座為甚不出頭？」代曰：「是渠害羞。」又曰：「老老大大。」又曰：「省力。」復曰：「省力道一句。」代曰：「添香著。」又曰：「槎槎枒枒柏子香，面門一突，裝得滿滿尖尖，當得少分供養麼？」代曰：「肯屈著你。」又曰：「參退喫茶去。」復曰：「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尋常還有者箇時節麼？」代曰：「達麼？縱有真消息，總落當人第二機。」

中秋垂語。「盡大地是箇月輪，總在山僧一指頭上。」豎起指云：「何處見有一點來？放開一句作麼生？」代曰：「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又曰：「參退喫茶去。」

又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傅大士步行騎水牛，走遍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卻入拄杖子裏去也。還見麼？」代曰：「將謂有衲僧孔竅，猶是屎窖裏作炒。」又曰：「灼然。」復曰：「灼然百千人中，未有一人到此境界。不用藏身露影，對明一句，快道將來。」代曰：「高也著，低也著。」

又曰：「高也著，低也著，狼籍不少，還可以一致苕帚否？」代曰：「和尚不使別人。」又曰：「便與麼去也。」復曰：「便與麼去，偪塞虛空。雖欲迴避時，直是無迴避處。作麼生？」代曰：「不虛踏破草鞋。」又曰：「除卻須彌山，拈卻佛殿脊。」復曰：「一顆圓光明已久，時人知有除卻須彌山，拈卻佛殿脊，與我通箇消息。」代曰：「落在眾人前。」又曰：「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

又曰：「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我也知你親。更要問你，山僧裂破胡餅，因什害帝釋鼻孔受痛？」代曰：「邏邏哩。」又曰：「可知禮也。」復曰：「可知禮也只一笑。只者一笑作麼商量？」代曰：「拈放腦後。」復曰：「一人舉首一人圓。後即不問，你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代曰：「珍重下去。」又曰：「東西南北。」又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縱橫約來，不離這裏。雖然如此，向後不得錯舉。」代曰：「叮嚀損君德。」又曰：「須彌納芥子。」復曰：「我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納須彌於芥子，擲芥子於無垠，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甚處見寒山？」代以手打圓相，拓起曰：「噇！」又曰：「見一則瞎汝眼。」乃曰：「爾諸禪衲，向後遇人，切忌三頭六臂。」

侍者力端等錄

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從正法眼藏中流出，成清淨輪，供養始祖釋迦牟尼文佛。伏願龍圖丞奠，鳳常新。此一瓣香，從涅槃妙心中流出，成光明輪，供養歷代開法宗師暨本寺開山第一代韶國師及皇明中興天童悟祖老和尚，惟冀孫枝繁衍，正法昌明。此一瓣香，從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中流出，成處處無礙淨光明輪，供養中興國清後住靈巖慈受閣上本師退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竟，僧問：「鳥啼花笑，滿目青山，莫便是沒量大人住處麼？」師曰：「一段因緣天上來。」僧云：「其中事作麼生？」師云：「不屈宗乘，遭逢有據。」僧禮拜，師云：「也須親到者裏一轉始得。」乃云：「一著憑空起古今，硬剝剝為佛祖師，活卓卓開人天眼。」驀拈拄杖，云：「看！看！通玄拄杖化為龍，吞卻乾坤世界。雲門大師忍俊不禁，道：『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被山僧劈頭一棒，直得飲氣吞聲。何也？行到定然能說到，得親自爾用來親。」舉：「韶祖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悟祖曰：『通玄峰頂，別是人間，秖緣不薦，錯認青山。』」師曰：「若也蕩盡目前，自得眼空宇宙，依然靠著自己，寧免局於方隅？新通玄不圖炫耀己靈，秖貴稱提從上。」迺云：「通玄峰頂，高出人間，腳頭到處，占斷青山。」靠拄杖，下座。

上堂。「通玄峰頂，風雲不次，不是人間日月。有恒心，外無法，從他逼塞虛空。滿目青山，覓甚纖毫過患？」

上堂。「香爐峰，氣融融，千秋月，萬古風。」驀拈柱杖曰：「劃破重重錦縫，好看寶印當空。」

上堂。「青山無異路，步步絕回互。直上通玄峰，茫茫空四顧。」

上堂。舉：「溈山普請次，此外更有何法？靜板鳴，幾曾鎖斷奔馳？一僧撫掌呵呵大笑歸去，不屬漸次，如何通信？溈曰：『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卻為虛空鑽耳穴。至晚間，問其僧，又將泥水滯春風。『你見甚麼道理？』實誠不敢相欺。僧曰：『朝來未喫飯，聞板聲歡喜。』直得天下歸仁。溈曰：『賺殺人。』纔有纖毫，萬劫不如。此溈山之所以爾也。」頌曰：「萬里眼開泥水路，飛騰直上無回互，樸落非他仍是渠，佛墮祖墮菩薩墮。」

天童悟祖忌日，上堂。「一著憑空，風行雷厲；千機頓赴，岳撼波騰。只者是從上先宗立命之神符、據要之關節，若欲克繩祖武、遠紹門風，不是將一轉來博一下去，直須向和聲送出時兜底掀翻、渾身放倒處連贓捉敗。縱具恁麼手腳，做他烜赫兒孫正未可在。」隨

拈起柱杖，云：「看，看！悟祖一生用不盡底，得到通玄手中轉換落落地，定點窄之淆訛、控馳縱之去住。你獨角擎天來，我當頭拽脫你；你四稜蹋地來，我首尾收據你；你涌現瓊樓王殿來，我盡情折卸你；你擁駕銀山鐵壁來，我立地推倒你；你四方八面來，我旋風打散你；你開旗展陣來，我乘間擒住你。總不恁麼來，撾動塗毒鼓，八萬四千毛竅，竅竅如金剛鑽，擂來擂去；三百六十骨節，節節如奪命丹，攻上攻下。然而不立死者，未之有也。眾中有箇是他腳下滴血孫子出來道：『通玄將一棒恁樣搬弄。是則是，但秖下手不緊。何也？如載一車寶劍，將一柄出來用了，又將一柄出，爭如我秖消寸鐵，卻能殺人？』通玄便隨聲問他：『你底寸鐵鏨？』他若擬議，便與劈頭一棒，云：『我者箇一向縮在指甲縫裏，你說的確長幾許？』悟祖見與麼登答，笑口扯開十丈，曰：『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不待三十年後，敢保此話大行。」

禪堂，上樑，小參。拈拄杖，卓一卓，云：「踏在這個區處，直須具有逼死蛇化神龍之手腳；若不具有逼死蛇化神龍之手腳，土石磚瓦安能使之放光動地？跨入個條門限，直須具有點頑鐵成精金之本事；若不具有點頑鐵成精金之本事，竹頭木屑如何教他作用通天？所以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不虛行，因人而顯。』山僧忝紹悟祖之門風……」拈起拄杖，云：「合行悟祖之法，令死蛇來也與三十、神龍來也與三十、放光動地底來也與三十、頑鐵來也與三十、精金來也與三十、作用通天底來也與三十，直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是佛、是祖，若聖、若凡，都盧打成一片，并這一片亦教纖塵不立，然後從處處無礙淨光中突出，向上全提一句，如杲日之麗長空、若冰輪之臨廣。莫是汝諸人還彀得著也無？若彀得著，則見我天童老祖涌身通玄峰頂，高十萬八千丈；其或未能，且看生面開今日，別有聲光在後時。」

上堂：「是法住法位。」拈拄杖，卓一卓，云：「此通玄峰頂，是諸人所依住之法位也。若耽住此玄，縱得虛明自照，不是通玄峰頂。直饒不依住此玄，亦無不依住知解，亦未是通玄峰頂。且如何是通玄峰頂？登之不假白雲梯，自在全提向上機。」

上堂。「諸人總道得到我之通玄峰頂，還見通玄峰頂也未？若真個得見我之通玄峰頂，且問你：如何是通？如何是玄？如何是峰？如何是頂？有者道：『處處淨光無礙之謂通，頭頭妙葉無方之謂玄，玲瓏峻拔無極之謂峰，空明廖廓無上之謂頂。』此是人間之通玄峰頂，非不是人問之通玄峰頂。不是人間之通玄峰頂，畢竟是何人得到？擬心早已落平地。」卓拄杖，云：「迥絕扳躋秖是他。」

上堂。問：「通玄峰頂是何面目？」師云：「若有面目，則非通玄。」曰：「何以廬山有真面目乎？」師曰：「汝身在此山中耶？」乃云：「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不是通玄面目；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亦不是通玄面目；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亦不是通玄面目；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亦不是通玄面目；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亦不是通玄面目。若然者，則通玄之面目畢竟不可得而見也。秖者畢竟不可得見底，莫便是否？」隨呵呵大笑，曰：「通玄非面目，面目非通玄，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個決不是通玄。」

上堂。「到頭無路是通玄，峰頂猶然在半天。到了通玄重到頂，方知無路是通玄。」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示眾：『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我有知乎哉？『欲得成此○』，無知也。『先須防於○』，有鄙夫問于我。『若是真○』，空空如也。『人○○』，叩其兩端而竭焉。」頌曰：「頭固不欠，尾亦不剩。竭盡兩端，透出性命。」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示眾：『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待渠轉過身來。『欲得成此○』，另自與伊方便。『先須防于○』，正坐不當堂，因我得禮你。『若是真○』，從這裡倒，從這裏起。『人○○』，明暗雙雙，是何道理？」頌曰：「從這裡倒，從這裏起。明暗雙雙，是何道理？」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示眾：『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渾焉周匝。『欲得成此○』，廓爾懸殊。『先須防于○』，情不附物。『若是真○』，一切智智清淨。『人○○』，無二無分，無別無斷。」頌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無二無分，無別無斷。」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示眾：『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靈光獨耀。『欲得成此○』，迥脫根塵。『先須防于○』。不拘文字。『若是真○』。本自圓成。『人○○』，即如如佛。」頌曰：「本自圓成，誰是得者？喚作如如，早變了也。」

大悲聖像起工，上堂。「盡森羅萬象，是大悲光明幢，是大悲千手眼，是大悲無礙心，是大悲陀羅尼。」喝一喝，曰：「從這裏一時成就慧身，自爾不由他悟。不由他悟，則現儀皆法。法莫大於得其本，本立則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喝一喝，云：「雷奮青霄，枝枝撐玉。」復喝一喝，曰：「雲垂大地，葉葉鏘金。」又喝一喝，曰：「如意寶珠從信得，放開仙掌快擎來。」

老和尚十周忌，上堂。「三千六百日以前，盡大地是一口太阿劍，攖之者命根立斷；三千六百日以後，太阿劍是一箇盡大地，磕著底

毛骨不留。正當三千六百日，半勺清泉一炷香，平易處煞有淆訛，確實處不無商量。何也？南岳門中事，貴奇正以相生，在淨光而變奪。於此奉重，死者生儼然，灼見分身之舍宅在於隱身；於此背馳，生者死無數，爭知立命之先驅在於奪命？」驀拈拄杖，云：「老和尚來也，將盡大地是一口太阿劍按在手上，以太阿劍是一箇盡大地陷在腳心，爾諸人向甚麼處出頭？作麼生相見？」卓一卓，云：「不得通玄開線道，是誰敢踏頂門行？」

上堂。舉：「寒山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曰：『還識牛麼？』州云：『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云：『既是羅漢，為甚麼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師曰：「大小寒山與這夥廢忘不通利底在牛跡裏頭出頭沒，自謂遊戲神通、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帶累十八上破家散宅底老兒苦苦叫斷蒼天，而蒼天不為之應，卻又飾辭褒贊，以為宛有大人之作。」乃拈起拄杖，云：「通玄今日將這夥撩天鼻孔一時穿卻，收也不離我者裏、放也不離我者裏，且道者裏是甚所在？」卓一卓，曰：「須知雲外無雲處，別有通玄一段奇。」

上堂。舉：「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箇甚麼？姓箇甚麼？』拾得放下苕帚，叉手而立。寺再問，拾得拈帚掃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甚麼？』山曰：『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師曰：「拾得本生名氏雖則陳露昭昭，其奈天不可得而象、地不可得而形，一念普觀無量劫底亦不可得而知，無怪乎寺主之茫然也。寒山枉著哭笑一上，至竟註疏不出。」隨迴視一眾云：「且道拾得畢竟是何名氏？」良久，云：「待虛空落地時即向汝道。」

上堂。舉：「寒山因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云：『是甚麼？』僧云：『這風顛漢。』山向旁僧云：『這漢不知費卻我多少鹽醬。』」師云：「寒山落得費盡鹽醬，這漢到底不知滋味，旁僧徒自嚥津，橫豎嚼他不著，可惜這許多茄子堆爛在常住地面，此段罪過不同小小。諸人還識這風顛漢麼？」驀拈起拄杖云：「是甚麼？」

上堂。舉：「溈山靈祐禪師至國清受戒，纔到松門，寒山與拾得從路旁透出，作大虫吼三聲，祐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直至而今，還相記麼？』祐亦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者個作甚麼？』祐又無對。山云：『休！休！別後伊三生為國王，總忘卻也。』」師曰：「寒、拾在三世國王面前竭盡本事、露盡丹

衷，冀其敦故舊之誼、續夙昔之歡，安知彼自以尊嚴無上而不為之睬聽，一片心機白白送在水裏？雖然，我要問他：這兩箇咆哮大虫畢竟作麼生攝伏？個條殺活拄杖畢竟作麼生拈弄？不見道：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知端拱無為、垂衣裳而治天下者，其唯堯、舜也歟？」

癸亥元旦，上堂。僧問：「爆竹一聲催臘去，人人盡道是新年。新之與舊，是同？是別？」師拈起拄杖，云：「莫認這個作實法。」僧云：「則於法自在而無黨無偏也。」師云：「擊碎目前無剩跡，歸元逞物任施為。」僧云：「榮發一切，端在斯時。」師曰：「背面總提如不見，青青黯黯那邊看。」僧一喝，師曰：「鼓角動也。」乃云：「盡天下人總道今朝是第一個日子，既知是第一個日子，則知有第一時分，第一時分中有第一義諦，第一義諦中有第一三昧，第一三昧中有第一句子。」隨震威一喝，云：「此一句子雖從第一三昧中而生，而不為第一三昧之所攝、不為第一義諦之所詮、不為第一時分之所收、不為第一日子之所該，而能該第一日子、收第一時分、詮第一義諦、攝第一三昧，有如是第一威德、有如是第一自在、有如是第一奇勝、有如是第一神變，故得如獅子之高步眾會、如慧日之炤燭中天、如雷霆之榮發萬物、如春波之捷赴大川，千聖挹其光華、群生被其至化，尊之為萬象主而不自專於萬象、推之為第一人而不自居于第一，煥乎其有文章、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吾無得而名焉。」

大士開光，玉京潘進士請上堂。「菩薩本有心光，亙古亙今、通天徹地，何籍重新開點而後顯諸神用耶？東震旦天台支提山通玄沙門不敢增益毫末，于春風浩蕩時，謹即以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流出一切智智清淨之光，還復納之頂門正眼以及通身、遍身八萬四千爍迦羅眼。」隨以拂子向空點云：「看！看！其光晃耀如紫金山，千日並炤所不能及。光之色相種種不同，別異無量：或如如意珠，燄輪掌上舒；或如垂罥索，已解諸有縛；或如應量器，積貯無上味；或如按莫邪，炤雪倚天遮；或如跋折羅，摧伏諸邪魔；或如金剛杵，怨敵無能拒；或如施無畏，顯發其正氣；或如日摩尼，幽闇生光輝；或如水月晶，熱惱得冰清；或如架弓箭，神機速於電；或如楊柳枝，甘露洒隨宜；或如白玉麈，縷縷隨風舞；或如琉璃瓶，注水聲冷冷；或如執旁牌，禍祟自推排；或如擎斧鉞，威嚴不可說；或如碧玉環，溫潤且斕斑；或如寶蓮華，皎潔無纖瑕；或如寶瓔珞，千光互交錯；或如大圓鏡，智智同清淨；或如合笥篋，全璞好藏挾；或如五色雲，鸞鳳舞紛紜；或如提軍持，高步梵天時；或如吹法螺，法令聽摩訶；或如擊法鼓，歷亂心花舞；或如張傘蓋，覆護于在在；或如持數珠，圓明意自如；或如秉寶鐸，拔苦與之樂；或

如紫玉璽，提持能徹底；或如火燄輪，爍彼諸群昏；或如扶几杖，至頂高無上；或如胸合掌，翹勤無異想；或如頂化佛，端嚴甚殊特；或如展經卷，親對黃金面；或如化宮殿，不隨胎藏轉；或如不退輪，堅固菩提身；或如與髻珠，摩頂在須臾；或如葡萄朵，繁盛其果蓏；或如灑甘露，無處不遍布。而今總攝持，斯文實在茲。如是種種光，具含千手眼，一一手眼中，長放無量光。無量攝一光，一光復無量，交羅其光光，猶如寶絲網。是知垂慈願普，絕無不了之因緣；仰籲情深，安有虛應之果報？因緣會遇，果報斯彰，因而無量光，由之以開顯。」以拂子點一點，云：「不離此一光。垂慈願普，無虛仰籲之深情；仰籲情深，自得垂慈之普願。因而無量光，由之以交感。」又以拂子點一點，云：「不離此一光。華雲涌處，瞻禮翹勤；光相垂時，蒙恩果遂。其開顯也，原無剩跡；其交感也，安可思議？此之大悲境界，以廣大圓滿無礙為歸向，從畢竟同，成畢竟異；從畢竟異，歸究竟同。如靈源濬脈，散萬派而還共朝宗；似精魄流光，影百川而原非二月。」隨以拂子點一點，云：「也不離此一光。」放下拂子，云：「而今收此一光，還歸拂子，從教一切智智清淨之光，如雲如蓋，覆汝諸仁頂門，盤旋而不散。」

莊嚴玉翁護法，上堂。喝一喝，云：「此是頂王三昧，其得之者無不兼容并包，謂其廣大也，廣大出主其中；謂其圓滿也，圓滿不越于外；謂其無礙也，無礙通于中外，而中外之中外無得而擬也。其無礙也為何如？其圓滿也為何如？其廣大也為何如？到者裏，扯個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來配合，直滄溟之一粟耳。若然者，則廣大也我廣大之、圓滿也我圓滿之、無礙也我無礙之，與過去正法明如來何預焉？若與過去正法明如來有預，而玉翁所生之國土殊勝、品位隆崇，則非過去正法明如來之所致。以其與過去正法明如來無預，故玉翁所生之國土殊勝、品位隆崇，莫之為而為、莫之至而至也。且畢竟功歸何所？」復喝一喝，云：「不可不謂之至也。」

上堂。舉：「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師云：「曹源一滴水，瞪目不見底，一葉落當風，波浪滔天起。諸仁！還知韶國師麼？揭開心外原無法，快見壺中別有天。」

上堂。「香爐峰瑞靄騰騰，擂鼓洞圓音歷歷，有眼如盲、有耳如聾底到來，作麼生與伊個方便？」乃拈拄杖，卓一卓，云：「千年桃核裏，幸有舊時仁。」

上堂。「聲前活路，大海不宿死屍。劫外靈機，噴啐輥出師子。呵呵呵，囉囉哩，天上人間知幾幾？」

上堂。拈起拄杖，云：「歷劫不知名。」卓一卓，云：「古今收不得。」橫按，云：「千聖立下風。」以手彈三下，云：「誰敢當頭？」

上堂。「炎炎赫日，爍石流金。虛空藏菩薩，善得安身法門。上高山，下平地，撞著道伴交肩過。喚轉頭來，與伊個護身符子。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清涼幢子高多少？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拈拄杖，卓一卓，云：「無量義中時一說，渾家遂上渡頭船。」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撒土拋沙。捏出祖師心髓，五色披離似鳳；努開菩薩面孔，千般綽約如花。不解慎初空護末，放教長笛出煙霞。」

上堂。舉：「應菴華禪師示眾云：『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岳。』」師云：「玄關瞥轉，佛祖難窺；正紐傍提，人天罔測。通玄有箇道處：南岳、天台句非句，走盤珠向空中住。」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枉向這條路上打箇回合。無佛處急走過，空教草鞋底脫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無妨無妨。恁麼則不去也，從來姿韻愛風流。摘揚華，摘楊華，生涯簇綻憑君意，須是成家解破家。」

弟子姚文煥、萬偉請為尊慈三七對靈陞座。「追本報所生，無越於啟悟。十地頓然超，寧復淪諸趣？請我為敷揚，諦聽我示諭。」以拂子擊案一下，云：「具是大勇識，等破一切句。一切了無依，自復其本素。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然於一一法，根莖枝葉喻。雲礽不可量，一花一佛土。赫奕起真宗，是處大光裕。偉業煥文明，法燈亦分布。灌溉心地開，香乳乘空注。佛佛而母之，何取人天路？忉利花雨飛，繽紛無旦暮。泳遊性海中，緣感隨相赴。機致正繁興，眾流齊截住。珍御已全拋，瑣屑無心顧。靈光獨迥然，四山頂高步。智用絕羅籠，度盡復誰度？室內自閑閑，兒孫將底付。」以拂子作〇相，云：「觸處生光輝，團圞無迴互。」

弟子方振宗母潘氏五十壽，上堂。「一切智智清淨是母，無二無分、無別無斷是子。子啐母啄，莫之為而為，非默化於荒忽之中；子覺母殼，莫之至而至，豈伺候於毫髮之間？母不自知為母，於業則含生、於體則載物，是為真母；子不自知為子，於業則雲礽、於體則隨順，是為真子。子之於母，渾然相忘而遊於法性之海，故日用應緣而錯；母之於子，廓爾盧而住於淨智之地，何時中機感之不赴？所以，未到者個田地，進一步，理上三生六十劫；退一步，事上三生六十劫。若到者個田地，進一步，總持機變，一劈華山分兩

路；退一步，別有商量，萬年流水不知春。親親之道，猶星日之聯輝；佛佛之壽，如山河之帶礪。更討甚竺土大仙東西密付？好教他台岳豐干更為饒舌。」
孝華仁侍者二七，小參。「剡溪風雨愁相對，寂爾抽身太不情，本事獨能人莫及，深深海底解橫行。力仁，力仁，果能腳腳到底，則滄溟之淺深瞞汝一毫不得。要知宇宙之寬廣，還須隨我上通玄。猛回首，漫沉吟。」驀卓拄杖，云：「得到頂頭雙眼碧，不消指點自分明。」
松隱居法姪冰華和尚大悲懺期圓滿，同監院三賢請就本菴上堂。僧問：「通玄雲靉靆，法雨潤冰翁，如何是靈巖的的大意？」師豎起拂子，云：「此是收頂句。」進云：「通結其在斯乎？」師云：「著眼聽得分明，猶未是觀音入理之門。」進云：「更不消說長生話也。」師云：「果解旁通線道，不妨與汝商量。」三賢問：「設供修齋即不問，松隱堂中懺期已圓，功歸何所？」師云：「琉璃瓶貯得此花。」進云：「昨夜出山露片雲，今日和尚到來，是何消息？」師云：「瑪瑙缽盛得此果。」賢便禮拜，師云：「福慧足矣。」問：「層岩形虎踞，空瀑勢龍飛，是目前句？非目前句？」師云：「其辨之者，草木為之稽首。」進云：「更有一句作麼生？」師云：「土石為之放光。」進云：「則諸佛雲集於無垢界中也。」師云：「誰道不是大悲神力之所致？」乃震威一喝，云：「於此收頂句中，著眼聽得分明，草木為之稽首，土石為之放光，誰道不是大悲神力之所致？其廣大也，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其圓滿也，包含森象，函蓋乾坤；其無礙也，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功德也，斗充佛座，量莫能窮；其果證也，高超等妙，福慧隆崇；其度脫也，盡虛空界法性身同如是廣大、如是圓滿、如是無礙、如是功德、如是果證、如是度脫，誰得而廣大之？誰得而圓滿之？誰得而無礙之？誰得而功德之？誰得而果證之？誰得而度脫之？我法姪冰華和尚以一念大悲心而總持之也，所以云：心同虛空界，量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通玄到者裏更有所說，是增益，非道也；若無所說，是減損，非道也。道在我冰華法姪、三賢監院。」
師至萬年祝壽，堂頭法叔老和尚暨兩序大師請上堂。問：「當年臨濟訪平田，今日通玄登法座，是同？是別？」師云：「昨向淺草中信手打著一個。」進云：「正是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也。」師云：「爭看麒麟頭角，煥然虎豹文章。」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不待三十年後，敢保此話大行。」問：「萬年春色差勝蓬壺，壽量品中願為收取。」師云：「問得恰好，答亦不難。」進云：「未兆形名是何消息？」師云：「當初記得分明

甚，待到今朝一字無。」進云：「是為某甲說？為答某甲話？」師云：「伶俐衲子目不徒然。」僧禮拜，云：「伏惟，伏惟。」師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問：「古剎重光即不問，玄峰獨踞是如何？」師云：「秖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進云：「和尚今日到來，利生接物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進云：「可謂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潮也。」師云：「秖要十分成現，將來用得恰好。」乃云：「天台南岳不隔毫端，萬年松在祝融峰，元是平田常住物。誰知平田常住物，元來長在祝融峰？既絕遠近之殊，亦無彼此之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於無二、無分、無別、無斷中演出一道無量壽真言。」隨豎起拂子，云：「重重碧影摩天蜜怛哩孤。」擊一下，云：「落落圓音匝地蜜怛哩智。」復以拂子作[〇@收]此相，云：「千歲寶掌，當年遊歷浙東西，看盡佳山水。若會得這個意，豈止千歲而已？」隨曖視左右一匝，云：「自古及今體會這個意底，豈竟寂爾無聞？」迺起身，靠拄杖，呵呵大笑，云：「分明說向你，秖有我萬年法叔老和尚。」

佛誕日，舉西堂、後堂陞座。問：「熾然說法，大地得聞，和尚陞堂，是誰秖領？」師云：「剩得一身剛帶影，見人無力舉藤條。」進云：「如何是真實為人句？」師靠卻拄杖，僧拜而起，師云：「十分抑逼將來，秖得倩一轉打發。」乃喝一喝，云：「此無礙辨門，應手拓得開，自爾領得無盡法財，衲僧巴鼻、師子爪牙，殺活拄杖是我故有，何慮不聽我使喚？輕輕將山河大地一擊百雜碎，舌覆三千底，蕩然無所倚，而後颺一微塵，普攝十方，歌躍青山闍黎即雲水，調翻白雪雲水即闍黎，非措置之所能，豈安排之可得？苟能當體穿來一下，收在缽袋裏，最初威音、末後婁至，有口沒處開、有手沒處插，天然勝概迥爾獨尊，無佛處說佛、無法處說法、無僧處說僧，是為轉大法輪，朝得之則夕被於天下，夕得之則不越宿而被天下。」復喝一喝，云：「其孰能踰於此？」

乙丑四月二十四日，舉彬遠璋子繼住通玄，上堂。師曰：「臨末垂梢日，歸根得旨時。喜將收頂句，分付克家兒。」便下座。

原書闕。
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寒山子之詩也。以其無體，故橫斜圓轉，而莫可端倪於無端倪。詰其端倪，則可以與，可以怨，可以悲，可以喜，可以警，可以惕，可以憤，可以悱，可以抑，可以揚。以其無方，則神出鬼沒，變化不測。於不可測而竊測之，隨方而易，隨地而易，隨時而易，隨事而易，隨人而易，隨境而易，隨法而易，隨情而易，隨聲而易，隨韻而易。易者，無能見其體；神者，無能測其方。究其所以為體，體無其體，是為無體；究其所以為方，方無其方，是為無方。無體無方，忽焉而九天，忽焉而九地，高高莫究其極，淵淵靡盡其際。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此寒山詩之骨也。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分，無別無斷，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拽取占 波與新羅鬥額。此寒山詩之髓也。其知此者，不區區自陷於牛跡，而廢天下之巨觀。翼菴於溟渤中，將勺水以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庚申夏六月，天台國清沙門翼菴善鄧序於二隱堂。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

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來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殘飯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偈，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啟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為冠，布裘破敝，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跡，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乃持淨水上師，師嘆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迺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胤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

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嚴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往禮拜，到國清寺，問寺眾：「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見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藏經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唱，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把手走出，寺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置。胤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高聲唱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跡沈無所。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為讚曰：

菩薩遯跡，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敝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廚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為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　願超生死。

國清翼菴和尚和寒出詩卷之上

原韻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何益。

和韻

善言無言言，善跡無跡跡，跡跡印虛空，言言迸鐵石。鐵石本渾圇，虛空無變易，千載到於今，誰能領其益。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吾輩學道人，心腸要乾淨，是毒盡銷鎔，無邪不皈正。取之逢其源，縱之率其性，未到真無為，莫漫強使令。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客到先驚問，閑庭印虎蹤，石頑多磊磊，雲兀自重重。潑翠當軒竹，鳴濤夾路松，都來生健羨，畢世願依從。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欲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家說在松門，松門不常保，一切但無心，自然隨虛好。不用苦營營，覓地休吾老，人生不患此，所患不知道。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生佛未形前，條然本素潔，渾圇拋向君，不必零星說。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疊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沉迷客，窺窺不見天。

當門一塊石，飛墜自何年？磊落蒙蒼蘚，玲瓏逗曉煙。約之不退後，推亦不向前，索性莫移動，留之待補天。

城中峨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

庭花風欲妒，春興半闌珊，獨拋幽琴去，深林石上彈。清泉惟自酌，明月共誰看，繁露沾衣袂，寥寥午夜寒。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皮萎黃，醍醐與石室，至死不

。

湖上誰家郎，沿提綰綠楊，青春不肯住，何航。萬物榮當謝，四山青又黃，昨裡三尺土，誰嘗。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驚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枯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石梁險而奇，到者心驚懾，冰雪擘空飛，風雷日奔獵。潭深長墜絲，水急難留葉，不是此中人，看你如何涉。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吾有一著子，亙古長輝耀，半滿及偏圓，虛明能絕照。若也早留心，定然不得妙，臨濟小廝兒，死煞立綱要。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為一春。

夙昔振清淪，風標迥絕塵，名山常作友，秋月靜為鄰。胸次空群象，眼中無一人，時時忘管帶，從不計冬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為？投輦從賢婦，中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身在一枝。

極其大有為，而得到無為，渾忘工技者，何來和伎兒。明明懸寶鑑，歷歷照清池，心境長如此，光騰百萬枝。

弟兄同五群，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瓜夢裡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一堂同聚首，北縣與南州，久有天台念，無緣得一遊。煙霞鞋袋貯，詩句缽囊收，境致牢牢記，歸家語學流。

一為書劍客，三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不勳。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

一自成名後，何人不識君，調羹和大鼎，借箸樹洪勛。濟濟思多士，熙熙在廣文，千秋垂竹帛，旦暮復何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為棺槨，吾歸此有時，惟須一幡箔。死將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絕後一堆柴，無棺亦無槨，不貪七寶臺，何屑金銀箔。楊柳拂迦陵，香雲下鸞鶴，去去將何之，無心歸極樂。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朧朦。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人生第一義，心地要開通，若不打教徹，終為物所朦。百靈原本共，千聖自來同，得到如如也，逢緣不借中。

天生百尺樹，剪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拄馬屋。

有鳥東南來，翔雲集喬木，喬木苦招風，喃喃入幽谷。既得保其真，無愁羽毛禿，不可無心中，飛鳴弋者屋。

驅馬度荒城，荒城重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僊史更無名。

日夜守心城，疏虞卻在情，一時乘便入，即刻鬼為塋。無可施威法，徒勞驅喝聲，奮然揮智劍，敢保永除名。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扃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鵠，翩颺入雲飛。

飄泊三千日，如何尚不歸，青蛾怨閨閣，白髮老庭幃，路遠難稍信，霜寒誰授衣，天教生羽翼，也傍塞鴻飛。

玉堂挂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僊，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還三十年，還成甘蔗滓。

吾有歲寒枝，留之以贈子，貞心幸自持，莫謾誇桃李。桃李本繁華，艷慕人爭起，狂風一陣來，滿地成泥滓。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美口嗢嗢。拍手催花舞，揩頤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客屢經過。

石女嫁石夫，媒人不用他，歡情兩相得，生下一嗢嗢。語言初未會，先解唱謳歌，此意無人曉，春秋暗裡過。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纔巖。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啣，僊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我愛龍松好，虯枝不受芟，吹來風謖謖，相對石巖巖。子落樵爭拾，花開鳥不啣，何來仙苑客，長共語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惟有黃泉客，冥冥去不回。

閒立松門下，幽人天際來，言言超象表，不為物情摧。意地平空廣，心花忽漫開，如何便飄舉，些望莫能回。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夾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說法不擬古，意句愛新鮮，入眼如浮葉，迷空似薄煙。自矜家法好，我道實堪憐，猶自不番悔，憑教長夜眠。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魁偉，生為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

堂皇何堂皇，洵是人中偉，平空一念疑，白日生暗鬼。纏綿不肯去，通身沒奈何，三行俱胝咒，不及浩然歌。

粵自居寒山，會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蓮觀自在。巖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綱草作臥褥，青天為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天高莫能覆，地厚何能載。是身是非身，無在無不在。高秋廓太虛，春風吹靉靆。自來能蓋人，從不受人蓋。劫石或可移，斯之絕更改。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卻百年愁。

杖頭挑日月，台岳任遨遊，看盡千巖雪，重探萬木秋。風來聲淅瀝，雲在意蕭颼，趺坐長林下，平消萬斛愁。

妾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床。

倚杖秋光好，楓林善舉揚，聯翩文錦錯，杳靄笛聲長。跌宕詩初就，婆娑樂未央，何來更颯沓，舖韻滿琴床。

快搒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謂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遶遍七須彌，重來騎俊馬，乘風隨所之，極目惟曠野。颯颯秋滿天，冷冷月未下，咄嗟井裡人，問我胡為者？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繼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住口手，端坐鬢紛紛。

曇花亭上人，無日不思君，如何自疏曠，音信不相聞。古洞照明月，青山罩白雲，待君君不至，愁思轉紛紛。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疏，林幽偏聚鳥，溪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皋田共婦鉏，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書。

尋常經歷處，何事日生疏，飄泊多時節，浮沉幾雁魚。待持修月斧，同秉種松鉏，莫更勞吾望，重重遠寄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溪長石磊磊，澗澗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濟水流源遠，窮之不可窮，既非來積石，難與問洪濛。激浪初非石，成文不在風，誰能乘一葉，穩穩泛其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褌。

三冬愁倚雪，心事共誰論，下幙香騰屋，開簾月到門。朝朝來爽氣，日日見黃昏，自有娘生褲，寧須用爾褌。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立立長案下，行行雙澗濱，蕭蕭時坐石，兀兀等何人。淡淡月盈面，微微露滿身，悠悠日復夜，忽忽夏還春。

白雲高嵯峨，綠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四望山峨峨，輕舠漾碧波，無窮蓮葉裡，透出一聲歌。一聲聲應遠，悠漾水中多，求之不可得，愁思將如何。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

念汝心不休，為汝頭顱白，四山風火來，越發見逼迫。逼迫思來歸，我有黃金宅，汝真似吾兒，不以汝為客。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真，昨朝始趁卻，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日賣三擔假，難賣一擔真，賣真難得信，賣假易榮身。假恐終須敗，真當久愈新，勸君守真實，漫作弄虛人。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沉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卻遭刺。

頻頻喚不回，弄沙土為戲，寶藏無人看，田園將誰寄？生之二十年，秖望堪遺累，今也將如何？說著心如刺。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採花，便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鏖梅子，金鎞挑筍芽，鬥論爭物色，此地勝余家。

寒山何所有，瑤草雜琪花，滿壁書蝌蚪，當門踞石蟆。狼芒撐筍角，簏嫩放茶芽，物物勾留我，欣然此住家。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一群好兄弟，個個美少年，同氣常爭氣，無錢不當錢。大兄死弟後，小弟死兄前，零藩今俱盡，孤涼塚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祇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弔客有蒼蠅。

我初非小當，所貴解膺承，從不說擔碩，何曾論斗升。傾倉還倒廩，簇錦視花綾，將去憑君用，毋爭微利蠅。

白鶴啣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卻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家有一小廝，出入勤作息，蔽形以敝衣，充腹以食。意地甚開通，心腸多隱側，國清寺裡人，個個都不識。

慣居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訪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乾磽一塊土，隆起平田中，豐登憑地母，雨水靠天公。性本生來劣，根苗迥異同，真源如可得，脈脈潤無窮。

生前太愚癡，不為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

撒手捨筌第，何須重假悟，如斯既未能，到處生做。頭白齒黃來，頹然仍是故，若也舟可拋，筏亦誰渡。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撈採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

家藏大道漿，何處得來愁，白日呼蒼狗，重溟泛鐵舟。生風非假扇，御冷不須裘，笑傲空今古，浮提渺一丘。

氏眠鄒分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共老，一種好面首。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為著破裙，喫他殘麩麩。

笑有不平事，二子共一母，大子矮婆娑，小子長出首。矮者坐高車，長者隨在後，一個厭珍饈，一個咬[麥*(米/舛)][麥*(米/女)]。

獨臥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鬚髮，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瓢。

為眾苦謀食，愁情不暫消，乍來捨恬寂，重復入塵囂。高臥思華頂，長歌懷斷橋，他年叢翠裡，定結一團瓢。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鈌復一虧。圓鑿而方柄，悲哉空爾為，驊騮將捕鼠，不及跛貓兒。

人生之去取，要在合機宜，機宜如不合，喫盡自家虧。險仄路難涉，吾將安所為，還自樂吾樂，嗔從造化兒。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離合而合離，灼然理自均，無勞苦思筭，碌碌輥紅塵。開眼不覺曉，冥然度一春，超超居物表，始是自由人。

騮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憐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是蓬萊島。

於焉得放心，岩壑安吾道，日月任教忙，乾坤徒爾老。鐵石或可移，元真我獨保，長生不可求，杳杳仙山島。

竟日長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日何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鐵口，無因讀老經。

毬拋急水上，念念不流停，喻得真親切，求之甚杳冥。無功伸一問，著處轉飄零，爭似虛窗下，長看無字經。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大半入黃泉。漸滅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長行三萬里，休去八千年，無盡冤家類，消清一勺泉。九天開日月，一法印山川，空界碧潭裡，明明萬古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裡，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

我有一俊猊，盤踞青莎裏，憑空翻躑來，四座皆驚起。盡力教會伊，法在迷其子，搖蕩乾坤中，熾然說無已。

楊柳暗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

脅之不相入，因水而為霰，消散下長空，繽紛滿州縣。大地與山河，一時都不見，傷心客未歸，愁說家園燕。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喚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掉下殘零星，亂拾口中喫，香臭總不知，咀嚼空勞力。醃有自家珍，褒讚虛辭飾，一念生慚惶，別有真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羈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茅廬初出漢，頭角何稜稜，傲慢無先輩，誇張我獨能。才經一顛蹶，忙亂叫親朋，肯聽人提點，堪世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為

。

故人不見來，翹首日以待，才方得口音，說道在。人亡無見期，世事因之改，一腳落汙泥，茫茫苦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佸。烹羊煮眾命，聚頭作淫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問佛便豎指，臭骨頭十八，堪笑老俱胝，秖以此相佸。童子亦如之，無心得合殺，一刀斫斷他，卻也甚果決。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褲瓦作褌，到頭凍饑殺。

寒山道坦平，千聖同一轍，擬心踏著他，早已成花裂。百草頭老僧，逍遙何快活，撞著拾得公，呵呵直笑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髽鬟，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為骨少，狗多分不平。

壁上畫獅子，牙爪何崢[山*寧]，喝之不一吼，驅之亦不行。虎狼肆其志，到處咆哮爭，一朝真底出，世界自清平。

極目兮長望，日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腇，鸞鳳饑徬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在滄浪。

忽生天際想，煙月共微茫，至人去已遠，朝夕心惶惶。惶惶終無已，恍然如在堂，至竟不可見，老淚空浪浪。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押高髻。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酸酸憐，將歸見夫婿。

遍界不曾藏，如日中天麗，誰謂摩尼珠，猶然在佛髻。用之無終窮，何事從旁睨，才智果如之，定是高門婿。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家夫婿知。

誰家新別業，輝映山之陲，羅袖朝朝舞，笙歌夜夜吹。呼盧堂上客，雜沓門前羈，麵塊寒酸子，稱言舊知。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抑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為觀失道者，髮白心惶惶。

清曉出湖上，芙蕖浥浥香，擬呼舟子採，生怕驚鴛鴦。鴛鴦忽飛起，癡傍我衣裳，感物情能爾，徘徊自不惶。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自當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渠下觜處。

神明瞰吾廬，非唯暗室懼，白日青天中，昭然無所去。遠之既未能，敬之何以助，慎獨苟不渝，安然隨處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鬢髮時，行住須努力。

作本不住作，息亦無所息，日夜常流光，曷知其紀極。漫誇吞海鯨，寧羨摩天翼，馳逐天下人，勞勞空費力。

乘茲朽木船，採彼紝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齋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緣苦趣。

擬璣之眇邈，吾將以語子，子如不我登，安然卑自止。周旋塵壒中，往復乎閭里，銷或恥拘虛，隨應奮而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天疾，工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昨者涉汶陽，如雲稼難述，生意潑天開，悔不一早出。寄言林下人，流光如矢疾，切莫漫蹉跎，崛起從今日。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芝朮，搜斥詎成僊？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為？桂樹相留連。

垂老毛白，觀河見不遷，如斯能了得，即是地行僊。萬古花開落，長空月缺圓，瑤臺與樂土，隨爾意留連。

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目無逆於心，何妨乎遶我以煙帶霞纓。心無逆於物，復何礙乎注射於鳥飛雲征。無毫端許木末之可言，冷冷然以獨保乎我之貞。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霧冷，嶽色草門連。落葉覆松室，開池引澗泉，已甘休萬事，採蕨慶殘年。

至道本淵曠，無中迸一言，一立二隨至，千萬如珠連。璨璨映白日，冷冷發清泉，從茲說不斷，休去待驢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為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僊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

一以該萬億，言之誠有益，萬億復於一，此理不耳易。益而不可易，千秋光典藉，無益而可易，是以遭火厄。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洎老撿黃籍，依然注白丁。筮遭連蹇封，生主盧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華頂盤空上，從生未一經，草深埋細路，屋老住單丁。六月不知暑，高秋秖見星，凌空起長嘯，閑煞萬山青。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一著起平空，無從分黑白，黑白分無從，境復何喧寂。

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只者是。

年年三月中，滿地花如綺，各各競芳菲，紛紛紅紫。天公甚巧妙，幻出一錦被，仔細看將來，卻也又不是。

白拂旃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奉宜當暑，高提復祛塵，時時方丈內，將用指迷人。

可憐圓頓教，有耳不曾，或承覽，過如雲。紛紛閑學解，簇簇聚根塵，到老不知捨，空為一世人。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圓富。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冰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命坐巨蟹宮，流年甚不利。日日事熏修，以賤而役貴。非獨得人憎，淘盡臭死氣。贏得惡名聲，無一處不至。我以慈受之，深得善安置。百年憂患，所患無後嗣。佛祖如鑑臨，願錫以上智。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謨。

聲聞視為婢，菩薩呼為奴，未能超等玅，敢保命隨殂。無忌生狂解，終身積罪辜，循循蹈繩墨，從上有嘉謨。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丙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命無古今，誰能究其極，知變而知常，灼然藉渠力。在足常運奔，在口能飲食，等破一切來，騎蓋諸聲色。

有人把榕樹，喚作白旃檀，學道多沙數，幾個得泥丸？棄金卻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沙一處，成圓也火。

出色非關物，生香不在檀，如斯徹肝膽，應得定心九。佛祖莫能諱，眾生常自謾，明明歷歷事，特地艱難。

推尋世間事，仔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即敝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面總由他。冷暖我自量，不信奴唇皮。

汝之所患者，日用而不知。不知固親切，但恐失便宜。知之離四句，知之絕百非。知之不可得，非汝而誰伊。得在知之髓，毋得知之皮。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鷹，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天音出眾鳥，自昔說迦陵，本有具諸內，名當如實稱。靈光依佛座，惡性遠鸇鷹，寄語悠悠者，虛聲莫謾矜。

國清翼菴和尚和寒山詩卷之下

原韻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和韻

物類之相應，深微而玅善，草莽或而舒，魚忽而卷。秋月揚明輝，秋江蓄清淺，固是莫之為，起滅將誰見？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頻訝惜餘光。

慧日炫我目，注射何煌煌，四天得其正，三天得其傍。掩之莫能掩，藏之不可藏，所怪冥盲者，無從見爾光。

世有聰明士，救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眾群，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至寶不自寶，至文不自文，如爾之炫耀，胡為獨見君。剷彩埋深壑，和光入眾群，居常能獨葆，塵境絕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草衣。足躡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為？

平居能炤管，流注見其微，了了空諸有，閑閑老衲衣。卓然固爾本，無害披乎枝，待到無為日，無為無不為。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甕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三兩首。

靈堂孝未滿，曹山愛顛酒，越樣逞風流，無能出其右。未曾廣所見，寧免窺於牖，若是特達人，定然忙點首。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

是黑不渝白，知雄漫守雌，聲氣各以類，奇偶鎮相隨。奇鳴山之麓，偶應水之湄，森然住法位，鱗貫羽差池。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與困。始取驢飽足，卻令狗饑類，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不取十丈木，拘拘持尺寸，為其力不能，所以長受困。尺寸得所安，十丈亦可頓，小大使由之，何必多愁悶。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疏疏圍酒樽。蘆蕭將代蓆，蕉葉且克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恬神聽鼓樂，得之情愈歡，歡情何以見，陶然在一樽。一樽酣未盡，佐之以蔬盤，大醉眇天地，笑看掌上丸。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間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

有而未嘗有，無而未嘗無，及盡無與有，搔首空踟躕。踟躕復歎息，不了則非夫，決絕從今日，毋甘為世愚。

畫棟非吾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渡不造筏，漂淪為採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

天台好山水，處處是吾家，風月初非借，煙霜不用賒。千岩飛雪瀑，萬壑簇冰花，清籟此俱寂，冷然發道芽。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僊，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白雪無從聽，朝朝聞下里，下里得於心，亦可以興起。因知三百篇，不是廿一史，此言淡而遠，聊以寫意耳。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明明在目前，有眼不曾見，見之日以親，不見日以遠。今之學道人，總是了心願，萬劫與千生，不得真知見。

鳥弄情不堪，其時臥草庵，櫻桃尚杳杳，楊柳正毿毿。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明破即不堪，重來問翼菴，竹篦光爍爍，麈尾毛毿毿。獅子已出窟，蒼龍不在潭，抹過北山北，卻在南山南。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為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綺羅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沙界一浮漚，名色有如許，此是河之洲，彼云河之渚。潛者以為鱗，翔者以為羽，物類不可齊，千言而萬語。

子之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

退後說不會，近前道不審，事理鬲迷失，瞞盱何太甚。瞬目而飲恭，光相如可飲，燁燁古靈芝，莫作灰堆甚。

昨夜夢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回而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巧玅石女兒，攛梭不解織，雲鬢嬾教梳，也道春無力。紛紛陌路人，遮莫閑相識，真個得如之，立地起諸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為子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槌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道之不行矣，浮海寄深憂，古聖且猶爾，吾生寧勿愁。昔看花滿面，今見白盈頭，甘與勞生侶，悲心無日休。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仔細推尋著，茫然一場愁。

百歲平分半，看看已到頭，祖燈將次滅，無日不憂。碧海驚空闊，金鱗何處求？蒼蒼如眷念，應得慰余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裡，衫作嫩鵝黃，容儀畫相似。常騎白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是誰家子。

見解得在霄，無能洞其裡，縱教摩撮來，到底不相似。我今有一言，劃地平空起，無裏亦無，盡情說向子。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夭命，誦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

巍巍登玉殿，赫赫住瓊樓，隨意圖千子，無心羨五侯。寶蓮時襯足，珠幔日垂頭，設立千般計，眾生盡數鉤。

人以身為本，本以心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卻令菩薩病。

夜起仰空視，中天垂斗柄，忽憶未生前，何處安身命。身命已了了，撲破歸元鏡，透得兩重光，更有三種病。

下愚讀我詩，不解卻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玅。

研味寒山詩，句句似譏誚，誰知譏誚中，無限佛心要？多半口頭言，讀之令人笑，笑罷轉思量，淺近而深玅。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為舞穿，酒盡緣歌醉。常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氣岸何雄雄，隨行三百輩，名場輥不休，利藪心如醉。逗到末梢頭，一身空儽儽，跌倒爛泥中，徒然生懊悔。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北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渺渺蓮花洋，其光甚輝曄，紅將珠雨飛，碧與長天接。華鯨駕山來，鼓浪揚髮鬣，黑風吹舡舫，驚懾不驚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為此心悽愴。

百事不干懷，頭頭皆善狀，幽人天際來，特地遙相訪。松煙適乍開，毛穎幸未葬，研吮寫新詩，何處生悲愴。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

造化相循還，有得便有失，須知歡樂時，即是悲愁日。歡至情怩怩，愁來語唧唧，悲歡兩不關，是為真了畢。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猿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忘言空咄咄，得意自悠悠，歌殘音杳渺，彈罷韻蕭颼。香雲騰娜嫋，松籟發[口*留]啾，滿目天然趣，何來心事惆。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趁向北，西見趁向東。長漂如汎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空。

谷響隨聲應，虛靈處處通，無從尋去住，不定在西東。迅速同飛電，飄揚若斷蓬，問伊何所出，真性自來空。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

玉闕連瓊臺，勝與諸境倍，瑤草常紛披，靈芝無變改。曠劫到於今，日日生光彩，試問塵世中，何物得長在。

可貴天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法以佛為親，佛以法為侶，互為增上緣，開拓其門戶。法是佛心光，佛是法居處，二見兩俱忘，會有真符遇。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磐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愛金璧，鑿牆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長天以為幕，大地以為席，頭枕須彌山，腳伸到積石。夢至仙山中，授我雙白璧，此情雖不真，說著生歡益。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

倚昵成薄俗，苟且擅持論，夫子為邪偽，夷齊指昧昏。神龍潛窟宅，野魅似雲屯，忍使成長夜，終當見曉暾。

憶昔過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汎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乍可常拘謹，母為汗漫遊，群輕能折軸，積羽亦沉舟。險絕蠶叢道，平長白鷺洲，爭如茅屋下，風致儘蕭颼。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

內湛而外搖，無能淆其神，如風之吹水，蕩漾成波文。水性初非動，波文不久存，澄潭中夜月，何處覓他痕。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床，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

三日一小參，五日一上堂，為汝得徹困，直示以周行。拗折拄杖子，掀翻曲彔床，萬千無一個，此念冷於霜。

客歎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為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疏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

君子生非異，善假於物理，物理苟不知，誠足以為恥。懵懂到於今，顛毛已白矣，從茲汲汲然，異得達心爾。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譫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欲得天下安，其必去仁義，言之甚不稽，是以心多詖。將何以返之，併力攻諸偽，純乎抱一真，眼裡無荊刺。

一瓶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箇瓶牢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去古已遠矣，誰將振而出，如欲大其名，必也基其實。名實果久當，聲聞非一一，敢期以自效，磨礪從今日。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捷化如風行，發達乎萬物，從茲及未來，日日是好日。人競採其華，我獨取其質，呈似智者看，卻言不是佛。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裡何曾有。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

冰稜肆腳行，劍刃放步走，一似履虛空，冰劍我何有。無生無不生，端然不是韭，權借以取譬，是誰得知有。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寄居。慎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腦，盡令無有餘。

筭得極清楚，未免費承除，一筆勾下也，其意將何居。我自有造化，寧為造化祛，知足而安命，綽然有裕餘。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縱目之所觀，總名曰法見，及盡有與無，是處隨他轉。虛空本迢然，物象不遷變，撲破古菱花，將何作背面？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回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

夏月是夏熱，冬月是冬寒，當寒時有熱，當熱時有寒。此理甚皎皎，何必生疑難，高超物外眼，應作如是看。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令心性昏。

身披三事衲，長揖謝風塵，何為重刺腦，涉獵日紛紛。寂莫林泉下，從無有一人，嗟哉復嗟哉，伶俐智常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卻遭沉溺。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得即永得。

陰界與眾緣，平消出入息，常轉如是經，定然不淪溺。般若具真知，解脫有巨力，究竟到其中，無智亦無得。

昨日遊峰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飄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為一聚灰。

挨到極頭處，如臨萬仞崖，一撲直見底，疑團劃地開。秖因難捨命，依舊蒙塵埃，再過幾春夏，通身是冷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真佛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王印。

卒問驗其知，急期觀其信，淬磨見其利，力鎚因其鈍。利者快而便，鈍者頓而困，知者了而明，信者可而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上，莫繞石橋路。緣此生悲歎，幸居將己慕，今日觀鏡中，颯颯鬢垂素。

國清山門前，行列菩提樹，子老無人收，年長落路。是物誠難得，子何不思慕？菩提本無樹，吾將抱其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嗤嗤無禮儀，皮體具於鼠，蝦蟆教讀書，似解聖賢語。居上尊其師，兩行排學侶，人而不如之，反使他笑汝。

徒閉蓬門坐，頻經歲月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僊。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回瞻郊郭外，古墓犁為田。

居止無常定，頻年屢播遷，功名不成就，輒欲求神僊。神僊求不得，忙忙更可憐，勸君早休去，耕種祖翁田。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人說濟顛顛，濟顛不是顛，語語離窠臼，頭頭出蓋纏。未能識其人，安得知其言？相知復相識，秖有古寒山。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畔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關關。

出生仙佛府，秖此天台山，華頂獨峻拔，巍巍不可攀。長看雲起滅，多見石斕斑，雪頂龐眉叟，終身不出關。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閑。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圓月寒上山。

山中不肯住，何事來人間，轆轤隨上下，無日得安閑。勢豪才拜望，權貴又追攀，到頭乾打哄，作速好還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為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

如斯之等類，其數有萬千，正經不去做，隨處弄泥團。通身是壏[土*(天/韭)]，滿眼迷塵煙，到底不知止，南邊復北邊。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眾群，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倫。

世已無伯樂，誰空驥北群？驊騮與騄耳，運磨使頻。有士如新篁，意氣徒干雲，雖則徒干雲，軒然邁等倫。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聰明好短命，癡騃卻長年，鈍物豐財寶，惺惺漢無錢。

九聖之所作，兩曜懸中天，歷世以為寶，千秋其永傳。讀之如面命，死後猶生年，佳言與懿行，是我真財錢。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盜賊律，脫體似蟬蟲，咬破他書帙。

得既其外文，未既其內實，內實根於心，外文由於筆。筆到心隨之，自爾成聲律，聲律鏘鏘然，不覺盈書帙。

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此盆中。神僊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

冬冰堅且厚，難以語夏蟲，以彼之所篤，止於一時中。達士教以道，即物而推窮，皤皤百歲老，的是白頭翁。

有鳥五色文，棲桐食竹實，徐動合和儀，鳴中施禮律。昨來何以至，為君蹔時出，儻聞絃歌聲，作舞欣今日。

去名者無憂，守名者累實，無憂則超然，累實則物律。拘律不放縱，超然而獨出，守名者如星，去名者如日。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草衣縷綠好，執帚松門道，對石發浩歌，披雲起嘯。論心話明月，秖有豐干老，拍板與竹筒，至今得完保。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世傳寒山子，是文殊大士，應化來國清，灶前閑打睡。一身光烯烯，瀟灑無所累，出處不可尋，如月印秋水。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塗，粉骨遭千擣。長為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

山中常踏碓，墜石思盧老，圓明燦若珠，篩過重新擣。功用亦如之，傳得黃梅道，日日長奉持，米麥豆三寶。

高高峰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終不是禪。

中道亦不立，何有於兩邊，眾流俱截斷，澄湛一泓泉。倒影樹歷歷，徹底真見天，此是清虛理，如何喚作禪。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腳樹下眠，可憐無煩惱。繁之在華堂，餚膳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

把柄破苕帚，閑看百草，贏生歡喜，輸便煩惱。煩惱亂紛披，歡喜重齊好，因此小兒嬉，得以悟榮槁。

花上黃鶯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絃。翫之能不足，眷戀在韶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生來窮徹骨，從不受人憐，肝膽赤如火，心腸直似絃。長悲今日口，不是昔年年，搖尾骯髒者，唯圖鬧眼前。

我見利智人，觀著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忘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苦覓西來意，西來本無意，春花開滿山，秋果落滿地。從地而墜落，還從地生起，別更有奇特，不是現成事。

君看葉裡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嬌艷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寒寢勿模樣，猶言[臘-月+土]塌好，衣服常褪，心地肯掃。掃得有工夫，不知歲月老，歲其不我與，是物能恒保。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我讀寒山詩，意不在風雅，所貴警惕人，使之各悟解。如以聲律求，未免和者寡，善誘諄諄然，欲罷不能罷。言既無口過，何妨滿天下。

寒山無漏巖，其岩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

吾輩之居處，世人所不要，問或知幽清，不能領真玅，玅雖領未能，其必不我誚。松風徹夜吹，山月淡相照，縱是紫泥封，亦不應他召。閑來讀詩經，雅頌及周邵，忽然會我心，拍手呵呵笑。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世求榮顯人，患得復患失，既肯折其腰，得不屈其膝。猶如劇戲然，一出又一出，我自安林泉，陶陶樂長日。

豐干禪師詩(附)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回，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逍遙絕無閙，忘機隆佛道，世間岐路心，眾生多煩惱。兀兀沉浪海，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電光瞥然起，生死紛塵埃，寒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遍該。

和

廿載離天台，欲回不得回，挨排到今日，始得重歸來。山深絕喧閙，寂寂松門道，更有未歸人，替他生懊惱。峰頭看雲海，了然上下界，上界日頭出，下界被雲埋。忽然消散去，城市出塵埃，戴笠何處客，遙從山下來。自言情見忘，已得到無礙，無礙則淨光，法法盡通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

已絕眼中物，何有於電拂，時常灑灑然，不自守枯兀。

和拾得大士詩(附)

出家要清閒，清閒即為貴，如何塵外人，卻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悴。況復不遂者，盧用平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

和

同見不為奇，獨見斯為貴，如玉之未形，指其在石裏。初意非求榮，亦不干其利，獨出我之見，勿使心枯悴。彼之見未明，是以拂我志，我志終不渝，再三以語汝。

佛捨尊榮樂，為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日月易遷流，我獨念之子，之子戀塵寰，不知極則事。極則事如何，得之無漸次，如子肯來歸，共老青山寺。

若論長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身暢逸，卻念世間人。

久在山中住，不識山外人，偶向山下去，耳目陡然新。紛紛南北客，簇簇雜蹄輪，羽扇半遮面，冷笑山中人。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輝，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息影重巖久，不知世路危，時聞山鳥鳴，日見溪雲飛。秋水生白月，異樣發光輝，至人已孤往，我心將誰期。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力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迷。

八桂峰頭望，白雲何彌彌，平舖山半腰，山頭靄翠微。此峰獨顯拔，不與眾峰齊，其中失路者，我將指其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明挂太虛，瑩淨能瀟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語彼居上人，其心當愈下，心下多謙光，謙光則瀟灑。瀟灑均蒙恩，沒齒生感謝，余固所不能，黽勉於夙夜。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為理，時陟涅槃山，或翫香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

地運之興衰，灼有固然理，昔是瓦礫場，俄成金碧寺。施者日填門，盡云求福利，福利在汝邊，我無可與你。

右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

我欲斬癡頑，長操三尺劍，稜稜般若鋒，咄咄金剛燄。寰宇已太平，時中無可厭，閑處更隄防，無從肆其險。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仔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入風雅是詩，涉道理是偈，道理入風雅，平易而精細。風雅涉道理，精細而平易，若更分異同，卻又多其事。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狗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天台有寒拾，無處不名稱，拾小自為弟，寒大居然兄。非唯同意智，而且同性情，問他住那裡，長年在國清。

各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光日夜照，玄玅卒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婬佚業，此輩實堪傷。

天然無盡藏，取用任張王，明月連車載，清風平斗量。一貪阿堵物，爭免壓油殃，舉世茫茫是，我心寧不傷。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為伴侶，松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